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學位論文

川普政府對中東地區地緣戰略-
以布里辛斯基的地緣學說為核心觀

The Geostrategy for Middle East Area within Trump’s Presidency-On the Concept of Brezinski’s Geopolitical Theories

指導教授：連弘宜 博士

研究生：賴言禹 撰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誌謝

本以為這篇可以快速寫完，惟發現下筆後回顧這兩年在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這個學習熱絡氣氛，老師教誨及同學互相指導琢磨，使每堂課皆能充實自我並暫時脫離工作時的庸碌，著實讓我思考了好一陣子始得以列出我想感謝的對象。

戰略專班的好夥伴-英傑、立揚、碩哥、小柯、昌琪、子權，碩一時英傑、立揚、碩哥總是在專班需辦理活動或討論課程時挺身而出，扮演班上領導者的角色使班上情誼日漸緊密和熱絡，也時常為我對課堂上之疑惑提供解答。謝謝小柯、昌琪及子權在碩一及碩二時的課程上總是協助在我因公務無法到課時互相救援，給我相關筆記資料提供參考。

Team 連教授群組的好夥伴-昶逸、瑞霖、小竣、禮仰，當初因為畢業論文指導教授都有志一同的請連弘宜教授指導，所以才創立這個群組相互砥礪，而所幸有該群組的設立，使我能懷有動力按部就班的一一達成完成論文的目標。其中，謝謝昶逸當著領頭羊先行將論文早一步完成並提供經驗傳承，讓我能更快步上軌道通過論文的重重考驗；再來，也要感謝論文計畫口試好夥伴小竣，在口試當日給予完善的後勤支援和打氣，讓我們一同順利完成口試；最後，便是要特別感謝催促著我盡快完成論文的大學同學兼好友禮仰，不論是碩一、二學期期間常常同組報告相互支援，或著是在撰寫論文期間時常相互討論架構及內容，最重要的是不斷提醒並鼓勵著我要在 2 年內完成碩士學歷，你總是使我在將要怠惰之際能拉我一把並給予我繼續撰寫論文之動力。

感謝連弘宜院長這兩年來的指導，從入學以來就對院長課程教授內容便覺獲益良多，而院長對於課業、論文等溫和而切中意旨的提點指導更常讓我如醍醐灌頂般得到答案，讓我覺得能成為您的學生真的十分幸運!也謝謝口試委員沈明室、吳崇涵老師以及所上其他老師教導以及助教的熱心協助幫忙，使我在研究所期間帶著滿滿收穫。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最後感謝我的女友以及家人，從考上研究所後一直支持著我完成學業，並在撰寫論文準備口試等備感壓力時，你們不斷且持續鼓勵著我，使我抱持信心並當堅強的後盾讓我得以順利畢業，對我來說，你們便是我得以努力打拼的最大動力，而未來我也會繼續加油，當個讓你們驕傲的男友及兒子。

賴言禹　謹致於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2021 年 8 月 25 日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目次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文獻回顧.....5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21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23
第五節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24
第二章 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地緣戰略與美國中東戰略回顧.....27
第一節 大棋盤地緣戰略緣由與發展.....27
第二節 布氏大棋盤地緣戰略下中東地區情勢分析.....32
第三節 911 事件後美國中東戰略回顧.....38
第四節 小結.....54
第三章 川普政府中東地緣戰略發展.....56
第一節 中東地緣戰略情勢背景.....56
第二節 中東地緣戰略政策背景.....64
第三節 中東地區地緣戰略手段及運用.....69
第四節 小結.....84
第四章 川普政府對中東地區地緣戰略與大棋盤地緣戰略比較.....86
第一節 美國於中東地區之戰略走向.....86
第二節 中東地緣戰略未來趨勢.....92
第三節 大棋盤地緣戰略之於川普中東地緣政策之困境.....101
第四節 小結.....104
第五章 結論.....106
參考文獻.....111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表次

表 1 布氏及川普大戰略比較.....95
表 2 布氏及川普中東及周邊國家地緣戰略趨勢比較.....99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圖次

圖 1 布氏所框起歐亞巴爾幹及不穩定地區.....87
圖 2 歐亞巴爾幹示意圖.....8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摘要

2001 年 9 月 11 日，19 名蓋達組織(Al-Qaeda)恐怖分子劫持 4 架民航客機，欲分別衝撞紐約世貿中心、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國防部及白宮，其中兩架波音客機(11 及 175 號班次)成功衝撞世貿中心雙塔，造成建築物倒塌，另一架波音客機(77 號班次)撞向國防部所在之五角大廈，剩餘一架欲衝撞華府白宮的波音客機(93 號班次)雖在機上部分乘客和機組人員試圖奪回飛機控制權的擾亂之下，最終偏離目標墜落於賓州，惟本次攻擊所造成的傷亡及金融經濟損失慘重，這是美國本土首次遭受來自空中的襲擊，亦是繼珍珠港事件後，外國勢力首次對美國領土造成重大傷亡的襲擊，也使得美國重新檢視並修正其所訂定的反恐戰略。911 事件後，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執政時期，美國迅速在中亞地區建立軍事基地，並發動「持久自由行動」、「伊拉克戰爭」、試圖取代俄羅斯、並牽制中共以及尋求中東地區油源。另同步要求東南亞、西亞及南亞國家加入以美國為首之反恐聯盟，並提供美軍駐軍港口，俾快速反應部署等。在法案制定方面，通過新反恐法案及成立「國土安全部」，聯盟戰略注入中東戰略框架、以美日同盟為核心帶動地區三邊或多邊合作態勢增加、臨時或志願性同盟扮演重要角色。

其後，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執政開始對中東政策所進行轉變，推動「亞太再平衡政策」，為撤除中亞駐軍，轉而將戰略重心移往亞太地區。而隨著美國於中亞撤軍造成權力真空，促成「伊斯蘭國」的崛起，川普(Donald John Trump)總統上任後，渠立即發布中東高風險性國家移民禁令，對資助軍事武力贊助恐怖主義高漲的中東國家施加限制，並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核態勢評估》， 其中亦有提及對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的反制及戰略運用。而本文從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棋盤地緣戰略理論觀點切入，回顧小布希及歐巴馬時期中東戰略，並回過頭來探討川普執政時期之中東戰略係如何制訂及實施，中東國家如何回應等議題及大棋盤戰略下所遇困境。

關鍵詞：亞太再平衡、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核態勢評估、大棋盤地緣戰略。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911 事件過後，中東地區之戰略意識進入新的階段，小布希總統打著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的口號拉攏世界各民主強權國家進行策略性臨時結盟以打擊中東地區資助恐怖主義之政權，將資助該主義的北韓、伊朗、伊拉克稱為三大首要邪惡軸心，另小布希總統認為中東恐怖主義不僅「穿透開放社會，並將現代科技轉化為對抗美國的力量」，藉以將中東相關流氓國家以窩藏「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進行先發制人之軍事攻擊，讓世界各國看見美國身為國際霸權地位的軍事展現及反恐決心。

歐巴馬接續小布希成為 911 事件後第二任總統後，其於中東地區戰略出現明顯變化，其摒棄前朝政權所主張「單邊主義」及打擊「全球恐怖主義」之政策，轉而強調「多邊協調」、「合作性安全」之中東戰略，其提出「新阿富汗戰略」係以協助阿富汗政府增加其自身軍隊及武裝實力之援助為基礎，藉以打擊該地區塔利班及蓋達恐怖組織，並實現美軍全面撤出阿富汗為主要目標。這種以軟實力為主，軍事行動為輔之戰略成為歐巴馬中東戰略主要手段。

上開二任總統對中東地區戰略各持所擁主張，體現不同決策者對戰略運用所帶來深厚影響，雖各有建樹卻也帶來為各界批評及詬病之處，小布希政府所主導發動之伊拉克戰爭其背後政治動機不單純、發動依據未獲聯合國及國際社會認可、再者於伊拉克長期駐軍所耗費之軍費支出及傷亡並未對當地政治局勢獲得穩定、另其任內亦頒布許多侵害人權之爭議法案如美國愛國者法案等；而歐巴馬政府就任後，其主張大規模撤軍並於推翻利比亞格達費政權後，並未穩定當地局勢造成伊斯蘭國崛起，中東地區再次陷入恐怖組織主導之陰霾。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唐納・川普於 2017 年接任總統後，其立即展現「美國利益至上」及重現「單邊主義」之政策目標，其亦對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發表強烈痛恨並行抨擊，而其主張之中東地緣戰略正屬筆者試圖想去深入探討其緣由及接續發展之研究動機，以及該政權所主張的戰略與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棋盤地緣戰略理論(The Grand Chessboard)做比較，藉以分析其戰略間異同及優缺點，也讓筆者引發研究興趣。

二、 研究目的

自從進入 20 世紀後 10 年，世界強權產生結構上的變化，一個非歐亞大陸國家的崛起及另一國的衰敗-美國迅速竄起以及蘇聯的解體，不僅使美國成為介入歐亞權力關係的關鍵仲裁人，亦成為世界獨霸，打著世界警察之名號深入中東樞紐地帶。

現代地緣政治學之父麥金德在 1904 年倫敦四月號《地理學學刊》中發表之文章《歷史的地理樞紐》內提及，中亞及東歐地區構成歐亞心臟地帶，另該文章把歐亞大陸視為一個世界島，如能統治心臟地帶就能主宰世界島、如能統治世界島就能主宰世界；另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里津斯基沿用了麥金德之理論構想，於 1977 年出版之《大棋局》一書即提到，將歐亞大陸視為一個大棋盤，惟納入新的戰略視角，即從美國視角界定 5 個棋手，分別為法國、德國、俄羅斯、印度及中國，以及 5 個支軸國家，分別為烏克蘭、土耳其、亞塞拜然、伊朗及韓國。該學者主張美國應於歐亞大陸制定和實施一套全面及長期的地緣戰略，而這戰略方向亦於近年美國政府所主張之中東戰略方向有相似交集之處，亦有仍須挑戰的困境。[1]

美國在 911 事件之後，感受到中東地區對其本國國土所造成的恐怖攻擊威脅，爰重新審視其國土安全政策，並同步開啟大幅調整中東政策之主張，以往在 911 事件以前，美國對中東政策主要是以政策協調、任務分工、組織合作等方式作為根本，而有高達近四十個部會參與任務，但各部會間橫向聯繫協調不足、各持己見的本位思想、情報間的

[1]羅柏·卡普蘭 編、林添貴 譯，《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 年 7 月)。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不互信、演習活動、目標未臻落實等，而 911 事件之發生，雖造成不可預測的大量死傷，卻也讓美國痛定思痛，大刀闊斧建立國土安全新機制。[2]

在軍事行動方面，布希政府為打擊中東地區為首的恐怖主義，推動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ational Missile Defense,NMD)、單方面裁減核武、反彈道飛彈條約的撤出、加強快速反應部隊佈署、籌組國際反恐聯盟、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及對邪惡軸心國家中之伊拉克海珊政權攻擊等，在內政改革方面，設立直屬白宮的國土安全局、部會層級的國土安全部、公布新一期國土安全國家戰略，並結合地方民間力量設立國土安全諮詢委員會，以偏重本土安全。[3]

另除對中東國家展現硬實力外，布希政府為把自由民主導入中東地區，渠於 2003 年 11 月於美國商會演講時首度提出「邁向中東自由戰略」，將自由民主思想及制度促使中東地區邁向和平，其後又於 2004 年 6 月八大工業國高峰會議上通過「與大中東及北非地區尋求進步與共同未來夥伴關係」，又稱為「大中東計畫」，以期促進民主與優質統治、建立知識社會、擴張經濟機會並從根本上斬除中東動盪，確保美國及西方民主國家安全，惟該計畫並未成功深入伊斯蘭地區。[4]

歐巴馬政權於 2009 年接任之後，期與伊朗進行接觸，俾化解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緊張關係，希冀達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間的和平協議，實施美國民主觀念深入中東地區的「價值觀外交」，並藉由資助波灣親美國家或反政府軍相關軍事武器及協助訓練等方式促成「多邊聯盟」，與小布希政權所秉持以「單邊主義」軍事手段弭平恐怖主義大相逕庭。雖然後來亦有實施他所稱打著人道主義的旗幟，所實施「新干涉主義」之軍事行動，如無人機轟炸，推翻利比亞格達費政權、以敘利亞政府使用化武之名義，

[2]陳雙環，《當前中華民國反恐對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臺北市，2003 年，頁 93。

[3] 陳佩修，〈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國土安全任務與反恐聯盟建構：兼論對東南亞安全情勢的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5 期，2004 年 1 月，頁 103。

[4] 謝敏捷，〈美國的中東政策—布希總統推動中東民主的機會與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3 期，2005 年秋季號，頁 2-3。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意圖以安理會憲章第七章規定對阿薩德政權採取武力[5]、逼伊朗放棄核武所實施軍事行動等，惟其欲逐步將中東所駐美軍撤軍計畫並將重心轉向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仍為其目標，然其執政期間雖有上揭野心，但以巴協議仍以失敗收場、敘利亞內戰仍是不斷、利比亞真空造成伊斯蘭國崛起等，皆是其遇到的困境。[6]

而 2017 年在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即主張「美國優先」政策，對敘利亞、伊朗、伊拉克、葉門、索馬利亞、蘇丹和利比亞等國擴大移民禁令，並陸續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核態勢評估》，[7]其中不乏對美國對於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的反制及戰略運用，皆是川普本人及美國國防部的首要優先事項，以列為戰略目標。

而本論文研究目的，為從下述三個問題提出探討，以 911 事件之後美國中東戰略作出發點，藉以進一步剖析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地緣戰略與川普政權下中東地緣戰略之緣起、發展、比較等議題。

首先是闡述大棋盤地緣戰略緣由及發展，並探討如何在其框架下解釋中東地緣情勢之分析，從而衍伸探討美國與中東地區之間的關係隨著美國戰略轉變，其地區政治走勢是如何發展，自 2001 年 911 事件後，到 2020 年川普政權到達尾聲之際，彼此拿捏的政治、外交關係、軍事及戰略作為，筆者試圖歸納出雙邊的掣肘牽制、探究其戰略思維及國際觀，進而提出問題探討，這是筆者探究的第一個問題。

再者，美國總統川普就任後，所說言論及作為皆是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所以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本文所提中東戰略將由軍事、政治、外交等層面探討，並在地緣戰略的框架下進行比較，軍備及軍事戰略制定向來是提高國家安全最基礎的政策，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勢必會對歷年所簽署的條約及政策再次提出探討及修訂，但該如何修訂、調整或改善，才是至關重要的重點，這是筆者所提列的第二個問題，身為全

[5] 連弘宜，〈俄美兩國在敘利亞議題上的交鋒〉，《戰略安全研析》，第 103 期，2013 年 11 月，頁 50。

[6] 岳瑞麒，〈邁向後歐巴馬時期之美國中東戰略調整與困境〉，《全球政治評論》，第 48 期，2014 年，頁 14-18。

[7] 〈川普外交風雲大事記：2017-2019〉，《大紀元》，2020.1.9，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1/8/n11777245.htm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球強權甚至是全球的領銜者，雖仍須以國家利益及安全為首要，但是否須顧全全球安全局勢而權衡政策，都將對各項條約的簽署內容、終止與否產生影響，最終也將對國際局勢及國際安全產生震盪，這也是本論文研究的重點。

最後，是在大棋盤地緣戰略的框架底下，與川普的中東戰略進行比較，是否有所異同利弊之處，布里津斯基將歐亞大陸視為大棋盤，而大棋盤的中心為中亞及東歐地區，即其所稱樞紐地帶，自 911 恐怖攻擊後，國際間的動盪不安再次出現，而其根源便來自於中亞與東歐之間所圍起的中東地區，亦是美國政府近年所倚重軍政經戰略重心，是以，導入大棋盤戰略觀點，來綜觀川普執政時期之中東戰略該如何制訂及實施，中東國家該如何回應，也將是國際間持續關注的焦點，這也是筆者最後觀察及聚焦的議題。

根據筆者上述所欲探究之議題，歸納出三項問題分述如下：

(一)在大棋盤戰略理論框架下解釋中東地緣情勢，並衍伸探討 911 事件後美戰略轉變下中東地區政治走勢是如何發展。

(二)就川普政權下深入探討其上任後如何修訂、調整美對中東地區戰略及對該地區之影響。

(三)將大棋盤地緣戰略與川普的中東戰略進行比較，探討是否有所異同利弊之處。

第二節 文獻回顧

911 事件結束之後，美國與中東地區彼此之間的互動牽扯許多國際議題，學術界探討的文章也相當繁瑣眾多，其中包括外交政策、國家關係、戰略衝突、地緣政治、國家利益、國內輿論等等。筆者在此將回顧與本論文相關之文獻，並加以分類及評論。

一、 地緣戰略理論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冷戰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攀上全球獨霸之盟主地位，為於短期維持其獨特全球實力，並在長期方面將這全球獨霸實力轉化為有體制之全球合作[8]，美國近年來將軍事經濟外交等權力深入全球各地，其中包含歐亞大陸樞紐地帶之中東地區。美國雖未列於麥金德「歐亞心臟地帶」地緣戰略抑或是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地緣戰略之樞紐角色，卻在該樞紐地帶造成一定影響。國際政治權威學者暨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在《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一書提到，美國雖地理位置遙遠，惟因該地帶的地緣政治權力(如俄羅斯共產勢力的介入)、巨大資源(石油利益)、宗教安全(伊斯蘭恐怖主義之衝突)等，促使美國現行主要利益是為要協助確保該地區「沒有單獨一國來掌控這一地緣政治空間，並於全球網絡都能與本地區有通行無阻之財務金融及經貿往來。」，以促成該地區地緣政治之多元主義[9]

學者羅伯・卡普蘭於《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一書中亦有提到古典地緣政治的三大理論，即英國地理學者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理論」，又稱「陸權論」；美國海軍馬漢(Alfred T Mahan)的「海權論」;以及美國政治學者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邊緣地帶理論」，而傳統地緣政治理論係屬西方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方帝國主義盛行時所產生，為隨著時間演進，國際政治經濟、全球化、各區域經濟體較為一體化，許多學者以新觀點(探究其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宗教文化等)探究地緣政治理論，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地緣戰略提出於冷戰結束初期，其繼承麥金德世界島樞紐之說，認同美國獨霸之地位，並舉出應如何擴大自己優勢的雄心之戰略；而本書作者羅伯・卡普蘭則因經歷了美國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的泥淖，又遭逢全球金融海嘯打擊之後之情況，認為美國應將世界警察或獨霸之地位退場，惟仍贊同歐亞大陸係現今地緣政治重

[8]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8月三版)，頁48。
[9]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8月三版)，頁184、196。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心，並應在歐亞大陸擔任平衡者，再再顯示本文筆者欲探究隸屬歐亞大陸之中東地區，其與地緣理論息息相關。[10]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歐研究中心所著《反恐背景下美國全球戰略》提及 20 世紀後至小布希政府執政時期，美國地緣戰略經歷了三個時期，分別對應到前段所提及到馬漢的「海權論」、史派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以及布里辛斯基「大棋盤理論」，從 19 世紀末開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大力加強海軍陣容，並與英法日同盟，派遣大量艦隊赴歐，此時美國控制亞太、大西洋及世界航道，並從孤立門羅主義轉變為全球主義，此時期係與「海權論」戰略相致；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雙極強權的對峙開啟了冷戰，而美國當時藉著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與美英、美日等歐亞大陸沿海國家結盟，介入韓戰、越戰、中東地區的衝突，建立起反制蘇共政體的遏制線，此時期係符合「邊緣地帶理論」戰略；1991 年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成為世界獨霸強權，美國將歐亞大陸視為地緣戰略大棋盤，並將其視為主導世界地位的中心舞台，美國除對俄中採取軟、硬兩手政策，亦加強中東、中亞等海灣軍事力量，並佈局亞太地區駐軍及政經地位，以期在歐洲中亞中國日本等地緣政治支軸國家間縱橫捭闔，此時期係與「大棋盤」戰略相符。[11]

除分析 20 世紀以後，美國地緣戰略三次調整之概述外，該書亦有針對 911 事件後美國地緣戰略改變之戰略方針作一闡述，其中一是改變以往以大國為對手的傳統地緣戰略觀點，從基於威脅(著眼威脅於何處)轉為基於能力(著眼如何應對敵人)之戰略思路；二是繼續重視歐亞大陸同時，亦應增強對歐亞大陸地區外之重視，並更加聚焦於亞太地區；三是更加靈活地進行多邊結盟；四是在軍事上加強空中部署及行動、五是增加海外基地及駐軍之前沿部署，來建立機動性反應軍隊。[12]

---

[10]羅柏・卡普蘭 編、林添貴 譯，《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 年 7 月)。

[11]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歐研究中心 編，《反恐背景下美國全球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 4 月)，頁 188-192。

[12]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歐研究中心 編，《反恐背景下美國全球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 4 月)，頁 19、191-192。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學者俞正梁在《大國戰略研究》一書提到，冷戰之後美國戰略選擇，其中分為「新孤立主義」、「多邊主義戰略」、「平衡戰略」及「優勢戰略」，新孤立主義者主張美國應秉持渠行動自由及戰略獨立性，遠離中東事務，使中東恐怖主義者發現無理由將美國視為恐怖行動目標，俾能提升美國自身安全性；多邊主義戰略者主張全球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美國應盡可能在國際採取多邊行動，即透過國際機構採取集體行動，而非以自身力量平衡來實現目標，並簽署協議、增加透明度、建立信任與安全措施及查核等手段維持和平。如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實現多邊主義架構，來牽制華沙公約組織，或於蘇聯解體、及 911 事件後進入阿富汗進行軍事行動、培訓伊拉克軍警培訓工作等；平衡主義戰略者主張美國雖屬全球大國，惟非屬全球獨霸國家，須以傳統的現實主義為基礎，並以海外平衡適應現今多極世界的戰略，在與其他大國保持和平同時，選擇性介入他國事務；最後，優勢戰略主義者主張美國為冷戰後世界獨霸強權，為保持其優勢地位須取決於美國應如何妥善處理歐亞大陸棋盤上地緣政治棋手關係，並將其目標導向能承擔全球責任之地緣政治核心，而該戰略主義者便與本文所提布里辛斯基所主張之地緣理論不謀而合。[13]

二、 小布希至歐巴馬時期對中東戰略

學者趙忠傑及管怡聲在《國防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三期「從小布希至歐巴馬時期美國反恐戰略」一文提到美國於中東地區進行反恐戰爭之緣起及影響，並針對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所發動之「持久自由行動」及針對伊拉克窩藏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所發動之「伊拉克自由行動」有更加仔細之刻劃描述，前者軍事行動打著美遭 911 攻擊後，欲行「預防性干預」[14]，藉以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的名義發動，此作為係有得到國際間外交支持以及聯合國決議之合法性[15](聯合國安理會第 1368 及 1373 號決議)。該戰役在成功推翻塔

[13]俞正梁 編、《大國戰略研究》，(中國：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 11 月二版)，頁 13-18。
[14]魏宗雷、邱桂榮、孫茹 編，《西方「人道主義干預」理論與實踐》，(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 年 1 月)，頁 275。
[15]Gilles Anderani、Pierre Hassner 編、齊建華 譯，《為戰爭辯護-從人道主義至反恐怖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年)，頁 106。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利班政權後，美國即介入阿富汗進行民主化發展並制定新憲法等規章；而後者美國在未獲聯合國支持下，逕以聯合國安理會第 1441 號決議，認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行美伊戰爭，惟該戰役未能成功告一段落，反而轉成長期消耗型戰爭，雖然政體也在美國介入下進行政權更替轉為民主化方向發展，但因軍事武裝不斷、恐怖襲擊未間斷造成經濟惡化等影響，小布希所描繪給伊拉克一個民主自由富裕的新時代，仍舊是如夢泡影般的不切實際。[16]

該文亦有詳細提及小布希政府及歐巴馬政府時期的中東策略以及對社會帶來之影響，小布希政府時期，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自「預防性防禦」(強調加強與他國之合作計畫，運用政經、軍事等外交手段來解決國際正在或可能發生之危機)[17]逐步轉為「預防性干涉」，該名詞之核心概念即為「先發制人」(Pre-emptive Operation)，意即將軍事行動列為得優先使用之戰略手段，在有威脅的恐怖分子或流氓國家攻擊之前，率先發動第一擊之主動預防效果，而該戰略書面文件率先提出於 2002 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而經歷第一任期後，小布希總統於第二任任期開始後，於 2006 年提出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依然強調「先發制人」戰略方向，惟在伊拉克戰爭的失利後，已減少了單邊主義之基調，逐漸向多邊主義靠攏，並強調美國除須建立軍備力量之基礎外，亦須與其他國家尋求同盟、加入國際機構以構建友好關係。另外，在前段內容提及將阿富汗及伊拉克進行民主化之進程，亦為小布希以「民主和平論」為依據之「政權更替」戰略，其核心概念係為藉由扶持親美民主政權，來消滅該地區之安全威脅，惟該作為涉及干預他國內政做法，非但未獲國際認同，強行灌注民主化思想反倒更根深柢固該地區的反美情結，亦促使了極端恐怖份子的滋長[18]。

---

[16]趙忠傑、管怡聲，〈從小布希至歐巴馬時期美國反恐戰略〉，《國防雜誌》，第 26 卷第 3 期，2011 年，頁 81-83。

[17]Ashton B.Carter、William J. Perry 編、許綬南譯，《預防性防禦：後冷戰時代美國的新安全戰略》，(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年)。

[18] 趙忠傑、管怡聲，〈從小布希至歐巴馬時期美國反恐戰略〉，《國防雜誌》，第 26 卷第 3 期，2011 年，頁 84-85。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到了歐巴馬政府時期，中東戰略轉而強調「多邊協調」、「合作性安全」，與小布希後期政策相近惟更趨於全面性合作(舉凡從反恐、移民至環境議題)，透過多邊進行之合作對話或平台，重振國際地位。另亦提出「新阿富汗戰略」，為協助阿富汗政府增加其自身軍隊及武裝實力之援助為基礎，藉以打擊該地區零星分散的塔利班及蓋達組織。[19]而在國家安全戰略方面，自學者廖顯謨、張凱銘於《全球政治評論》第四十二期「歐巴馬政府的亞太政策：門戶開放下的超區域霸權戰略」一文提到，其於 2011 年所提出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戰略地區經營進行大調整，從亞洲新興大國、東亞國家區域整合、經貿發展因素作考量後，轉而置重點於亞太地區之樞紐戰略，並將戰略區分為「加強經貿交流」、「參與多邊組織」以及「強化安全部署」等共三個主要面向，而其中對於中東地區之著墨亦有提及摧毀蓋達基地組織之必要性，自伊拉克撤軍以追求中東和平之目標。而歐巴馬總統在第二任任期開始後，於 2015 年再次提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該份報告相較前份報告對於中東地區著墨之不同之處，在於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的崛起以及該如何對應之道。[20]

布里辛斯基在《美國的抉擇》一書提及到 2001 年 911 事件之後中東地區之情勢走向以及美國對中東地區之戰略運用，仔細剖析美國霸權在中東地區所處之潛在危機，該書提出三個該地區需化解之衝突點，即解決以色列與阿拉伯地區從宗教、種族所帶來之衝突點，並企圖控制該地區蘊藏的豐富石油及天然氣能源、最後則是遏止歐亞非三大洲所交集而成「全球火藥庫」所藏匿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WMD)，而這些皆有賴於非單邊主義性質之戰略性合作，尤為歐美日間之戰略合作即協議簽訂。[21]

---

[19] 趙忠傑、管怡聲，〈從小布希至歐巴馬時期美國反恐戰略〉，《國防雜誌》，第 26 卷第 3 期，2011 年，頁 85-86。

[20] 劉長敏、李貴州，〈歐巴馬任期內《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比較研究〉，《太平洋學報》，第 6 期，2016 年。

[21] 布里辛斯基 編、郭希誠 譯，《美國的抉擇》，(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 年 10 月)，頁 85-94。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另該書亦有提及，在小布希總統上任後，美國對於中東戰略之三項結論，藉以貫穿小布希總統政權下對全球反恐作戰之重視及強勢，即將共同打擊恐怖分子之國家視為同志，反之則為敵人；在軍事上採取先發制人；長期盟邦可由任務結盟之軍事行動藉以取代等結論，充分分析了美國於 911 事件後初期對中東戰略走向[22]，反映了美國在恐怖主義陰影底下的反省及制度戰略大幅度調整後重新出發之情勢，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小布希總統不斷以軍事手段來追求霸權，並推動一系列侵害人權的爭議法案(如愛國者法案所提及降低監聽授權標準、政府得拿取人民相關個資紀錄)之作法，可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傷害了美國的柔性權力，在霸權及民主秩序間失去平衡。

布里辛斯基在《美國的危機與轉機-從老布希、柯林頓到小布希的外交成績單看超級強權的未來走向》一書中，係著墨於老布希、柯林頓及小布希執政時期所擬定實行的外交政策，並將其作分析比較，其書本內容亦有提及小布希總統政府上任後至後期 2008 年止對中東戰略的領導方式。從 2001 年在聯合國安理會同意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共同介入之下，發動軍事行動，推翻阿富汗神學士政權，展現強勢作為後，相隔不到十八個月，美國不顧全球輿論撻伐之下，堅稱伊拉克握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以此為據再次向中東地區發動軍事行動並推翻海珊政權。惟事後該戰爭非但未有所果，無明確界定敵人，反而帶入濃厚反伊斯蘭教之色彩之爭議，將自身軍隊陷入中東地區之消耗性戰爭，中東地區各國也因該戰役加深對美國更為深刻仇視，使針對美為首等西方民主國家之恐怖攻擊頻率非減反增。[23]

伊拉克戰爭持續延燒到小布希總統第二任任期，到了 2006 年，小布希政府了解到伊拉克戰爭造成國內預算及軍力嚴重消耗，另在未有持續該場戰爭的可信依據，且未獲歐洲聯盟及俄羅斯等國的支持、甚至於國際輿論下強烈撻伐美國等情況下，小布希不得不調整中東地區之戰略，將原先秉持新保守主義所主張之政策方向-意即拒絕參與伊朗

[22] 布里辛斯基 編、郭希誠 譯，《美國的抉擇》，(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 年 10 月)，頁 216。
[23] 布里辛斯基 編、高德源 譯，《美國的危機與轉機-從老布希、柯林頓到小布希的外交成績單看超級強權的未來走向》，(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8 年 1 月)，頁 168-175。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與英德法達成之「德黑蘭宣言」，並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等作為-予以大幅改變，轉而與中國、俄羅斯、英國、德國、法國進行戰略合作，促成「伊核問題六國」(P5+1)，並於聯合國安理會第 1696 號決議下，要求伊朗停止鈾濃縮活動、凍結該活動相關人或企業資產、禁止各界提供核相關技術給伊朗，以牽制「邪惡軸心」之一的伊朗所進行之核子計畫。[24]

本書最後提及，小布希執政時期在對中東地區之外交政策，就結果而言是未臻成功、甚至是失敗的，包含伊拉克戰爭之發動失據及後續衍生一系列加深伊斯蘭與西方仇恨問題，未能與歐洲聯盟先行達成共識，果斷公平處理以色列及巴基斯坦衝突問題等，而這些問題皆有賴於下一任總統續行調整改革，而作者亦呼籲美國應把握住 2008 年以後之第二次機會，放下全球互賴下所表現出來的傲慢及自私般的冷淡，以及對自身文化感到優越的殖民態度，順應這全球化浪潮，並塑造一套後冷戰時期據全球化意識之外交政策。

隨著歐巴馬政權接任後，其中東戰略進行大規模調整，學者林碧炤在 2018 年出版的「迎接新世紀-文明社會的世界觀與國際觀」一書提到新政府上任後，歐巴馬主張運用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即主張美國於世界地位獨特、有他國無法比擬之處，為人類提供機會與希望並注重人生經濟自由之憲政理想治理)、公共外交及軍事力量治理中東地區問題，其中結束伊拉克戰爭、逐步撤軍並完成與伊朗的核武談判之中東戰略，皆是歐巴馬政權下所實行之政策。[25]

在結束伊拉克戰爭、逐步撤軍部分，學者林文程在 2019 年出版的「中國海權崛起與美中印太爭霸」一書提到，歐巴馬總統在外交上所追求之政策，即要與盟邦和友邦交往，亦須與敵對政府有所交往，並將外交及安全重心轉移至亞洲之重返亞洲政策，即離岸平衡及再平衡戰略，所謂的離岸平衡係指藉由支援含扶植同盟國，而不介入同盟國與

[24]〈聯合全面行動計畫〉，《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E6%A0%B8%E5%95%8F%E9%A1%8C%E5%85%A8%E9%9D%A2%E5%8D%94%E8%AD%B0

[25]林碧炤，《迎接新世紀-文明社會的世界觀與國際觀》，(臺北：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8 年 5 月)，頁 354-355。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敵對國所在地區之衝突，由美國所扶植的國家並結成區域同盟來維持中東地區平衡[26]，另該平衡戰略其中一項支柱之軍事層面作為，便是刪減美國國防預算，藉以結束伊拉克戰爭以及阿拉伯之駐軍[27]

而在完成與伊朗核武談判及其中東戰略部分，綜觀歐巴馬兩任任期內的戰略作為，從學者岳瑞麒於「全球政治評論」期刊中所著「邁向後歐巴馬時期之美國中東戰略調整與困境」一文中提到，歐巴馬於首任任期期間，於阿拉伯之春動盪之下，協助推翻親美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卻對當時亦設有美軍大型軍事基地的巴林未予協助，任由民眾對抗哈邁德專制政權；另在伊朗核子武器問題上，與小布希後期執政時之政策相似，雖極力打壓伊朗發展核武，卻袒護以色列發展核武之計畫；而在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爭端上，雖提出「兩個國家」的主張，並在聯合國公開會議上針對「譴責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與東耶路薩興建屯墾區為違反國際法」在安理會放棄否決票等，前揭作為皆顯示歐巴馬在執政期間對中東戰略雖有所作為，但仍未順利推動以巴和談，雖放棄過往小布希政府「單邊主義和軍事行動」的政策導向，卻仍舊採取霸權主義之政策，促使阿拉伯國家心生畏懼，遂與美國關係有所疏遠。[28]最後在敘利亞議題上，因敘利亞為屬中東地區重要地源樞紐，美國與俄羅斯各據一方，分屬敘利亞反叛軍及阿薩德政權之背後支持者，學者連弘宜於《戰略安全評析》所發表之「俄美兩國在敘利亞議題上的交鋒」文章提及，敘利亞政府於 2013 年 8 月對平民使用化武越過美國政府之紅線，歐巴馬主張敘利亞以公然違反國際法、國家利益、人道考量等由為依據，並以「美國例外主義(美國獨特論)」為基礎，試圖表現出美願意犧牲性命以實現眾人利益來實施軍事行動之目標。而此舉使俄羅斯明確表達反對立場，並提出以敘利亞放棄化學武器為條件換取美國擱置進行軍事行

[26]岳鴻，〈川普執政後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化及影響〉，《唯實》，第 6 期，2018 年，頁 95

[27]林文程，《中國海權崛起與美中印太爭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11 月)，頁 224-226。

[28]岳瑞麒，〈邁向後歐巴馬時期之美國中東戰略調整與困境〉，《全球政治評論》，第 48 期，2014 年，頁 15-16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動計劃[29]，而後續也因俄羅斯出面斡旋，使得敘利亞免遭美國軍事砲火之襲擊，而敘利亞磋商進程也從「敘利亞之友」大會到日內瓦和平談判，再至聯合國安理會 2254 號決議，展現中俄在此地盤角力仍持續影響著該地區的走勢發展。[30]

綜觀 21 世紀後美國面對中東安全情勢之對應作為，不外乎是對非傳統安全(恐怖主義)及災難性毀滅性武器之戰略對策，學者曹雄源所著《戰略解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佈局》一書中提及，國際安全情勢趨於複雜，非正規挑戰(如恐怖主義與叛亂等越來越複雜的非正規方式)正侵害著美國的安全利益，敵人亦尋求獲得災難性的能力，其中美國國安會於 2006 年公布「911 事件後五年：成就與挑戰直陳」之報告亦指出美國須提防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全面防堵對恐怖組織的支援，另美國情報社群 2008 年「威脅評估」中也聚焦此一恐怖主義威脅議題，其中包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持續威脅，其皆充分顯示後續川普政權上任後，亦須面對相同難題。[31]

三、 川普時期對中東戰略

隨著 2016 年的到來，歐巴馬總統邁入任期最後一年，由共和黨代表川普與民主黨代表希拉蕊(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所開展的新一輪總統大選如火如荼的進行，由學者林文程出版的「中國海權崛起與美中印太爭霸」一書中即有提及競選期間川普有於公開場合表示當今對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兩大威脅-分別為核子武器及國際恐怖主義，其中有關核子武器部分，其強調伊朗不得擁有核武，否則將促使中東地區的核武軍備競賽，亦會對以色列產生嚴重威脅；另有關恐怖主義部分，其則誓言將全力打擊恐怖主義，並將於上任後剷除中東地區萌芽壯大的伊斯蘭國。[32]

---

[29]連弘宜，〈俄美兩國在敘利亞議題上的交鋒〉，《戰略安全研析》，第 103 期，2013 年 11 月，頁 49-50。

[30]馬曉霖，〈從敘利亞危機應對看歐巴馬的中東政策〉，《每日頭條》，2017.2.19，https://kknews.cc/zh-tw/world/r996gg4.html。

[31]曹雄源，《戰略解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佈局》，(臺北：前程文化公司，2018 年 8 月)，頁 71-75、249。

[32]林文程，《中國海權崛起與美中印太爭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11 月)，頁 233。

DOI:10.6814/NCCU202101496

2016 年 11 月 8 日，川普出乎民主黨陣營意料之外的贏得過半選舉人票擊敗希拉蕊而當選總統，從此展開他如出一轍主張「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首先便是僻棄了歐巴馬在任時所大力推動之「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改由與其他國家各自簽訂雙邊協議。其次，針對中東移民措施上，對敘利亞、伊朗、伊拉克、葉門、索馬利亞、蘇丹和利比亞等國擴大移民禁令，並陸續公布新修正之《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核態勢評估》等戰略報告來展現其不同於以往之國防、外交方針。

2017 年底，川普總統發布任內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充分反映川普帶有美國優先主義之個人色彩，並於報告中強調「有原則之現實主義」，即以現實主義之方式維護自身安全。據學者王高成於《展望與指南》期刊所著「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內涵與影響」文中提及，美國當今所面臨之三大安全挑戰即威脅，其一是大國崛起之挑戰(即中國與俄羅斯)，其二為流氓國家之威脅，報告中列出北韓及位於中東的伊朗所發展之核武和飛彈系統將對美國及中東地區安全造成相當之威脅，雖然前朝歐巴馬總統已與伊朗簽訂核問題協議，川普政府仍認為伊朗違反該決議並暗自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最後一點威脅，該報告認為跨國威脅團體，包含聖戰恐怖分子（jihadist terrorists）及跨國犯罪組織，前者主要指的伊斯蘭國（IS）及蓋達組織，後者則屬其他跨國犯罪組織，對於美國及其盟國也構成相當的威脅。[33]這些組織信仰極端的伊斯蘭教義，加以憎恨美國仗著世界獨霸地位，以民主和平名義於中東國家進行軍事行動，並強行注入民主自由主義思想，加深了對美的極端仇視，因而展開了恐怖攻擊。雖然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正式組織已逐漸被擊敗，惟其鬆散的孤狼恐怖份子或其分支組織仍在中東地區及世界各地繼續發動恐攻。綜上，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便是要在世界上與這三股主要的威脅勢力競爭甚至對抗，以維美國的利益與價值觀。

[33]王高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內涵與影響〉，《展望與指南》，第 16 卷第 1 期，2018 年，頁 2-3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另在 2018 年 2 月 2 日，川普總統任內期間，美國國防部發表一份新的《核態勢評估》中明確指出，在美國持續減少核武器的數量和突出地位的同時，俄國、中國等其他國家一直走著相反的道路。他們在自身武器庫添加新類型核能力，在他們的戰略和計畫中加強了核武器突出地位。其中該評估報告提及中東地區恐怖主義部分，便為伊朗的核武計畫，美國於該報告指出儘管伊朗核協議可能可以限制伊朗德黑蘭的核武計畫，惟如伊朗堅持核武，其亦能無視該協議擁有核武，而為以《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NPT)為依循標準，美國將透過戰略對話、降低風險之溝通管道、以及共享核武安全與安保同盟等方式來提高審查透明度和可預見性，俾阻止恐怖組織獲取核武器及材料。另雖未能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CTBT)，但仍會繼續支持該組織之目標，除非是進行美國國內核武庫安全或有效性測試，否則不進行核爆炸實驗，並也呼籲伊朗等擁核國應宣布或保持暫停核試驗。[34]

有別於小布希與歐巴馬總統的中東戰略，學者岳鵬在《唯實》期刊所刊「川普執政後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化及影響」一文中詳細提及川普總統上任後對於中東政策之變化以及對中東地區帶來之後果，在與中東地區外交競合中制衡伊朗部分，有別於歐巴馬政府後期極力推動伊朗核協議，而無視以色列對此協議之反對，川普上任後即造訪沙烏地阿拉伯及以色列，強化沙烏地及以色列地區的軍事聯盟關係，並正式啟用常駐以色列之軍事基地，主動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而這都顯示美國對於中東地區的立場轉為親以色列之立場。再者，對比歐巴馬對於伊朗過於讓步之心態，川普初上任期間，即對沙烏地阿拉伯以卡達與伊朗關係密切且有資助極端恐怖主義行動之由，於 2017 年 6 月 5 日宣布與卡達斷交之情事表達大力支持，亦給予中東遜尼派國家極大鼓舞，隨後在美國聲援下，阿聯、葉門、利比亞、馬爾地夫等國亦陸續宣布與卡達斷交。而川普政府此一

[34]美國國防部，《2018 年核態勢評估》，2018.2.2，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9/-1/-1/1/EXECUTIVE-SUMMARY-TRANSLATION-CHINESE.PDF。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孤立伊朗之中東政策係為壓制伊朗於中東之恐怖勢力，並測試其外交底線，如身為什葉派代表的國家伊朗有採取過激軍事行動，美國亦得藉此推翻核協議，並提升對遜尼派國家之武器資助和軍售力度，從中獲得不同利益。[35]其後，川普遏止伊朗的戰略越加激進，先是於 2018 年 5 月 8 日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俾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後於 2019 年 4 月 8 日，美國及以色列政府把伊朗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致使伊朗亦將美國中央司令部是為恐怖組織，而自 2019 年中旬起迄今，伊朗與美國之間之衝突從經濟制裁轉為無人機空襲軍事行動，也使雙方現行關係降為冰點。[36]

另外，在面對以巴問題部分，該兩國間一直圍繞著耶路撒冷城之歸屬、定居點及難民安置問題等並懸而未定，引述學者孫若怡於《海峽評論》期刊所刊「美國與以色列的新中東計畫」發表之文章，川普上任後，無論是聲援以色列對戈蘭高地享有主權之言論，並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離特拉維夫等作為，都足以顯示完全親以色列之立場，而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下，於國會通過推動「建立由純粹猶太人組成的以色列國」為目標之法案，而該極度具種族色彩之法案，係加以清除加薩地區巴勒斯坦難民、安置境外部分難民、以領土交換等方式取消聯合國對以巴分而治之之安排，為的就是將巴勒斯坦併吞之最終目標[37]。

學者肖曼於法國國際廣播電臺(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RFI)所發表「川普女婿庫許納力推中東『世紀協議』，巴勒斯坦人不領情」等文中亦提及川普政權擬定以大量之經濟援助方式(如鉅額投資增加就業機會、提升 GDP、成立醫療機構等)來換取放棄一切軍事武力、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等交換手段。[38]

---

[35]岳鴻，〈川普執政後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化及影響〉，《唯實》，第 6 期，2018 年，頁 93-94。
[36]〈伊朗-美國關係〉，《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C%8A%E6%9C%97%EF%BC%8D%E7%BE%8E%E5%9C%8B%E9%97%9C%E4%BF%82。
[37]孫若怡，〈美國與以色列的新中東計畫〉，《海峽評論》，第 341 期，2019 年，頁 17-18。
[38]肖曼，〈川普女婿庫什納力推中東『世紀協議』，巴勒斯坦人不領情〉，《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019.6.27，https://www.rfi.fr/tw/%E6%94%BF%E6%B2%BB/20190627-%E7%89%B9%E6%9C%97%E6%99%AE%E5%A5%B3%E5%A9%BF%E5%BA%AB%E4%BB%80%E7%B4%8D%E5%8A%9B%E6%8E%A8%E4%B8%AD%E6%9D%B1%E4%B8%96%E7%B4%80%E5%8D%94%E8%AD%B0%E5%B7%B4%E5%8B%92%E6%96%AF%E5%9D%A6%E4%BA%BA%E4%B8%8D%E9%A0%98%E6%83%85。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另學者鄭智懷於《青年日報》所發表「『中東和平計畫』難解以巴衝突」之文章中亦提及庫許納所宣布之「中東和平計畫」議題追求內容，其大多數計畫內容都顯示美國完全傾向以色列方之立場。

在上揭計畫中，有關政治方面，美國與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之建國，並協助成為民主法治，以及市場導向的國家，相對的，巴勒斯坦亦須承認以色列為合法國家；在耶路撒冷歸屬方面，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所擁有，而東耶路撒冷則作為巴勒斯坦象徵性國都。

在經濟方面，由美國及國際社會提供約 500 億美元資金，協助巴勒斯坦建立國家治理制度，以及進行教育、科技等基礎設施及私部門發展相關投資；促使巴勒斯坦成立自由貿易區並簽署相關貿易協定，以作為對以色列政治認同及之利益交換。

在軍事安全方面，規定巴勒斯坦應去軍事化，且各武裝組織必須解除武裝，僅保留維持國內治安、反恐等需求的安全部隊，並不得與對以色列具敵意之國家或組織發展軍事、情報與安全協議，另須針對美國、以色列所認定的恐怖組織進行反恐行動，如巴勒斯坦遭受威脅，以色列將提供保護。

在領土劃分方面，同意以色列將約旦河河谷、約旦河西岸屯墾區納入領土，並將加薩走廊去軍事化，由以色列統一控制，而巴勒斯坦上述失去的土地，將由其他地方進行補償。

在邊境與交通管理方面，往來兩國領土間將建造高鐵、公路等交通通道，惟交通通道、雙方與各國流通的貨物與人員須由以色列負責相關管理。

在教育方面，巴勒斯坦須消除對以色列具有敵意的教育內容，最後，在難民問題方面，鼓勵雙方難民歸國，並給予補償，惟根據以色列所制訂之「建立由純粹猶太人組成的以色列國」法案，巴勒斯坦難民不得進入以色列。[39]

[39]鄭智懷，〈《中東和平計畫》難解以巴衝突〉，〈國際瞭望〉，《青年日報》，2020.8.7，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246935&type=forum。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上揭做法，係川普企圖以「硬實力」迫使巴勒斯坦變向與以色列俯首稱臣之作法，惟此作法可能使巴勒斯坦政府更加仇視美以兩國，並在中東地區樹立更多敵人，這便是本文亦需進一步探討的困境與挑戰。

在中東地區採取軍事行動型態方面，學者牛新春於《世界態勢》期刊所刊「一只腳在裡面，一只腳在外面-美國在中東進入『空中干預』時代」一文中提及，隨著中東情勢動盪及地區權力結構不斷變化，美國自小布希至川普政府執政以來，從單邊轉為越來越依賴盟國協助，並加大軍售力度、聯合軍演及扶植盟國，降低軍事和政治干預力度，轉為增加外交力度。而自歐巴馬政府上任後至川普執政時期，軍事行動之型態業已從大規模陸上行動，轉變為空中干預政策，而該政策可最大限度地減少美國安全風險及軍事經濟成本，惟不若陸上行動精準且有威脅性，且空中干預易使美國於中東地區之盟友在軍事作戰上與美國拉開距離並使關係有所疏遠，轉而向其他盟國尋求協助，而此便是該政策之利弊所在。[40]

而在中東地區大戰略轉變上，相較於歐巴馬時期以「離岸平衡」的「戰略收縮」政策，逐步撤軍並將重心轉為亞太地區，川普總統主張以「有限存在平衡」戰略作為其在中東地區的外交方針，該戰略是在美國實力下降且面臨其他大國地緣競爭時所採之手段，為確保中東地區遭其他大國介入時，評估派駐並保留一定軍事力量來維持該地區平衡而不被他國勢力排擠或抵消之戰略，與「離岸平衡」主張扶植資助同盟國家之戰略有所不同。而美國為牽制以俄羅斯為靠山的伊朗等什葉派國家，必須以該戰略為導向，保留一定軍事力量並依靠沙烏地阿拉伯及以色列等盟友與之對抗，以確保該地區實質性戰略之存在。[41]

綜觀川普總統中東政策所帶來之效應，其可分為三大主軸，其一為打擊伊斯蘭國為首之恐怖分子，此一目標為西方民主國家、中東國家(無論是什葉或遜尼派)、俄羅斯及

[40]牛新春，〈一只腳在裡面，一只腳在外面-美國在中東進入《空中干預》時代〉，《世界態勢》，第 4 期，2017 年，頁 46。
[41]岳鴻，〈川普執政後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化及影響〉，《唯實》，第 6 期，2018 年，頁 94-95。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土耳其等國共同目標，在各方努力合作下，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及敘利亞之主要勢力已消滅殆盡，惟以俄羅斯勢力為背景之什葉派軍隊係打擊伊斯蘭國之主力，為爭奪敘利亞及伊拉克之樞紐地帶，川普政權仍需面對消滅伊斯蘭國後，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相互角力之難題；二為團結同盟以制衡伊朗，美國藉由與中東地區內庫德族人、遜尼派系國家、以色列等之結盟，並以「站對外交」方式團結遜尼派國家，以制衡伊朗；三為以「有限存在平衡戰略」牽制俄羅斯，美國在歐巴馬時期是支持敘利亞反叛軍，而俄國係支持敘利亞阿塞德政權，因此美、俄雙方立場完全對立[42]，而為鞏固和奪回歐巴馬政權後被俄羅斯削弱之影響力，美國於敘利亞重要地緣樞紐持續保留軍事部署，而同時扶持庫德族人等地方武裝力量，以對抗俄羅斯所扶持的武裝部隊，使該地區的代理人戰爭持續延燒。[43]

有關川普政權針對中東地區能源版圖爭奪部分，學者孫若怡所發表「美國與以色列的新中東計畫」文中提及，現行中東地區石油管線係以通過什葉派國家所建立而成，並由中國、俄羅斯、伊朗及土耳其等國進行主導；而美國先前透過卡塔爾南帕爾斯油氣田爲起點，並繞過伊朗，經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送往歐洲的石油、天然氣管線係屬遜尼派石油管線。2018 年 11 月 29 日，以色列在阿聯酋與歐盟支持下，與希臘、塞浦路斯、義大利等國簽署了一項「東地中海」項目框架內的合作協議。以色列除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國家（成員國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合作修築一條中東鐵路外，並鋪設從波斯灣到以色列石油出口港的海底石油管線，並將該管線延伸到南歐地區（希臘與義大利）。藉此，以色列不但能把自己的天然氣提供給歐洲，還可以將併吞的巴勒斯坦國位於東地中海沿岸地區豐富的油氣資源，通過管線一併出口歐洲。這條石油管線與什葉派石油管線，自亞洲向歐洲呈平行走勢，其中既蘊含了陸權與海權的競爭，也標誌著什葉遜尼派間及背後美俄中於中東

[42]連弘宜，〈美俄要破冰川普須找出兩國共同利益〉，〈川普外交政策引關注 台學者預判國際局勢〉，《大紀元》，2016.12.25，https://www.epochtimes.com/b5/16/12/25/n8630982.htm。
[43]岳鴻，〈川普執政後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化及影響〉，《唯實》，第 6 期，2018 年，頁 95-96。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地區角力對峙。另以色列與埃及談判購買西奈半島，如順利非但方便與沙烏地阿拉伯聯通石油管線，更能有效保護其南部石油出口港的安全，美國因此或可再次掌握中東與非洲的原油及戰略優勢，進而架空俄、 伊、土三國在中東的基礎，並阻斷中國一帶一路的版圖布局。[44]

而就筆者觀點，以上揭文獻資料作為本論文的立意基礎，來探討川普政府於中東地區中東戰略如何影響該地區安全及走向，套用大棋盤戰略理論以分析戰略之異同利弊，便是筆者在本論文後續研討的重點。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學者朱浤源主編的《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中，對研究途徑實施定義，乃指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研究，到底是以哪一層次為出發點、著眼點、入手處，去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由於著眼點的不同（即研究途徑不同），就各有一組與之相配合的概念，作為分析的架構。[45]筆者在本論文係使用布氏大棋盤戰略理論進行探討，是以，就地緣戰略作研究途徑並敘述如下：

在本論文中，要瞭解美對中東地區地緣戰略的歷史淵源，除從過往歷史著作為鑒，進行分析並抽絲剝繭外，必定要從相關著名學者地緣政治理論切入研究，本論文係選定學者布里津斯基提出之「大棋盤」理論作為研究途徑，該研究途徑主張美國將歐亞大陸視為地緣戰略大棋盤，並將其視為主導世界地位的中心舞台，美國作為蘇聯解體後新世紀之獨霸強權，除對中東地區週邊中亞、中國及俄羅斯等地帶進行軟硬兼施外交手法外，亦加強中東等海灣地區軍事力量，並佈局亞太地區駐軍及政經地位，而該戰略大方向係

[44]孫若怡，「美國與以色列的新中東計畫」，《海峽評論》，第 341 期，2019 年，頁 18-19。
[45]朱浤源、《編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正中出版社、1999 年)，頁 182。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與 911 事件之後歷任總統之佈局多有相似之處，而藉該途徑來分析這段時間中東地區在美國政策實施下之變化，將有助於瞭解未來美國戰略走向及所遇挑戰。筆者將試圖透由官方文件獲取第一手資料以及中文、英文之間接資料，包括相關專書、論文、期刊、著作、報章雜誌、網路資料等等，將所得之資訊加以歸納整理，提供筆者寫作時重要的研究途徑。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採歷史研究法及比較分析法，參考資料以中文文獻為主，輔以英文官方文件及學者譯本，以充實研究內容。

(一)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指一個問題發生及演變的沿革，具有長時間研究的性質，藉分析該問題有關的既存資料，以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理論。[46]從本論文研究中可得知，美國為了軍事、政治、經濟抑或能源等議題、無法與中東地區脫離關係，渠對外政策指導及議題討論常相互牽扯，並共同擁有許多歷史背景及淵源，欲對現情勢有更深的瞭解、更準確的分析，就必須要對過去有所掌握。而不論是 911 事件後歷任美國總統各自主張的中東戰略緣起跟過程，還是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發展歷程，都是一個時間軸的歷程，將藉由歷史陳述，說明美國對中東地區外交戰略之發展影響，以及國際局勢的演變，透由歷史探究，期許瞭解美國不同時期中東戰略意涵及影響。

因此，在上述立意基礎下，筆者將回溯 911 攻擊事件之後小布希簽署一系列對中東戰略措施及成立國土安全部等動作，打者打擊全球恐怖主義名號進行反恐戰爭，後歐巴馬政府執政後撤軍所帶來之衝擊、以及川普政府新上任後對中東地區戰略的行動走向，瞭解這段時間以來雙邊互動之發展，掌握歷史脈絡，使筆者精準的頗析出美國中東政策。

(二)比較分析法：

[46]余炳輝，《社會研究的方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151。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中東地區恐怖組織於全球各地製造零星恐怖主義，使歐美等國重新籠罩在恐怖主義塵囂之上，新勢力的興起考驗著歐巴馬及川普政府對中東地緣戰略之運用，以及何種因素牽動渠所提出政策，將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在本論文中，筆者將比較川普政府與前朝政府對渠戰略性條約、國家安全戰略的態度及轉變實施分析，以期獲取對未來中東政策指導方向。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就時間範圍而言，筆者本篇論文主要探討為911事件結束後至今，即2001年至2020年，研究這段期間美國與中東地區關係之發展與轉變，尤其將重點討論近四年川普政府執政時期戰略之轉變及重點，並延伸觀察對該區域安全的影響。在本論文中，以911事件結束後美國將恐怖主義視為國家安全主要威脅為開端，期間發布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家反恐戰略並套用於大棋盤理論剖析為過程，現任總統執政戰略方針對中東地區帶來影響為結果，評估完上述時間後，美國未來中東戰略應如何調整為最終探討的目標。

就空間範圍而言，筆者參照布里辛斯基大棋盤戰略學說所描繪之「歐亞巴爾幹」篇章中有所提及之中東國家(伊朗、阿富汗、土耳其)以及影響著中東地區之周邊樞紐國家抑或政體(如歐洲、俄羅斯、中國)為依循標準，限縮川普執政時期時前開國家、政體對美國中東政策施政情形及回應進行比較，再行延伸補述布氏大棋盤戰略學說所未提及之中東國家情勢及對美中東政策回應。

就議題範圍而言，筆者將以川普政府執政時期中東戰略與前朝相較之異及以大棋盤戰略所觀應實施政策為觀察重點。一方面這議題的重點，係探究不同決策者對一地區影響之重要性。另一方面則在於此議題上，筆者欲觀察在中東地區是否因美政策而有趨於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和平或更趨混亂之政治局勢。基於此兩方面的考量，筆者將討論 911 事件結束後迄今，美國戰略運用整體脈絡並重點觀察雙邊產生之化學效應等影響，除對雙邊政治局勢等狀況有所掌握，並試圖分析美國未來對中東地緣戰略發展走向。

二、研究限制

本論文係以大棋盤戰略理論下之川普對中東地區戰略作分析，而筆者以該理論作限制係因該戰略有提及中東地區屬歐亞大棋盤之樞紐之一、美國對於中東地區之現行及未來情勢應如何應對，以及作為離岸平衡之棋手，應確保沒有單獨國家掌控這塊地緣空間等，前述議題係與現行美國政府對中東地區之外交政策大方向多有相似之處，惟未針對應如何面對並壓制該地區恐怖主義多加琢磨，另本論文參考資料將以國內文獻資料為主，英文官方文件及學者譯本資料為輔，筆者針對前揭限制，將盡力查詢美國及亞太地區學者之相關翻譯著作及文章，並參考美國及中東地區相關領導人在公開會議所發表之重要談話及官方文件，從中觀察雙邊態度與回應。再者，筆者也會參考臺灣學者對美國學者的翻譯著作，透過資料檢視俄羅斯之對外態度，並加以對照、補足。除此之外，筆者也將透過第三國學者之著作以得到較客觀的觀點， 例如中國及臺灣學者對美國及中東地區關係之期刊與著作頗豐，對本論文有很大幫助。

最後，筆者之研究時間點與現在頗為接近，因此相關之著作與文獻較缺乏，為彌補此不足，筆者在蒐集資料時輔以大量網路與電子資料庫資訊，包括國內外重要新聞媒體報導、知名智庫評論等等，從中觀察最新發展動態加以分析。

第五節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區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研究範圍與限制及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主要梳理學者布里辛斯基所提出大棋盤略理論的緣起及發展，並將此地緣戰略套用於中東地區撲塑迷離之情勢，另再以回過頭探討美國於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歷任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總統所制定戰略之於中東地區之回顧，其中區分「制度面」、「運作面」等兩大面向分別敘述，探究制度訂定、訂定內容、對中東影響、外交政策比較及關鍵性轉捩點等做論述。

第三章主要討論川普總統上任之後，其身為美國新任決策者對於中東地緣戰略之背景，即其所領導執政團隊之戰略構想及依據，並了解其對中東地區之戰略手段，探究其制衡該地區之模式以及實際於該地區運用操作政策之方式，從中研究川普政權與前朝政府之異同，藉以得到川普政府中東地區思維為小結。

第四章是在熟悉大棋盤地緣戰略以及川普施於中東地區地緣戰略關係，並掌握現行中東政策走勢後，研究美國未來中東地緣戰略之未來趨勢，並從文獻蒐集瞭解大棋盤地緣戰略之於美國川普執政時期地緣政策所面臨之困境挑戰，進而研究出理論與實務之間的異同利弊。

第五章為結論，藉由第二、三、四章的討論與觀察，筆者將總結大棋盤地緣戰略的整體觀點與川普於中東地緣戰略此兩個議題，反映出兩戰略間所主張之內涵及影響，期許討論出未來美國與中東地區關係之可能發展，以及是否可能出現轉變，以獲得最終結論。

本論文章整體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第五節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地緣戰略與美國中東戰略回顧

第一節　大棋盤地緣戰略緣由與發展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第二節　大棋盤地緣戰略與中東地區情勢分析.
第三節　911 事件後美國中東戰略回顧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川普政府中東地緣戰略發展
第一節　中東地緣戰略情勢背景
第二節　中東地緣戰略政策背景
第三節　中東地區地緣戰略手段及運用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川普政府對中東地區地緣戰略與大棋盤地緣戰略比較
第一節　美國於中東地區之戰略走向
第二節　中東地緣戰略未來趨勢
第三節　大棋盤地緣戰略之於川普中東地緣政策之困境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第二章 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地緣戰略與美國中東戰略回顧

第一節 大棋盤地緣戰略緣由與發展

大棋盤地緣戰略學說出自於美國著名的波蘭裔國際關係暨地緣政治學者-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其於1966至1968年曾經擔任前美國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顧問，並於1977年至1981年擔任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而在布里辛斯基擔任卡特總統麾下之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卸任以降時期，其經歷了蘇聯解體導致歐亞大陸權力板塊重新多方角逐，促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後觀察到中國雄心勃勃崛起的野心，並分別於1989年、1993年出版《大失敗： 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THE GRAND FAILURE：The Birth and The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及《失控：解讀新世紀亂象》(Out of control :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等著作，其反覆驗證並充分體會到歐亞大陸地緣戰略之重要性，爰秉承著現代地緣政治學之父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1904年倫敦四月號《地理學學刊》中發表《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中所提及的「世界島樞紐」之說為立意基礎-即認為歐亞非所構成之大陸板塊屬於世界核心地帶，能主宰這塊世界島等同於主宰全世界-，該段論述將布里辛斯基美國地緣戰略的構思想法起了個開端。

其後，麥金德於1919年著作了《民主的理想和現實》(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一書，此書再次為其所支持的陸權論作一更加深入的論述，如前述所說，麥氏將歐、亞、非三洲合併統稱「世界島」，另再細部把波羅的海、多瑙河的中下游地帶，黑海、小亞細亞、亞美尼亞、波斯和蒙古等區域稱為「心臟地帶」，再者，其以亞得里亞海和北海為界，將歐洲分為東歐和西歐，並指出東歐佔世界島中極其重要之地緣戰略地位，並引述流傳後世之名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言，即「誰統治東歐誰便控制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世界島；誰控制世界島誰便控制世界」，[47]而這一「世界島及心臟地帶理論」深深影響布里辛斯基的地緣政治世界觀。

除此之外，布氏亦受美國外交政策古典現實主義的發起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所提倡之「邊緣地帶圍堵心臟地帶戰略」影響，其於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一書提及美國的安全源自歐亞間之權力平衡，如果歐亞均勢有所失衡，美國將面臨被圍堵之態勢。另該書亦指出美國如欲避免被圍堵的局面，在和平時期就必須密切注意歐亞等國家聯盟之崛起，並不得使任何國家或多邊聯盟以優勢霸權出現於歐亞非大陸，其次，亦須阻止實際上和理想上與西方文明完全相左的霸權國家統治前開地區，最後，該書強調不論是在戰爭時期抑或和平時期，都必須防止崛起之國家聯合結盟來反對美國。[48]

綜觀上揭兩套理論，布氏以此為立意出發點進行彙整並構想，為以制定一套適用於美國之歐亞大陸地緣戰略。布氏後於1997年著作出《大棋盤》一書(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而該書係作者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至冷戰結束為觀察期間，藉以指導美國成為全球大國所需達成的目標，並對未來發展前景、規劃進行預測及構想之建議書。

該書主軸著重於將歐亞大陸視為世界中心為基礎，歐亞大陸人口數約占世界百分之七十五人口，而其所設關鍵企業及自然能源在全球占大部分之份額(國家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額約百分之六十；能源占世界總額約百分之七十五)，而目前世界經濟體排名中，緊追美國於後的五名國家亦皆位於歐亞大陸板塊(中、日、德、英、法)。綜上，布里辛斯基所秉持將歐亞大陸視為世界島樞紐之看法其有來自，其認為美國是迄今為止第一且唯一的全球性超級霸權，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後一個超霸，惟該霸權地位將會

[47]Halford Mackinder 編，武原譯，《民主的理想和現實》，(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 ，頁150。
[48]Nicholas John Spykman 編，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 ，頁64、78、83。

DOI:10.6814/NCCU202101496

逐步衰落。這不僅是因為民族國家間日益相互滲透，更是因為資訊、科技等知識廣泛地被傳播和分享，前揭媒介構成的網絡打破了國界限制[49]，是故美國必須在歐亞大陸上發揮經濟及政治之影響力，並以政治仲裁者之角色穩定該大陸之均勢[50]，避免有國家或聯盟的迅速發展而威脅到美國安全。而在這將歐亞大陸視為戰略大棋盤之基礎下，其視法國、德國、俄羅斯、中國和印度為地緣戰略國家，前開國家係有能力、民族意志在其國境外運用力量或改變現有地緣政治狀況來影響美國利益而座落在大棋盤之棋手，這些國家各自在不同地理方位並基於各自實力，互相在棋盤上博弈、合作、競爭以謀取利益；另布氏視烏克蘭、亞塞拜然、韓國、土耳其和伊朗等國定位為地緣支軸國家(亦稱地緣政治樞紐國家)，亦即能利用其所處的重要敏感之地理位置、政局脆弱易受掣肘之狀態來影響甚至控制地緣棋手[51]，亦即時而扮演一個重要國家或區域之防禦盾牌；時而對指標性之地緣戰略國家產生重大政治、文化影響力。

而布氏在制定美國對歐亞大陸地緣戰略之立基點首先須採取兩項基本步驟，藉以統整出前開所稱地緣戰略國家及地緣政治樞紐國家，促成地緣戰略之整體構思：

一、首先，需確認並找出地緣戰略上活躍的歐亞大陸國家，其中要件包含需有實力引起國際權力分配之重大轉變、有辦法解讀其政治菁英的關鍵外在目標、及追求目標可能後果。而美國亦須對所找出之歐亞大陸國家確認其地理位置及存在，對更活躍的地緣戰略國家或區域情勢做出觸媒作用。[52]

[49]張思雨，〈美國的主導地位與世界新秩序—評布熱津斯基《大棋局》〉，《商 Business》，第 24 期，2016 年，頁 114。

[50]Zbigniew Brzezinski 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 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頁 1。

[51]張卓，〈《大棋局》評析-布里辛斯基的美國全球霸權體系構想〉，《湖北函授大學學報》，第 14 期，2014 年 8 月，頁 45。

[52]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三版)，頁 47。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二、其次，要制定明確的美國政策去彌補、調和及掌控歐亞關鍵性國家，以維持並促進美國重大利益。同時亦要提出更完善的地緣戰略概念，以建立全球規模的互聯關係。[53]

隨著全球網絡的無遠弗屆、核子武器及科技的迅速發展，進入 21 世紀後，中東地區國家間的明爭暗鬥越加複雜，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應以何種地緣戰略介入，決定了此一地區的後續走勢，以現今世界霸權態勢探究，美國既不若 19 世紀末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秉持著攻勢新現實主義般擴張海軍版圖，逐步稱霸全球重要航道，亦不若冷戰時期間，與蘇聯針鋒相對形成兩股他國皆無法侵犯之兩大超級強權，對應著布里辛斯基在《大棋盤》一書中提出之大哉問：「美國的全球霸權雖史無前例，且迄今並無對手，但它是否就此能高枕無憂，從此不受挑戰？」，21 世紀以降，美國仍處於世界強權之列，現論斷該強權之衰落仍言之過早，惟在經濟及國防上觀察，其對國際關係影響力相對比例下降的確為不爭事實，依據世界銀行資料統計，其國內生產毛額 GDP 佔全球比例從 1950 年代將近 50%，降至 2015 年僅約 24.2%(18.22 兆美元)，並維持 24%左右之 GDP 直至 2019 年(21.43 兆美元)[54]，另依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資料統計，國防開支佔全球比例也從 1950 年代近半成降至 2015 年約 35.5%(5.96 千億美元)[55]，雖於 2019 年升至約 38.2%(7.32 千億美元)，仍與世界他國差距有拉近縮小之趨勢[56]，尤其追趕在美國後面的國家多位於歐亞大陸之政體，爰布氏建議美國須付出更多心力去注意針對位於歐亞大陸關鍵指標性國家之變化，並擬定出相應之「管控」方案是不可避免的。

---

[53]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三版)，頁 47。

[54]The World Bank，〈GDP (current US$)〉，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5&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start=2015&view=bar

[55]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5〉，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604.pdf

[56]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9〉，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4/fs_2020_04_milex_0_0.pdf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而延續著布氏的大戰略學說，後續諸多學者亦針對美國霸權不再像以往強勢，並應如何布局歐亞大陸之戰略多有論述，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羅伯特·亞特(Robert Art)在2003年《美國大戰略》（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書中指出：「維持歐亞大陸國家之間的深度和平，乃美國首要之國家利益」，另該學者建議美國應運用「選擇性干預戰略」，將軍事、經濟或政治力量著重在重點目標國上，而換句話說，此主張亦表示美國已不若如過往般可以憑藉自身超霸之權力到處任意實施制裁。而布氏秉持的該學說，於2004年出版《抉擇：統治全球或領導全球》（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一書，此書強調美國與以往歷史上強權所處時代環境有所不同，在經歷911恐怖攻擊事件後，並隨著美對伊拉克戰爭陷入泥沼且無法止戰之困境，其施行的干涉霸權所帶來反效果即是國內本土安全易成箭靶，尤其現今科技日新月異及能輕而易舉深入全民之網路系統，美國傳統優勢已日漸下降。是故，布氏提及「漸進而有秩序地走下霸權地位」，將可形塑一個更具共同利益的國際社會。最後，美國哈佛商學院的會計學暨貝克基金教授羅柏・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地理的復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書末，亦同於布氏觀點，其以羅馬帝國衰落為例，再次提出大哉問：「美國該如何做好準備，漫長但優雅地從歷史中退出，不再擔任霸權大國？」[57]

上揭論點仔細闡述了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地緣戰略緣由與發展，綜上所述，筆者從該戰略學說觀察到布氏將美國戰略著重在歐亞大陸之重要立基點，而其中《大棋盤》書內篇章有提及地緣政治樞紐國家之中心之一-「歐亞巴爾幹」-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喬治亞、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國。該篇章所涉及區域包含情勢複雜的中亞及部分中東地區，雖未描述所有中東地區國家之發展，惟筆者欲以布氏於該書所述觀點切入該地區走勢之大方向，並對

[57]蔡東杰，〈新地緣時代來臨及其戰略意涵〉，《歐亞研究》，第1期，2017年10月，頁6-8。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應到現今美國執政者所實施之中東戰略方向，便是筆者於該論文欲探討並研究之重點。

第二節 布氏大棋盤地緣戰略下中東地區情勢分析

在布氏大棋盤地緣戰略下所述之歐亞巴爾幹地區情勢所列國家非屬以往所定義之傳統中東地區所含國家，多數國家屬於所謂大中東地區[58]所涵蓋之國家(如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喬治亞等國)，另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等國家便屬傳統中東地區國家，該章節係以布氏書中所提大中東地區國家為類別進行分析，並以俄羅斯與中國的干涉介入為章節轉折，最後再以美國應於該地區擔任何種角色做小結。

一、高加索三國(指的是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及喬治亞等三國)

（一）亞塞拜然：首先提及之國家為亞塞拜然，亞塞拜然位處地緣政治重要樞紐地帶，東臨裏海擁有充沛水資源，而其因信奉伊斯蘭教以及政治、種族.上屬親土耳其派國家，爰便與北邊相鄰之俄羅斯形成非屬友好之關係，雖難免受迫於俄羅斯之政治壓力，但該國所盛產石油、天然氣所構成之能源管線能不受該國所左右，並穩定提供給與俄羅斯交惡之土耳其，另其天然之國家屏障也使俄羅斯不易將政治勢力深入大中東地區[59]。

（二）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信奉基督教，並將該宗教視為國教，因歷史上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之關係而與土耳其交惡並親俄羅斯。而其東接亞塞拜然，復因納卡地

[58]大中東地區：英文為 The Greater Middle East，該詞是美國小布希政府於 21 世紀的前 10 年創建來描述穆斯林世界附近的國家，尤其是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地理學名詞，並包含一些位於南高加索和中亞的國家。一些學者會用此名詞來形容全部以伊斯蘭教（穆斯林）為主的國家，但這個說法不具有普遍性。大中東地區有時也會稱為新中東地區(The New Middle East）或大中東計劃（The Greater Middle East Project），〈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8%AD%E4%B8%9C%E5%9C%B0%E5%8C%BA。

[59]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三版)，頁 168-169。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區主權問題及宗教相左與亞塞拜然間戰爭延燒不斷，而俄羅斯及土耳其則分別成為該兩國間背後之支持資助者[60]。

（三）喬治亞：喬治亞主要信奉東正教，其相較於上開二國多數 9 成人口都屬同種族人，喬治亞內本國種族人僅占 7 成，而其於大棋盤戰略提出時仍屬俄羅斯介入之國家，並有於該國設置俄屬軍事基地，以阻止土耳其染指[61]。

二、哈薩克及烏茲別克

布氏將該二國放在一起探討，哈薩克主要出產石油，並與該能源供應與俄羅斯保持一定經貿關係，其人口組成俄羅斯人占總人口數約百分之三十五，因而很難以種族及語文為基礎去推動建國工作，而甫建國之國內俄羅斯民族亦因怨懟非俄羅斯之領導階層，導致國內種族間有所分歧隔閡；另烏茲別克主要出產棉花，其雖領土面積及天然能源不及前者，但人口數多出許多，更重要的是種族同質性高出許多(烏茲別克人高達 7 成多)，復以該國政治菁英以該國首都撒馬爾干塑造為中亞集宗教、天文及藝術為大成之文化中心，使國民有強烈的民族團結意識感，而相對地，其種族隱憂並非完全沒有，即是該國境內之塔吉克裔人，其對當年莫斯科所劃定之國界感到怨懟[62]。

三、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

布氏將該三國放在一起探討，並先以種族同質性進行比較，先以土庫曼進行探討，因土庫曼人口組成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五屬土庫曼人，是故相較其他兩國更有團結意識感，且其因距離俄羅斯有一定距離，較不易遭俄方政治介入，另其天然氣及石油的能源蘊藏，使該國人民多數較能獨立自主生活；而吉爾吉斯方面，其人口組成較為多元，吉爾吉斯人佔總人口數百分之五十五，烏茲別

[60]同註 13

[61]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三版)，頁 169。

[62]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三版)，頁 170-171。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克人佔約百分之十三，而俄羅斯人從該國獨立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降至獨立後之十五，其雖因礦產資源豐富及天然景色優美使觀光業有所發展，惟因俄羅斯人在獨立前在經濟工程技術佔有一席之地，獨立後之人才流失造成經濟有所損傷，另其地緣位於中國及哈薩克之間，使其政治及經濟前景相當程度繫於其之間；最後在塔吉克方面，其人口組成約百分之六十五屬塔吉克人，百分之二十五屬烏茲別克人，而該國於獨立後即陷入以政體改革、獨立後國家發展道路及宗教之爭，使俄羅斯得以以政治力及軍隊介入，而其接臨亦擁有多數塔吉克裔人之阿富汗，使該國家地緣政治受阿富汗及俄羅斯左右，經濟因依靠棉花及鋁業，受戰爭影響多屬貧困[63]。

四、阿富汗

阿富汗境內人口組成多元，國內的帕什敦人屬多數人口，約佔百分之三十八，其次依序為塔吉克人和哈札拉人，惟其國內不同種族間之歧異造成嚴重分裂，而1979年所發生之蘇聯阿富汗戰爭，也造成國內反俄羅斯佔領軍之聖戰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而後續伊斯蘭極端意識崛起，讓該國成為塔利班恐怖主義發展的溫床，使該國被認為大中東地區的民族大汽鍋[64]。

五、土耳其與伊朗

布氏將該二國放一起討論，在土耳其方面，土耳其人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庫德族人約佔百分之十八至二十，而該國庫德族人集中於東部地區，因受到伊拉克及伊朗境內迫害庫德族之影響，而使土耳其境內之庫德族有獨立建國之聲浪，亦使政府軍時有鎮壓行動，而其內部政治傾向也因地緣宗教等影響分為三方向，分別為傾向成為歐洲國家之西方主義派，因回教徒因素傾向中東及伊斯

[63]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8月三版)，頁172-173。
[64]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8月三版)，頁174。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蘭世界之南方主義派以及具歷史使命民族主義，視土耳其語系為本區域稱雄之東方主義派；伊朗方面，其人口有五成多屬波斯人，四分之一屬亞塞拜然人，其餘種族則為庫德族人、俾路支人、土庫曼人、阿拉伯人及其他部落，伊朗將所信奉什葉派視為國教，與其他信奉遜尼派國家形成對立，而其因對美國有所仇視，使戰術及戰略上仍採親莫斯科路線[65]。

六、大國間之多方競爭

在大中東地區上地緣政治樞紐地帶之競爭中，直接競爭者包括俄羅斯、土耳其、伊朗及中國；間接競爭者則為烏克蘭、巴基斯坦、印度及美國，而在這樞紐地區上，多國間競爭的便是地緣政治權力、龐大資源、並實踐宗教之使命及區域安全，以下係針對除巴基斯坦及印度與中東地區走勢較無關之二國之外進行探討。

(一)俄羅斯、土耳其、伊朗：布氏認為該三國屬相互直接競爭者，皆為爭取該地區地緣政治及經濟利益影響力而有所企圖心，以上開三國地緣競爭利益指向進行分析，俄羅斯以往南指向亞塞拜然及哈薩克之利益為目標；土耳其方面以往東穿過亞塞拜然及裏海，最終朝向中亞地區為目標；伊朗則以兩方向為目標，其一向北朝向亞塞拜然，其二朝東北向土庫曼、阿富汗及塔吉克。俄羅斯方面，其於蘇聯解體之後，以成立獨立國協方式，欲恢復俄方政治及經濟勢力之運作機制，惟於國家民族意識抬頭及歐美國家介入下，俄羅斯業不若以往獨裁政體般有權有勢，加以中亞中東國家間之經濟同盟，俄羅斯不若以往能掌控並壟斷大中東地區之能源經濟(哈薩克、土庫曼、亞塞拜然等國跳過俄羅斯而有通往中東、歐洲或中國之輸油管線)；土耳其方面，該國語系民族勢力散佈於大中東地區，惟因土耳其政治及軍事力量相當有限，仍不足以抗衡俄羅斯而形成獨佔之政治勢力，現階段係穩定加強與美國及大中東地區國家間合作；最後，在伊朗方面，其當初於全盛時期

[65]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8月三版)，頁 175-176。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以橫跨高加索三國、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及以色列等領土建立之波斯帝國為傲，而現今雖無獨霸該地區之力量，仍在伊斯蘭教人口勢力上有一定競爭力，而其以宗教利益進行擴張便是該國之目標[66]。

(二)中國：在布氏大棋盤學說下，其認為中國在大中東地區角色較為有限，惟該國亦為避免俄羅斯權力之手觸及該區域，其亦須維持著最低限度之介入，並支持著該地區新興國家自主獨立，卻也提防著新疆將以新興獨立國家為標竿進行獨立，爰同步尋求鄰國哈薩克保證，協助進行異議越界份子之鎮壓。另該地區之豐沃能源亦屬中國所欲汲取之利益[67]。

(三)烏克蘭：烏克蘭部分係為尋求獨立後之能源自主性，避免與俄羅斯合作並打擊其黑海之影響力，爰與亞塞拜然、土庫曼及烏茲別克保持密切關係，並與土耳其合作，支持土國將該地區石油輸往土國港口等作法[68]。

(四)美國：身為離岸之獨霸強權，美國所需扮演之角色及主要利益便是要確保沒有任何一國家壟斷並控制該一地緣政治空間，並使全球社會網絡都能與該地區有暢通之財務金融及經貿往來，爰此，美國會加以阻止企圖壟斷該地區網絡之任一國家或團體。而布氏針對美國須於大中東地區所應處理之議題，著重於土耳其及伊朗之關係。在土耳其方面，應與該國培養出戰略夥伴關係之共識，運用其身為全球民主大國之影響力，協助土耳其加入歐洲聯盟，避免該國轉而伊斯蘭極端主義化，並否決北約組織之擴張，另應支持土耳其建立自亞塞拜然之巴庫至土耳其地中海岸錫罕港之輸油管，使土耳其成為由裏海輸出石油天然氣能源之主要輸出國之一；在伊朗方面，布氏認為美伊間持續敵對並不符美國長期利益，而應展開與

[66]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 8 月三版)，頁 177-182。
[67]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 8 月三版)，頁 182-183。
[68]同註 21。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伊朗之對話平台，同意伊朗、亞塞拜然與土庫曼間建立之經貿能源網絡，如此一來，更能有助於該地區之權力穩定平衡[69]。

綜上所論，布氏針對大棋盤戰略學說所描述之中東情勢，係針對 20 世紀末偏向中亞之大中東地區進行分析，而在最後提及美國應與何國家結盟、介入以穩定該地區政經局勢，避免俄羅斯在此樞紐紮根，壟斷能源及政治，及阻止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之滋長等用以作為該戰略放諸歐亞巴爾幹地區之框架，並認為土耳其及伊朗為美國進行地緣戰略佈局之首重之國。

筆者認為布氏所論美國應將未來戰略布局歐亞大陸，並以歐亞大陸地帶(東歐、中東至中亞一帶)為地緣戰略樞紐等論，與小布希至川普政府在任期間針對亞太地區戰略佈局大方向大體相符，惟布氏所提出之大棋盤戰略並未對大部分傳統中東地區國家情勢多作琢磨，另自 21 世紀起，911 事件後全球對非傳統威脅之重視，以及恐怖組織於中東地區大肆崛起，造成該地帶政治紊亂動盪之部分，布氏亦未詳加敘述。綜觀中東地區，係連接歐亞非大陸之交會點，同時也是地中海、紅海、阿拉伯海、黑海及裏海等具有豐富海洋資源之要衝地帶，並控制著波斯灣、蘇伊士運河、普魯斯海峽等重要水道，更掌握著全球極佔多數之石油供應資源，隨著蘇聯解體復以伊斯蘭極端政權崛起，為避免極端政權主導該樞紐地帶致威脅全球政治、能源、經濟等供應鏈，美國須介入該地區之重要性更是迫在眉睫。有鑒於此，筆者欲於後續章節探討 911 事件後美國中東戰略回顧及情勢分析(傳統中東地區)，並於第三章加以著重於川普政府中東地緣戰略發展，最後，於第四章節，將布氏大棋盤戰略學說與川普政府執政期間所實施之中東戰略進行比較，並試圖得到如後所述之預期成效：前者隨著時空背景之更迭，戰略內容是否有不合時宜之處；另後者所提出之新戰略，其戰略內容與前者相較是否仍有待補足之處，藉以達成筆者撰寫研究本論文之目的。

[69]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三版)，頁 268-269。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第三節 911 事件後美國中東戰略回顧

美國針對中東地區之戰略不斷隨著該地區環境變化而隨之調整，其戰略環境包含美國於中東地區之利益、美國與中東各國之雙邊關係、國際層面、地區層面格局、以及美國國內輿論、政治等因素致使政策行使會有所限制。自 20 世紀以來，美國中東政策主要歷經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係屬冷戰期間，美蘇兩國在冷戰期間維持著危險平衡之格局，而這也牽制住美國在中東地區之影響力，而美國當時針對中東地區之主要戰略係有三，首先是防止蘇聯之勢力深入中東中亞等地、再者係為穩定中東地區穩定之石油價格和供輸、最後是維護以色列及遜尼派阿拉伯國家之安全。[70]而第二階段屬第二次波斯灣戰爭戰勝及蘇聯解體冷戰正式結束後，美國於此期間擁有中東地區之主導權，而當時中東國家境內並無足以威脅美利益之力量，時任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Bush)及次任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便以積極主導中東國家間和談並不許歐洲、俄羅斯、日本等國介入為主要方向，並同時部署波斯灣地區軍事部署、打擊激進之伊斯蘭勢力、支持以色列和埃及為目標。[71]而 911 事件之後即屬美國針對中東地區大規模進行戰略調整之分水嶺，也進入第三階段，雖然中東地區地緣環境並無產生本質上之變化，惟因恐怖攻擊直接性威脅了美國國土安全，使對中東戰略朝向反恐政策、反美及伊斯蘭極端主義而行，而本小節便是聚焦於 911 事件之後小布希及歐巴馬執政時期中東戰略回顧進行深入探討。

一、小布希政府執政時期

911 事件之後，時任總統小布希於國會演講時，正式揭櫫「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之言論，意即將動用所有資源及手段打擊全球恐怖主義，並嚴厲警告不遵從美國恐怖行動便是支持恐怖份子，另視持續包庇或支持恐怖活動之國家為美國敵對政權，上開言論正式展開美國以反恐為主要中東戰略之開端。以下係針

[70]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1987、1988)。
[71]Robert Statloff, “The Path to Peace”,Foreign Policy, 1995, No.100, 25th, p.111。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對小布希政府針對國家安全戰略裡中東面向以及相關指標性國家所做之戰略調整進行分析：

（一）國家安全戰略重新調整

重大歷史事件可能導致一個國家安全體系之調整甚至完全更改，尤其是該國於國際上有超強權力及地位時，其安全體系或戰略之調整往往足以影響其他國家，而 911 恐怖攻擊事件確實影響了美國其對於國家安全之考量，其將恐怖攻擊躍升至國家安全所需評估之首要事項，並將中東地區威脅列為 2002 年新修訂國家安全戰略所提及之安全趨勢內，而此安全趨勢共計五項，分別為「地緣距離所提供之保護大幅減弱」、「中東至東北亞地區域安全發展」、「越多威脅及挑戰來自於弱國及政治動盪無政府地區」、「軍力及權力分散至非國家行為者」、「需增強威脅來源之多元及不可預測性並強化處置能力」等，其中第二、三點便有提到中東地區係屬不穩定地區，多數國家處於政權及反抗軍間之激烈角逐運動，抑或蘊含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核生化武器(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國)，而在政治權力無法處於平衡安定底下，槍枝等軍械濫用、非法交易層出不窮，變成恐怖主義團體萌芽之搖籃，如基地組織、哈瑪斯、真主黨、回教聖戰組織、穆罕默德大軍等之濫觴。另在新修正之戰略內，小布希明確揭櫫了幾項戰略概念，其後續皆有將戰略體現並實行於中東地區：

1. 單邊主義及先發制人之戰略手段

911 事件後，小布希經與其內閣政府討論後即選定反恐戰爭之攻擊目標，並在國際上以意願聯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之形式取代國際聯盟或集體安全組織，意願聯盟係屬暫時性結盟，如此一來，美國能針對任務性質來建構團隊，並於任務開始前及完成後不需拘泥於聯盟諸多規定受限制並能隨時解散。另外，2002 年國家安全戰略亦納入「先發制人」戰略，亦即如允許極端恐怖份子握有毀滅性武器之可能以及等待判斷敵人是否進攻等意圖所產生之風險，將無法避免美國將處於危險之中，因此必須不待危險完全形成便採取預防性行動，此便是該戰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略之意涵。其中前開戰略之應用，阿富汗戰爭即是實踐了小布希政府在目標、手段上實施單邊主義，行動上實施多國意願聯盟之行動；另伊拉克戰爭則是小布希認該國屬流氓國家且握有大規模毀滅武器，而實施先發制人之實例。其後在 2006 所新發布之國安戰略報告內堅守此一先制戰略，惟因伊拉克戰爭失利造成國際國內輿論，小布希在新修正報告中，將單邊主義之風格轉向轉型外交，即強調與盟友進行合作。[72]

2. 將反恐及反武器擴散視為戰略中心

即強化相關反恐反擴散能力來嚇阻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運用，而小布希政府更於 2002 年底公佈「打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國家戰略」(National S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73]及 2002 年 5 月 31 日公布「防止擴散方案」(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PSI)加深此一理念，避免有擴散嫌疑之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運輸或獲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殺傷性物資[74]，該概念之運用亦作為美國認為伊拉克境內蘊藏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於後續發動伊拉克自由戰爭時之行動依據。而儘管其後美軍並無找到大規模毀滅武器之證據，為徹底消除該區動亂分子，小布希在之後 2006 所發布之國安戰略報告內仍堅持伊拉克戰爭有持續進行之必要。

3. 將民主自由思想輸出戰略

自小布希就任前，柯林頓政府即視民主自由為美國對外戰略利益之主要目標之一，而其主張之「接觸與擴大」戰略便提及美對外戰略利益需仰賴擴及民主及自由市場國家社群達成。而到了小布希總統執政時期，其以康德「民主和平論」為基礎，並於安全戰略報告所提出「發展圈」概念，即認為民主係經濟發展之根

[72]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2006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2002、2006)。

[73]蔡政修，〈九一一事件後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以波灣戰爭與北韓核子危機為例〉，《問題與研究》，43 卷 6 期，2004 年 11、12 月，頁 140。

[74]同上註。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基，國家應藉著開放社會及建造民主共有之基礎建設以擴大經濟發展圈，而美國則須將全球加入發展圈作為國際政策之道德命令。[75]，該該念之運用係有實施於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後，小布希視協助阿富汗於戰後建立各項民主制度，並推翻極權政權(如海珊政權)使該地區恢復民主視為重大戰略，另於 2003 年 11 月提出之「邁向中東自由戰略」、2004 年 6 月於八大工業國高峰會議上通過之「大中東計畫」，並於 2006 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再次加深有效民主及自由統治之概念、闡述遵從此戰略才能促使經濟回穩，實現民主國家安全。

4. 基於能力之戰略思維調整

據 2001 年美國國防部所公布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所述，該內容完整闡述了美戰略思路從著眼威脅於何處之基於威脅轉變為基於能力進行調整，而其係為因應敵人威脅已從可明確知道目標之傳統大國，轉變為置重點於敵人如何作戰之方式，而非敵人是誰、威脅位在何處及戰爭在何處爆發等。而自中東地區所發跡並四散至全球網絡之恐怖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便是小布希執政時期所重視「基於能力」之目標。[76]

（二）對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略

小布希初期以「預防性干涉」戰略，復以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的名義發動，又以得到國際間外交支持以及聯合國決議合法性（聯合國安理會第 1368 及 1373 號決議)等為基礎，先行展開對阿富汗之空中轟炸行動。同時，美國與英國亦與阿富汗境內活躍的「爭取拯救阿富汗聯合伊斯蘭陣線」(又稱北方聯盟)結成同盟，俾共同對抗並推翻塔利班政權[77]。而此舉在中東地區國家方面，不同國家針對美國大規模的反擊也有所不同之回應，伊拉克政府指陳 911 事件是美國以霸權惡行獨道

[75]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2006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2002、2006)。

[76]U.S. 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ress,2001), p13-14。

[77]Most Opium Reported Grown In Northern Alliance Areas, “UN WIR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612111007/http://www.unwire.org/unwire/20011005/19106_story.asp。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所致之自食惡果；埃及、約旦、敘利亞、伊朗、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安曼、葉門等波斯灣沿海國家政府幾乎對 911 恐攻事件之發生深感遺憾並對攻擊者大肆譴責；而民眾方面，大部分阿拉伯民眾因平時便對美處理中東事務有所怨懟，該攻擊發生後民眾皆因美受攻擊而有慶祝情事，同樣地，巴勒斯坦、黎巴嫩、加薩走廊、約旦河西岸等公民也為此舉行反美慶祝活動。[78]

而在小布希政府於 2002 年提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後，其針對中東戰略內容有所著墨，其將戰略重點分為東西線並分別施以強硬及溫和路線，東線置重點於以推翻海珊政權、牽制伊拉克政治並進一步箝制住伊朗和敘利亞為目的，並以該國藏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及恐怖分子為發動依據，藉以發動「伊拉克戰爭」；西線則置重點於推動中東和平路線圖之計畫(Roadmap Peace Plan)，呼籲建立一獨立之巴勒斯坦國，並與以色列和平共處，促成解決巴以衝突為主要目標。[7980]東線部分，伊拉克戰爭於 2003 年 3 月爆發後，美英聯軍即以優勢軍力迅速佔領巴格達，並於當年 12 月順利拘捕薩達姆・海珊，惟伊拉克陷入無政府之狀態使許多零星的反抗軍對美國以游擊戰方式進行對抗，使伊拉克戰役陷入膠著而無法全身而退。而在推翻海珊政權後，小布希以民主和平導入中東地區之理想持續存在，並欲將伊拉克也塑造成有代議制政府並實施民主自由法治之國家[81]，其政策包含協請聯合國、國際非政府組織提供人道援助、訓練官方軍警以組建維持秩序之新政府軍、組成臨時管理委員會以重新制定自由民主之新憲法、並將該國石油進出口資源納歸美英當局、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進行籌劃建立[82]。

[78]黃長泰，《911 事件後小布希政府中東政策：文明衝突論之觀點》，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2007 年，頁 89。
[79]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2002)
[80]Roadmap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Israeli/Palestinian Reciprocal Action, Quartet Support'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2003.7.16。
[81]Richard Haass, “Planning Policy in Today’s World”,http://www.state.gov/s/p/rem/2003/20910.htm。
[82]Donald H.Rumsfeld, “Core Principles For a Free Iraq”,Wall Street Journal, 2003。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三）對巴勒斯坦及以色列戰略

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兩大民族間之衝突已存在了幾百年之久，不論是歷史事件、宗教、種族及主權上等歧見皆有許多仍待解決之事項，冷戰時期美國係因將重心放在圍堵蘇聯勢力擴張上，對於以巴之間問題並未加以斡旋，且多以協助以色列單邊軍事經濟援助為主要政策，對巴勒斯坦方問題解決無明確架構和目標，而此情形在美國卡特總統就任後有逐漸轉變，卡特總統在任職期間促成以埃大衛營會談，並對巴勒斯坦自治提出三階段規劃，雖最後無疾而終，惟該會談仍有促使以色列埃及雙邊和平正常化[83]，其後於雷根政府執政時期，起初對中東地區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採放任態度，惟因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美在阿拉伯地區地位下降、復以民眾同情巴勒斯坦人輿論、美國石油集團、軍工複合體等中東利益受損之壓力迫使，雷根政府始推動「雷根計畫」進行相關中東和平進程[84]。而後續接任之老布希總統、柯林頓總統執政時期皆延續著前朝欲將以巴間推向全面和平作為中東地區長遠目標邁進，並主張著巴以間應以聯合國第 242 號、338 號決議案「以土地換和平」、雙方應履行應盡義務為原則促進和談。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後，以巴關係有了突破性之進展，美國在此次戰爭獲得壓倒性勝利，復以巴勒斯坦在此次戰爭間也因國內起義造成政局趨於弱勢，使美以在斡旋上有所強勢影響，1993 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及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白宮簽署了奧斯陸協議，該協議在以巴衝突間各項談判進程裡，具有不凡之意義，該會議中以巴雙方首次和平會面、握手、並公開承認彼此政權的統治正當性與存在性。

而該協議分為二階段進程，第一階段係使雙方能在 5 年內建立互信互助的基礎，而在該階段主要目標，先是有共識為以巴和平進程畫出藍圖，提出政策包

[83]Alan R. Taylor,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Midddle East”, p84-86。
[84]Alan R. Taylor,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Midddle East”, p98-100,120。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含，以色列軍隊應撤出加薩走廊與巴勒斯坦西岸、扶植成立由巴解組織領導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巴雙邊在能源、原料與貿易等方面互相合作等。

1995 年 9 月，雙方再於埃及開羅進行該協議第二進程主要內容係為將巴國自治政府管轄的西岸地區劃分為三級（ABC 區），A 區域軍事行政由自治政府管轄，B 區由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共管，C 區域的行政軍事權則是屬於以色列政府。惟 B、C 區域佔整個西岸自治區域超過 8 成，實際屬巴勒斯坦政府能自治行政與軍事管轄的範圍僅不到 2 成，後來，1995 年 11 月拉賓遭暗殺後，和平進程遭遇極大困境，巴勒斯坦經濟未因該和談有所改善法，以色列定居地也未予以拆除，而後續以色列總理候選人引發之聖殿山事件更爆發阿克薩群眾起義之流血衝突，2000 年 10 月中，總統柯林頓召集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歐盟及聯合國代表共同召開高峰會，要求巴國接受以國要求逮捕哈瑪斯極端份子，解除法塔青年武裝，以國則因解除對西岸和加薩地區封鎖，並調走鎮壓加薩之以色列軍，惟在這些談判進行之前提，便是雙方須先達成停火協議。

巴以雙邊僵持不下之衝突持續延燒至小布希政府任期，小布希政府上任後，為踐行前朝政府所制定之米歇爾報告書，遂請當時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特尼特(George John Tenet)在以巴之間多次斡旋，最後訂定出特尼特停火計畫，該計畫內容包含六點決議如下：[85]

1. 以巴間應立即恢復安全合作，並舉行美以巴三邊安全會議。
2. 雙邊應立即採取措施，嚴格遵守停火計畫，穩定環境安全，其中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須立即逮捕恐怖份子並提供被捕名單給以巴安全委員會，而以色列不得對巴勒斯坦人採取預防性安全行動。
3.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安全官員須運用安全委員會向對方以及特定美國官員提供恐怖威脅信息，包括在對方控制下的地區所獲取已知或涉嫌恐怖行動之信息。

[85]The Tenet Cease-Fire Plan, “Jewish Virtual Library-A Project Of Aice”,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the-tenet-cease-fire-plan ,June 14, 2001。

DOI:10.6814/NCCU202101496

4. 以巴雙邊政府應採取積極行動來防止個人和團體利用各自所控制之地區實施暴力行為。此外，雙方將採取步驟，確保在其控制之下之地區作為避難所後後不會遭另一方攻擊。
5. 以巴展開高層安全委員會會議並恢復安全合作後的一周內，以軍應將其部隊全部重新部署於 2000 年 9 月 28 日以巴衝突前之位置。
6. 以巴展開高層安全委員會會議並恢復安全合作後的一周內，應解除境內封鎖並重新開放道路，包含通往以色列之艾倫比大橋(Allenby Bridge)，加薩國際機場(Gaza Airport)，加薩港(Port of Gaza)等過境地帶，而安全檢查點將依據雙方協商後之合法安全要求執行。

惟該停火協議與米契爾報告未促使以巴間談判順利，雙方皆有條件地不讓步，也迫使特尼特結束此次斡旋任務並鎩羽而歸，並使美國對以巴間關係轉而採取消極之不干預政策，惟在 911 事件之後，小布希了解到應對中東地區實施一系列反恐戰略措施之重要性，而該前提必須取得阿拉伯及伊斯蘭國家等對反恐戰爭之支持，並須加深介入對以巴間之和談，小布希爰公布美國國安戰略所述之東西線計畫，其中西線部分，係為加強促進巴以和平目標，於 2003 年宣布由美國、聯合國、歐洲聯盟及俄羅斯四方會議共擬之中東和平路線計畫，而該計畫分三階段實行，第一階段為敦促雙邊停火，在 2003 年 5 月前，巴勒斯坦方應停止所有攻擊，並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活動，並進行國內政治改革；而以色列方面，應撤離 2000 年 9 月 28 日以後佔領巴勒斯坦方之領土，凍結並拆除定居點(屯墾區)及相關建設之擴張；而進入第二階段係支持巴勒斯坦建立一有主權和臨時疆界之國家；最後一階段則為在 2005 年結束前達成前開協議並化解一切衝突，惟該進程於實施第一階段時便陷入僵局，而其究因以巴及美國三方間多有堅持之己見，相關爭議如下[86]：

[86]〈中東和平路線圖計劃問題〉，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2004 年 11 月，https://lk.hrbeu.edu.cn/article.asp?ld=299。

DOI:10.6814/NCCU202101496

1. 以色列方：仍拒絕巴勒斯坦難民之回歸權並分割耶路撒冷城、未履行路線圖所稱時間撤軍、並持續擴建屯墾區、而總理夏隆接受和平路徑圖之事亦引起國內自由黨、極右政黨、屯墾民眾之輿論不滿。
2. 巴勒斯坦方：因以方拒絕撤離前開時間所述佔領巴方之領土，凍結並拆除定居點（屯墾區），使巴勒斯坦國內哈瑪斯、伊斯蘭聖戰組織持續以暴力行動攻擊以色列，這也促使巴方政治領袖雖支持該路線圖之總體目標，但卻無法干涉執行面和政策實施方法，使國內政治左右搖擺不定。
3. 美國方：美國大多傾向巴勒斯坦應先行完成其需履行之任務後，以色列始須執行相對應之任務，而相對地，美對以色列方停止屯墾活動、疆界及改善巴勒斯坦人方遭封鎖等力道亦不足，使美國在雙方斡旋中始終偏向以方，最後以巴和平路線圖計畫也無疾而終。

而在路線圖計畫受阻之後，因加薩走廊地區雙方暴力衝突不斷，經以色列沙隆政府反覆思考利弊後，爰於 2005 年 2 月 20 日通過單邊行動計畫，該計畫係由以色列單方面實施自 1967 年中東戰爭中所佔領之巴勒斯坦部分領土撤出(即加薩走廊及部分約旦河西岸地區)，並重新部署軍隊及定居點，俾重新劃定以方更容易防守之邊境安全防禦線，並在一定程度上能減少雙方流血衝突及傷亡。[87]而此舉雖使前開地區之巴勒斯坦人能不再被以方政府控制，但對未來建國、聖城分割之目標等仍遙遙無期，而且該計畫公布前並無與巴國政府進行協商，如答應此項計劃，勢必視路線圖所述目標所不顧，並使巴勒斯坦所冀望之願景化為泡沫。是故，該計畫亦未使以巴間關係取得進展。

（四）對敘利亞戰略

在小布希政權深入伊拉克後，其同步開始以外交及經濟手段加大對被稱為無賴國家(流氓國家)之伊朗及敘利亞兩國進行打壓，在敘利亞方面，美方以該國擁

[87]黃鵬、張熠，〈淺析沙隆政府的單邊撤離計劃〉，《阿拉伯世界》，第 4 期，2005 年，頁 13-17。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有核子武器和化學武器並資助恐怖份子為由向其進行外交和經濟方面之制裁，如禁止美方向敘利亞出口相關產品、禁止美方企業至敘利亞投資或設廠、限制敘利亞外交官員之行動、減少敘方外交接觸機會和凍結敘方在美資產等，使敘利亞政府無法對美及中東地區造成動亂及威脅。

（五）對伊朗戰略

在小布希政府執政時期，其便將該國視為邪惡軸心國家之一，並以伊朗政府持續發展核子設施、提煉濃縮鈾之相關基礎建設為由，多次對該國進行經濟制裁，並試圖以此為契機，向其進行軍事行動，而小布希亦拒絕參與伊朗與英德法達成之「德黑蘭宣言」，意即伊朗方應同意與國際原子能總署合作，並終止一切鈾濃縮活動來解除經濟制裁。惟因駐伊拉克之美國軍隊後續陷入游擊戰之困境，使小布希總統第二任期內受到國際與國內輿論壓力，復以龐大軍事預算也影響到經濟，到了 2006 年，在未有持續實施對伊朗戰爭的依據，且未得到聯合國支持下，小布希拋下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之想法，並於 2006 年 6 月，與中國、俄羅斯、英國、德國、法國進行戰略合作，促成「伊核問題六國」(P5+1)，在同年 7 月 31 日安理會通過之第 1696 號決議下共同監督伊朗停止鈾濃縮活動，並於 2006 至 2010 年間，偕同安理會對伊朗進行核子技術等企業及個人資產凍結，禁止他方提供核子技術予伊朗。[88]

二、歐巴馬政府執政時期：

在 911 事件之衝擊下，小布希政府將戰略重點指向中東地區，並開啟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惟後須因為伊拉克戰爭陷入泥沼而持續付出鉅額之軍事經費，緊接著 2008 年又遭遇全球金融海嘯，使美國頓時陷入經濟危機等困境。而自歐巴馬總統上任後，為因應前開美國國內經濟重傷、失業率節節攀升之現實，其

[88]〈聯合全面行動計畫〉，《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E6%A0%B8%E5%95%8F%E9%A1%8C%E5%85%A8%E9%9D%A2%E5%8D%94%E8%AD%B0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便揭櫫了將戰略佈局移往經濟發展攀升之亞太地區，亦即「重返亞洲」戰略之政策，逐漸減少在中東地區之駐軍，惟這並非就不重視中東地區這塊政治、能源、經濟樞紐之精華地帶。歐巴馬於上任後即發表對中東地區之五大戰略：第一是維護美盟國安全，扶植親美勢力、打擊反美政權，並維護以色列、土耳其即沙烏地阿拉伯親美波灣國家；第二是阻止俄羅斯政權重新介入中東地區並壓制俄方在該地區之戰略空間，使美方握有主導權；第三是反對中東地區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擴散；第四是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伊斯蘭主義勢力；第五是中東地區能源供應和經濟安全[89]。以下係針對歐巴馬政府針對國家安全戰略裡中東面向以及相關指標性國家所做之戰略調整進行分析：

（一）國家安全戰略重新調整

歐巴馬政府任期內，分別於 2010 和 2015 年先後發布新修正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完整並詳細解釋了美國對整個國際局勢及利益的認識及應有策略。並對兩份報告進行分析，檢視其針對中東地區戰略佈局之新增或調整，而探究歐巴馬政權上任後，其所提倡之國家安全戰略理念：「美國領導優先」、「內外兼施」、「強化多邊合作」、「謹慎使用武力」、「巧實力」、「價值觀外交」等思維如何應用於中東地區。而經檢視 2010 及 2015 年兩份報告中所提及中東地區戰略概念，發現並無衝突且具戰略議題之連貫性，筆者爰將其統整分析如下：

1. 持續約制擁核國遵守核不擴散條約：

在兩份戰略報告中，皆提及到美國應持續執行全面性防止核子擴散及確保安全，鞏固核不擴散條約在防擴散區域之防線，須使伊朗需對國際義務及所做行為負責，並確保所有核子原料遠離恐怖組織，戮力完成此項國際努力，保證全球核材料的安全，加強檢視並攔截核原料非法轉移，制止核技術非法交易。

2. 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清除恐怖組織

[89]岳瑞麒，〈邁向後歐巴馬時期之美國中東戰略調整與困境〉，《全球政治評論》，第 48 期，2014 年，頁 14-15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在兩份戰略報告中，有別於小布希大打反恐行動之旗幟，美國隻字未提反恐二字，取而代之是將威脅聚焦於前期猖獗之基地組織和後期崛起之伊斯蘭國，在2010年報告中，美國將採取全面戰略，來瓦解、摧毀和擊敗在中東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所蘊藏之基地組織及其追隨者。藉由清剿該組織避難所，強化前線盟友合作，訓練政府軍隊並援助阿富汗及巴基斯坦之本土安全，構建戰略夥伴關係；而2015年報告中除針對基地組織持續打擊外，更加上清除在敘利亞發跡壯大的伊斯蘭國。

3. 推動大中東地區的和平及安全

美國在大中東地區存在重要利益包括與盟友以色列在眾多事務之廣泛合作，並期望滿足巴勒斯坦人民實現建國；另外在維護伊拉克國內安全、統一方面也有所琢磨，協助伊拉克政府建立民主、使民眾融入民主社會；促使伊朗改變擁核、支持恐怖主義、威脅鄰國的政策；加強以色列、阿拉伯及波灣地區友邦夥伴的關係，不須局限於向其提供安全保證，還要努力在其他不同面向領域保持長期聯繫，如經貿、外交合作。

4. 應逐步結束伊拉克戰爭並協助伊方建立安全獨立政體

在2010及2015年報告中，歐巴馬所提倡結束伊拉克駐軍並轉向亞太再平衡戰略思維是不變且有延續性的，而其甚至於2014年伊斯蘭國崛起時，仍堅持以空中轟炸、協助訓練、提供武器等形式取代重新駐軍鎮壓，其相關策略如後，第一是轉移安全事務，美國將逐步把安全事務交由伊方全權負責。並藉著提供伊方軍武及訓練伊方安全部隊，來履行對伊政府之承諾（「美國伊拉克安全協定」）；第二是民事支援，隨著伊拉克國內安全型勢之持續改善，美將深化並擴大在伊拉克民主參與程度。除給予民眾充足政治參與、外交、社會、人道支援，建立更能符合民眾基本需求、並負責任之民主機構，而這規範於美國國務院與伊共同履行之《戰略框架協定》（該協定涉及國防安全、政治、外交、法治、科學、衛生、教育和經濟等方面合作）；第三是地區外交和發展：美國將繼續參與該地區事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務，並同時確保伊拉克撤軍行動及撤軍後地區發展順利，以推進美伊關係的轉型。

5. 推動阿以和平進程

美國期與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和平解決阿以衝突方面問題，實現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民獲得和平與尊嚴的合法要求，使以色列得以與其所有鄰國保持長期穩定的和平關係。而具體措施包含推動談判解決雙方永久性地位問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安全、邊境、難民和耶路撒冷主權問題。最後，在尋求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的同時，應致力於實現以色列與黎巴嫩、以色列與敘利亞，以及以色列與鄰國間廣泛和平，共同推動多邊參與的地區性倡議。

（二）對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戰略

阿富汗及伊拉克方面，歐巴馬上任後，為扶植該伊拉克政權使美軍逐步撤軍，歐巴馬總統以離岸平衡戰略資助訓練該國之安全部隊，不直接介入同盟國與敵對國所在地區大型地面部隊之衝突，由所扶植的國家並結成區域同盟來維持中東地區平衡，另以亞太再平衡戰略微基底，刪減美國駐中東國防預算，逐步結束伊拉克戰爭駐軍，另在阿富汗部分，為徹底結束阿富汗戰爭，歐巴馬以擊斃賓拉登為目標，先於 2009 年上任後，針對阿富汗增兵 3 萬名，於 2011 年 5 月 1 日成功擊斃該目標後始逐漸撤軍並僅留部分兵力協助該國訓練政府軍隊、資助武器俾有效打擊塔利班及蓋達餘黨，以踐行「新阿富汗戰略」[90]，同時轉置重點對關島軍事設施之構建、於 2014 年起增派海軍陸戰隊進駐澳洲北部達爾文港、將百分之六十的美國艦隊部署於太平洋，而在歐巴馬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卸任時，國內國防預算已縮小到只剩 6,058.03 億美元[91]。

[90]趙忠傑、管怡聲，〈從小布希至歐巴馬時期美國反恐戰略〉，《國防雜誌》，第 26 卷第 3 期，2011 年，頁 85-86。

[91]岳瑞麒，〈邁向後歐巴馬時期之美國中東戰略調整與困境〉，《全球政治評論》，第 48 期，2014 年，頁 15-16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而利比亞方面，究因 2010 年阿拉伯之春革命造成中東陸續表達對專制政體不滿之迴響，利比亞部分群眾亦開始在這波革命對所屬政府進行示威抗議，在一次阿布薩利姆監獄暴動受害者家屬所聚集之示威抗議中，政府開始對群眾進行血腥鎮壓，此次衝突逐漸擴大為內戰，並衝擊了國際原油生產及價格，像是連鎖效應的連帶拖累歐洲和美國經濟。有鑑於此，歐巴馬打著阿拉伯聯盟、利比亞反抗軍向聯合國進行國際求助、人道主義之旗幟及穩定原油經濟等理由，結合北約組織向利比亞進行軍事行動，並成功推翻格達費政權，惟該政權遭推翻後，因權力真空使當地局勢仍持續處於不穩定狀態，促使後續恐怖組織伊斯蘭國之崛起，實屬歐巴馬對中東地區堅持不派地面軍隊進駐可想而知的後果。[92]

最後，在敘利亞方面，該地區局勢戰亂不斷，亦屬美、俄、以色列、土耳其、伊朗、遜尼及什葉派國家進行代理人戰爭之樞紐要衝，美國、以色列、遜尼派國家扶植著敘利亞反抗軍及庫德族、俄羅斯、伊朗及什葉派國家則扶植著敘利亞政權，土耳其雖與俄羅斯屬敵對狀態，惟在對抗庫德族上與敘利亞政府軍站在同一陣線，而歐巴馬政權接任後，受阿拉伯之春影響使該國亦同利比亞發生大規模內戰，而在 2013 年 8 月間，原只藏於資助敘方反抗軍角色之美國因阿薩德政權對平民使用化武之事，使歐巴馬欲再以違反國際法、國家利益、人道考量等由為依據，對敘方實施軍事行動。惟後續因俄羅斯明確表達反對立場，並提出以敘利亞放棄化學武器換取美國擱置進行軍事行動計劃之條件 。此事在俄羅斯斡旋下，使敘利亞免遭美國軍事襲擊，而敘利亞磋商進程也從「敘利亞之友」大會到日內瓦和平談判，再至聯合國安理會 2254 號決議[93]，然該地區角力仍持續影響至川普總統執政時期。

[92]張至涵，〈歐巴馬政府的干預利比亞政策：一個道德現實主義的觀點評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109、127-129

[93]連弘宜，〈俄美兩國在敘利亞議題上的交鋒〉，《戰略安全研析》，第 103 期，2013 年 11 月，頁 49-50。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綜上，歐巴馬將軍隊逐漸撤軍並將戰略佈局移往亞洲之事，使伊斯蘭國於2014年開始壯大並建立哈里發國，利比亞、伊拉克的權力架空、敘利亞的各據為雄使中東地區又陷入恐怖組織統治下，而歐巴馬仍不直接派遣地面部隊鎮壓，取而代之的是進行以下措施：(1)與當地政府合作，採取系統性之空中轟炸；(2)提供伊拉克及庫德族人之部隊訓練、情報、設備後勤支援；(3)建立區域性夥伴關係；(4)提供人道救援。[94]

（三）對巴勒斯坦及以色列戰略

以巴之間衝突在時任沙隆政府所提出撤離加薩走廊計畫，因陷入以方內部鷹派反對，復以哈瑪斯持續攻擊以方之狀態下無疾而終，使小布希卸任後接續留給歐巴馬此次難題有待解決，歐巴馬上任後一擺以往保護以色列並對巴勒斯坦、伊朗等採強硬手段之中東政策，於2009年6月起出發至穆斯林世界展開其友好中東之行並提倡中東新倡議，其認為恐怖份子僅屬一群極少數極端份子，而為與穆斯林世界建立友好夥伴關係，其放下與之前與巴勒斯坦、伊朗等敵意成見[95]。

在以巴議題上，歐巴馬認為約旦河西岸屯墾區是衝突起源，以色列在此區擴建屯墾區是以巴雙方近年來衝突不斷的導火線，呼籲以方應停止該地區擴張、另一方面，談論到巴勒斯坦有其權力建立自己國家。而此舉使受伊朗、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瑪斯民兵組織攻擊之以色列心生不滿，而時任以國總理內坦雅胡亦多次在東耶路撒冷問題上與歐巴馬爆發外交歧見，2010 年，在美國副總統拜登出訪以色列期間，以方突宣布於東耶路撒冷拉馬特什洛莫擴建定居點，而2011年5月，歐巴馬再於公開論壇中表示巴以雙方應與以色列依1967年中東「六日戰

[94]汪毓瑋，〈歐巴馬總統論述打擊『伊斯蘭國』戰略及反恐情勢之發展〉，《展望與探索》，第12卷第11期，2014年11月，頁93-94。
[95]陳嘉生，〈以色列對歐巴馬總統中東之行的反應〉，《戰略安全研析》，第51期，2009年7月，頁30-32。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爭」發生前劃定疆界為鄰[96]，反映出在歐巴馬執政期間，美以間關係持續下降。其後，再歐巴馬卸任前，2016 年 12 月 23 日，聯合國安理會針對「譴責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與東耶路薩興建屯墾區為違反國際法」進行決議案，而在安理會等 15 個成員國皆表示贊成之際，美國放棄否決權使決議通過，這也直接宣告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領土，並間接承認屬巴勒斯坦屬聯合國所承認之主權國家[97]。

（四）對伊朗戰略

歐巴馬在對伊朗之戰略議題，不外乎離不開核子計劃之議題，有別於小布希時期對伊朗採取極力打壓及制裁，在伊朗仍堅持推行核計劃、並持續進行鈾濃縮工作情形下，歐巴馬政府先於 2009 年 3 月 20 日，向伊朗時任總統釋出溫和談判之善意，表示對於其國內所發生之示威遊行，美方不介入及推翻伊朗現行政權，尋求建立夥伴關係，並希冀能借助伊朗力量協助打擊塔利班，再著，希望透過雙邊對話之外交手段、與參與伊朗核問題六國（P5+1)會談等多邊外交途解決核議題，如此亦符合歐巴馬在中東實施戰略收縮計畫之策略。而如什葉派之伊朗能夠支持以色列，必定成為在巴以和談上之一大躍進，實現美國實施中東和平路線圖計劃之一大目標，惟隨著雙邊談判中並未得到有效共識，復以海灣地區美軍伊朗軍間頻繁的兵力調派和軍事演習不斷，歐巴馬爰於 2012 年 3 月 2 日將態度轉向強硬，重申伊朗擁有核子武器是不可被接受的，並強調美國可能對伊朗核設施進行軍事行動之警告。[98]其後，為解決伊朗核問題，核問題六國與伊朗於 2013 年 11 月在多次會談後達成《伊朗核問題臨時協定（Geneva interim agreement on the Iranian nuclear program）》，並於 2014 年 1 月 20 日實施，內容包含伊朗政府宣布不再提煉高於 5%的濃縮鈾，也不再增加離心機。而其內容包含未來 6 個

[96]〈Obama Sees '67 Borders as Starting Point for Peace Deal〉, 《The New York Times》, 2011.5.19, https://www.nytimes.com/2011/05/20/world/middleeast/20speech.html。

[97]劉瑞芬，〈36 年友好關係急凍 以色列擴大屯墾區 歐巴馬為何拒絕再護航？〉，《鏡 MirrorMedia》，2017.1.5，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103int-israel-un-resolution/。

[98]段庚成、張峰，〈布希與歐巴馬的伊朗政策比較〉，《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1 期，2012 年，頁 21-22。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月伊朗不再提煉高於5%的濃縮鈾，20%的濃縮鈾稀釋到5%以下，6大國提供「有限度、臨時性、針對性」援助，惟對伊朗石油出口、金融和銀行層面仍然維持制裁，而為達成全面性協定，後續相關協議國持續談判，其後，2015年4月2日，在瑞士舉行的部長級談判中，伊朗與伊核問題六國經過長時間談判後達成框架協定，並於2015年7月14日，會談國各方宣布《聯合全面行動計畫》之實施，內容包括伊朗同意將用作提煉濃縮鈾的離心機數當時計1萬9千台削減至6千台；並於未來15年內，停止提煉濃度3%以上濃縮鈾、停止建造新提煉設施並將現有提煉設施大部關閉或改建為研究和訓練中心；最後同意給國際原子能總署人員進入所有核設施，監督協定落實情形。如承諾有確實落實，歐盟和美國將會復原對伊朗之經濟制裁，聯合國亦會解除所有針對伊朗核計畫決議案。[99]

第四節 小結

一次世界大戰後至冷戰結束期間，美國當時視座落於歐亞大陸上之蘇聯為頭號戰略目標，而當時美國為避免使蘇聯及與其聯盟之華沙公約組織以優勢霸權出現於歐亞非大陸，爰拉攏邊緣地帶國家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共同圍堵蘇聯及其盟國之滲透壯大，係有符合布氏大棋盤戰略學說之框架概念。而自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全球霸權分布發生變化，國際社會間之戰略生態隨之改變，美國雖在兩極制衡對抗時獲得了獨霸地位，惟在新局勢下仍需重新找尋新的戰略目標，以防威脅到來無法隨之因應。

而911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藉由此次事件找到出口，並改變以大國為對手之戰略觀，將中東地區視為新戰略目標。綜觀小布希至歐巴馬政府對中東地區之戰略實施佈署與大棋盤戰略之比較，小布希政府執政方面，其一開始打著單邊主義及意願聯盟之口號對中東地區發動阿富汗戰爭及美伊戰爭並灌輸大中東地區民主思維，以期在該

[99]〈聯合全面行動計畫〉，《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E6%A0%B8%E5%95%8F%E9%A1%8C%E5%85%A8%E9%9D%A2%E5%8D%94%E8%AD%B0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地區獲得秩序和平，惟在伊拉克戰爭陷入泥沼後，隨著軍事成本過高影響軟實力、國際輿論及國內反戰思想高漲，小布希思維轉向與多國結盟之合作安全；而歐巴馬政府執政方面，其避免以軍事行動等強勢作為對中東地區施加壓力，取而代之的，係強調與中東伊斯蘭國家展開溫和談判機制、合作性安全並灌輸民主價值觀之外交深入中東地區，另一方面，同時試圖修復與歐洲聯盟之關係以共同制衡中東地區政治軍事安全。

在將中東地區視為大棋盤下地緣政治樞紐國家之前提下，前開兩位執政者對中東之施政方針大相逕庭，惟就以大棋盤戰略學說框架以觀，筆者認為小布希執政前期與該學說框架不完全吻合，相異點即其發動戰爭之戰略手段過於單邊主義，而其相似點則為行動上仍會尋求歐洲等民主國家共同打擊目標。而小布希在執政後期至歐巴馬執政時期，筆者則認為戰略手段與布氏學說越趨符合，在中東大棋盤下，美國、俄羅斯作為地緣戰略國家，以幕後扶植國身份在國境外運用力量來改變中東地緣政治狀況來影響該地區利益，並拉攏著周邊國家形成合作性安全來圍堵中東反叛勢力。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第三章 川普政府中東地緣戰略發展

隨著 2015 年 6 月 16 日川普總統以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姿態出線，與民主黨參選人希拉蕊・柯林頓相互競爭，並於 2016 年 11 月 8 日大選日成功獲得 306 張選舉人票，擊敗獲得 232 張選舉人票之希拉蕊後，總統川普順利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就任，而其就任後所主張之各項外交政策，無不從「美國優先」、「個人利益」為出發點做考量，與歐巴馬在任時施政方針大相逕庭，其中在針對中東地區戰略等敏感問題，如巴勒斯坦及以色列間自耶路撒冷至定居點爭議、伊朗核議題、敘利亞境內勢力角力、伊斯蘭國及中東恐怖主義等議題，皆與歐巴馬政府立場相左，惟在對干涉中東總體戰略上，川普為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以逐步脫離中東事務為終極目標，此立場便與歐巴馬所持立場戰在同一陣線。惟美國已在前揭議題之涉入過深，突然抽離恐使中東地區陷入混亂，進而影響全球局勢，而中東事務也是歷任美國總統所需面對尚未解決之難題，以下筆者便先針對川普上任後中東地緣戰略背景做描述，再針對川普對中東戰略手段及實例運用進行分析探討。

第一節 中東地緣戰略情勢背景

中東國家之間的競合並相互爭奪主權持續不斷，而該地區國家主權以及民族國家政治形態之發展長期以來皆處於不成熟、不完善之階段，自個人至國際層次以觀，從個人、社會、國家至國際間，中東國家政體大多未在層次間進行明確定位，甚至可以說是能力不足來劃分各層次主體之責任，而導致許多次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如宗教團體、恐怖組織)，得以越過國家政權與境外力量結盟或交涉；而自國家及國家間以觀，中東國家抑或是次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亦經常介入他國內政，導致中東地區群雄割據佔地為王之情形屢見不鮮，雖然國界及主權不變，但內政凌亂不堪。[100]

[100]牛新春，〈中東地緣政治新格局〉，《現代國際關係》，第 7 期，2017 年，頁 1。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自 1991 年波斯灣戰爭以後，中東地區主要劃分為兩大陣營，一邊是由以色列、約旦、埃及、阿拉伯等遜尼派海灣國家組成之溫和陣營；另一邊是由伊朗、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等什葉派國家及其衍生之激進組織(如真主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等聖戰團體)所組成之激進陣營。而在發生阿拉伯之春等一連串抗爭後，原屬溫和派方之卡達及土耳其因國內較未受示威抗議影響內政，爰跳出陣營並打著伊斯蘭右翼民粹主義及支持穆斯林兄弟會等主張欲壯大在中東之影響力，爰形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之溫和派，伊朗代表之激進派外之第三勢力。[101]

而該三股勢力之主權競爭則座落於當時政局十分不穩定之埃及和敘利亞，在埃及方面，受阿拉伯之春蔓延影響，2011 年國內群眾成功把統治長達 30 年之久的時任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趕下臺，卻也使埃及陷入政權空窗期，土耳其、卡達、伊朗及沙烏地阿拉伯，則各以外交、經濟等援助介入埃及政治，試圖介入該地區以延伸自身勢力範圍，2013 年 7 月以前，由時任穆斯林兄弟會所屬的穆爾西軍方派系掌權，而其當時與卡達、伊朗關係較為交好，而 2013 年 7 月以降，在穆爾西政府獨斷統治下，國內日漸經濟慘淡，以致政變再起，此也使具穆兄會背景之土耳其及卡達在該地區之威望嚴重下降；在伊朗方面，其趁著埃及開羅經濟局勢惡化之際，遞出橄欖枝，進而拓展版圖，惟其意圖遭埃及軍方及國內反對派抵制，亦無得到進展[102]；而提到最後一方競爭者-阿拉伯，其藉著該政變順水推舟站在反穆爾西方，並偕同阿聯酋及科威特提供新政府 100 億美元之經濟軍事援助，使阿拉伯在此地區角力中佔了上風。[103]

另有關中東國家在敘利亞角逐情形，自敘利亞危機事件發生後，土耳其、阿拉伯、卡達及伊朗各擁勢力欲深入該土地，土耳其希冀以外交斡旋來提升影響力，並支持伊斯蘭極端武裝份子對抗敘利亞政府軍，惟其無法壓制並領導前揭武裝份子，使土

[101]Nabeel A.Khoury, "The Arab Cold War Revisited：The Regional Impact of the Arab Uprising",Middle East Policy,Vol. XX,No 2,2013, p.73。
[102]Steven A. Cook,Jocob Stokes and Alexander J.Brock, "The Contest for Region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Security Series,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4, p.8。
[103]Colin Kahl,Michael Gfoeller,Mark N. Katz and Mark T. Kimmitt, "U.S. Commitments to the Gulf Arab States：Are They Adequate?", Middle East Policy,Vol. XXI, No 2,2014, p.8。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國在該地區影響力有所限制；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雖於爭奪中東地區之領導地位有競爭關係，惟其對抗由伊朗所鞏固及維持之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共同目標卻是一致的，該二國除以支持「敘利亞之友」及「敘利亞全國聯盟」表示與反政府武裝份子站同一陣線外，亦有以軍武和資金予以協助，惟伊朗及黎巴嫩真主黨不遺餘力的支持敘利亞政府軍，並倚靠著俄羅斯背後強力資助，就戰場態勢以觀，截至 2020 年 2 月止，由伊朗所支持的敘利亞政府仍掌握全國大部分約百分之六十六的領土，敘利亞民主力量則控制約百分之二十五的領土，剩餘反對派則控制約百分之十的領土。[104]

而在阿拉伯之春後形成伊朗、沙烏地、土耳其等三國強權主導著中東地區地緣局勢之際，當時於 2006 年發跡自蓋達組織並成立之伊拉克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形成權力真空時，於 2013 年 4 月與敘利亞恐怖組織「努斯拉陣線」合併成「伊拉克與沙姆伊斯蘭國」(音譯自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簡稱 ISIS)，其領導人巴格達底進一步於 2014 年將自己稱為阿拉伯世界最高領導者-哈里發，並自號國家為「伊斯蘭國」(音譯自 Islamic State，簡稱 IS)。而其透過廣大的網際網絡來傳播偶像崇拜之消滅、以可蘭經為依歸等遜尼瓦哈比派思想來吸收各國極端思想份子，透過對所有異端、異教徒進行聖戰以全面建立政教合一之極端伊斯蘭國家，而其在拓展勢力途中，藉由血腥種族清洗、摧毀清真寺、多次公開異教徒斬首畫面等極端作為，在中東地區佔有一席之地，也使該地區情勢更加混亂，惟該組織因過於激進，使各國甚至中東遜尼什葉派國家皆不承認該政治政體，復以聯合出動軍事力量與其交戰。

綜上，本章節筆者將以川普政府上任後，沙烏地、伊朗、土耳其等國以及經歷崛起並衰落的非國家行為體「伊斯蘭國」等中東地區主要勢力作為出發點，進行中東地緣政治格局之闡述，來描繪此階段中東地緣戰略背景。

一、 沙烏地阿拉伯對美國中東政策之回應

[104]〈敘利亞內戰〉，《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99%E5%88%A9%E4%BA%9A%E5%86%85%E6%88%98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一般而言，沙烏地阿拉伯以往非屬中東政治角力之積極參與國。惟在 2011 年初阿拉伯之春革命爆發後，各地抗爭如雨後春筍般蔓延開，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阿拉伯指標國家相繼衰敗，進而沙烏地宿敵伊朗趁勢崛起並干涉他國內政，一向保守之沙烏地為免伊朗主導中東地區，於是開始涉足中東熱點問題，提升軍武購置(其中美國與沙烏地於 2017 年所簽訂長達 10 年的軍售協議，內容包含 1,100 億美元軍售協議簽訂後即時生效，並陸續提高額度至高達 3500 億美元，而沙烏地該次購買之武器包含海岸警衛隊船艦、飛彈、彈頭、裝甲車、各類彈藥等)[105]、積極介入地區爭端(如前揭提及埃及、敘利亞之爭)，並拉攏他國抵制與伊朗及穆兄會交好之國家。

而川普政府上任後，沙烏地為屏除並削弱與伊朗交好之國家，亦持續採取相關反制措施，繼 2011 年出兵至巴林平定什葉派示威行動，2015 年空襲葉門胡塞武裝組織，2016 年再主動與伊朗斷交後，2017 年 6 月 5 日，以沙烏地為首聯合阿聯酋、巴林、埃及、葉門、利比亞東部政府、馬爾地夫、葛摩、茅利塔尼亞等共計 9 國，以卡達支持恐怖主義和破壞地區安全為由，突然與卡達斷交，並驅逐該國外交人員和公民，實施陸海空立體封鎖。

6 月 23 日，沙烏地、阿聯酋，巴林，埃及等 4 國又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卡達兌現其 13 點要求，其要求包含 1.減少與伊朗外交往來並停止所有與伊朗的軍事及情報合作；2.關閉伊朗駐外領事館，並應驅逐伊朗革命衛隊成員；3.在不妨礙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狀況下，降低與伊朗的經貿交流；4.立即停止興建土耳其軍事基地，並終止卡達境內與土耳其之軍事合作；5.應與所有「恐怖組織、宗教派系組織、意識型態組織」等斷絕關係，尤其是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伊斯蘭國（IS）、蓋達組織（Al Qaeda）、敘利亞支持陣線

[105]〈US-Saudi Arabia seal weapons deal worth nearly $110 billion immediately, $350 billion over 10 years 〉,《CNBC》, https://www.cnbc.com/2017/05/20/us-saudi-arabia-seal-weapons-deal-worth-nearly-110-billion-as-trump-begins-visit.html。

DOI:10.6814/NCCU202101496

（Fateh Al-Sham，舊稱努斯拉陣線）、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6.按照沙烏地阿拉伯、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埃及等斷交國認定，承認上開團體是恐怖組織，並且同意未來將跟著斷交國定義更新恐怖組織名單；7.停止資助斷交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所認定之恐怖組織與恐怖分子；8.遣返來自斷交國的恐怖分子，凍結其資產，並提供他們的相關情資，包含住處、動向和財務狀況等；9.關閉半島衛星電視台（Al Jazeera）及其子公司；10.停止干預各個主權國家的內政，不得給予斷交國所通緝之犯嫌公民權，並撤銷所有已給出的公民身分；11.對於卡達政策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給予之賠償，金額仍須協商；12.據 2014 年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的協議，應再行調整政策，直到卡達和波斯灣及阿拉伯國家理念相同；12.停止資助反對斷交國政權之人士與組織，交出他們的個人資料，以及過去卡達對其資助情形；13.關閉卡達政府資助的所有新聞機構。[106]

而在沙烏地所領導做出的決策之下，美國川普政府亦證實該圍堵政策係 2017 年 5 月至沙烏地訪問期間所參與策劃之方案，與歐巴馬時期對伊朗問題較為溫和軟弱大為不同，是故，在川普政府執政期間，沙烏地在中東所扮演之角色獲得舉足輕重之地位，惟此舉也使土耳其議會通過法案至卡達進行聯合軍演並駐軍、俄羅斯因此接獲卡達求助合作、伊朗則向卡達提供穩定物資彌補原沙烏地供應之糧食缺口，上揭三國各有理由擴張抑或介入卡達以增加中東版圖勢力。[107]

二、伊朗對美國中東政策之回應

2017 年川普政權上任後，仍舊將伊朗視為需平定中東動盪不可或缺之目標國家，美國亦多次將伊朗視為恐怖主義國家，認為其係透過真主黨、胡塞運動（Houthi movement）、基地等武裝組織運用伊斯蘭教義傳播及引起衝突。而自

[106]〈What are the 13 demands given to Qatar? 〉，《Gulf News》，https://gulfnews.com/world/gulf/qatar/what-are-the-13-demands-given-to-qatar-1.2048118。

[107]姜浩峰，〈從諸國與卡達斷交，看美國把中東帶向何方? 〉，《新民周刊》，第 24 期，2017 年，頁 56-60。

DOI:10.6814/NCCU202101496

911 事件以來，伊朗的中東政策皆屬尋找該地區代理人，填補他國權力真空，以擴大什葉派勢力範圍[108]，而綜觀以伊朗為首之什葉派勢力，中東什葉派區域約略呈現新月形狀,從黎巴嫩南部、敘利亞、伊拉克南部再通過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東部、最後到巴林所構成弧形地帶，主要居民皆屬什葉派人，而對伊朗而言，什葉派新月區域中，與伊朗交好之國家即為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三國。伊拉克方面，當時伊朗於薩達姆・海珊政權時期便支持資助伊拉克南部什葉派團體，使後續海珊垮台後能扶植什葉派系主政，並訓練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人民動員軍」以維持伊拉克治安，及通力對抗與伊斯蘭國之反恐作戰；黎巴嫩方面,伊朗於1980 年代黎巴嫩內戰中扶植真主黨,使該黨成黎巴嫩內合法並有與國會取得席次之政治和軍事組織，而該組織亦成為伊朗之代理人，在與以色列間之作戰及敘利亞內戰中皆持續扮演重要角色；敘利亞方面，伊朗早期係在兩伊戰爭中與敘利亞有所結盟，而在阿薩德政權動亂不安時，伊朗派遣軍事顧問及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應戰，此舉也使敘利亞政權在內戰中仍未被推翻的因素之一；葉門方面，雖非屬什葉派新月範圍，該國國內什葉派恐怖勢力-胡塞運動武裝組織，亦屬沙烏地列為伊朗分支之敵對目標之一；而沙烏地、科威特及巴林雖有被統治之什葉派勢力，惟總體仍屬遜尼派勢力居多，伊朗勢力尚無法進行介入，惟境內鼓動之什葉派居民仍對前開國家有或多或少之影響[109]。

而就伊朗現行所著重之戰略意圖，即屬在敘利亞內戰上取得優勢為首要目標，因該國家屬什葉派系分布之脊梁,如敘利亞遭遜尼派及西方勢力佔據,伊拉克及黎巴嫩真主黨便無法取得陸路上之聯繫,進而將什葉派系勢力分別瓦解。相反地，沙烏地、土耳其、以色列亦是因此一因素，遂對該國家積極進行介入。是故在 2016 年,伊朗開始與俄羅斯進行軍事合作，如遇需增兵情事，藉由俄羅斯提供

[108]King Salman, 〈Full Speech of King Salman at the End of President Trump's Visit〉, 《Arab News》, http://www.arabnews.com/node/1102971/saudiarabia。
[109]秦天，〈克制的伊朗：鞏固什葉派新月區〉，《現代國際關係》，第 7 期，2017 年，頁 8。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之空軍基地中途站能強化軍事機動能力增援敘；而 2017 年 5 月以降,伊朗亦支持敘利亞政府軍向東部搶占「伊斯蘭國」削弱後所殘留之真空地盤，並支持真主黨派兵、動用無人機,滋擾駐軍敘國東南部之美國部隊；支持敘利亞、伊拉克兩國的什葉派武裝兵力打通敘伊間邊境走廊。

三、 土耳其對美國中東政策之回應

近年來,土耳其回歸中東事務並殷切尋求於該地區扮演重要及強勢之領導者之一。現今土耳其對中東地區事務參與包含持續支持穆斯林兄弟會之伊斯蘭勢力，與埃及政權及海灣傳統遜尼派國家處於對立狀態、在以巴問題上向巴勒斯坦有所袒護，並提供人道主義等援助、支持敘利亞溫和反對派以主張推翻阿薩德政權、在卡達、伊拉克、敘利亞等境內駐軍，並執行「幼發拉底之盾」行動參與敘利亞內戰爭奪伊斯蘭國衰弱所空出之領土、加入沙烏地阿拉伯所領導之遜尼派聯盟，並同時與伊朗、俄羅斯在阿斯塔納會談中協調敘利亞內政府軍及反對派之停火協議。

另一方面，土耳其同伊拉克及敘利亞，其在庫爾德族人爭奪主權戰爭依舊是中東地區難解之題，生活於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及亞美尼亞交界的山區的庫爾德族人，以土耳其庫德斯坦工人黨(PKK)為首，其分支包含敘利亞民主聯盟黨(PYD)、伊拉克庫爾德斯坦民主方案黨(PÇDK)及伊朗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持續為其獨立建國之理想與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及伊朗政府對抗。而在歐巴馬執政後期至川普執政初期，庫爾德族不遺餘力的在美國軍武資助下對抗伊斯蘭國之軍隊，伊拉克庫爾德族在打擊伊斯蘭國過程中搶下許多權力真空之地，後於 2017 年 9 月下旬就該自治區獨立發起公投，並獲得高達百分之九十二支持率通過，惟後續伊拉克政府為阻擾此一獨立行為，切斷該自治區石油能源及交通運輸並奪取其佔領之地盤後無疾而終；敘利亞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及其下屬之武裝力量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人民保衛軍(YPG)，亦協助美國打通庫爾德走廊[110]，在反恐戰場上屢獲勝利，使美國樂於持續予以武器資助及軍隊訓練，惟此舉使土耳其利益大相逕庭，土耳其要求將庫爾德族納為恐怖組織，但未獲響應，迫使土耳其仍就消滅庫爾德武裝視為長期目標。

2019 年，因伊斯蘭國之衰敗，並因應中東戰略收縮政策，川普政府執政中後期開始對庫德族棄而不顧，該年 10 月土耳其宣布啟動設置 32 公里「敘利亞安全區」行動，而該安全區僅可安置敘利亞難民並排除庫爾德族人，同時間，美國亦開始從敘利亞及土耳其邊境撤離駐軍。而少了美國之後勤支援，再次給了土耳其機會向庫爾德族進行優勢軍事鎮壓[111]，而為在中東地區佔有相當地位，仍有賴於土耳其積極參與爭奪敘利亞內戰之版圖，拉攏友軍並看準時機派駐軍隊，始能影響該地區之地緣走向。

四、 伊斯蘭國對美國中東政策之回應

繼美國於 2014 年及俄羅斯於 2015 年起各自派兵駐軍圍剿伊斯蘭國，並結合敘利亞、伊拉克政府軍及庫爾德族武裝組織等多方打擊下，伊斯蘭國之軍事實力、財政狀況和所占領之領土大幅受創，而在經過數月激烈戰況後，伊斯蘭國終在 2017 年 7 月 9 日失去最後一塊領地「摩蘇爾」，而伊拉克時任總理亦正式宣布摩蘇爾已獲解放。而在伊斯蘭國這樣擁有橫跨敘利亞、伊拉克等多國領地，內部亦設有完整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法律之準國家政體之崩塌下，對中東地區各國可謂是能爭奪真空地帶以擴大地盤之重大機遇，而美國及俄羅斯亦各擁該地區勢力，彼此以代理人戰爭方式進行博弈。

而遭重創之後之伊斯蘭國，雖威脅不若以往，但亦逐漸同於其他鬆散且座落各處之恐怖組織結構及戰術型態，該組織在西奈半島、葉門、利比亞、阿富汗等

[110]〈Syrian Kurds Plan Enclave Stretching to Mediterranean: Report〉，《Middle East Eyed》, http: / /www. middleeasteye. net /news/syrias- kurds - plan - enclave - stretching - mediterranean - report -865706939。
[111]Ezgi Erkoyun, Tuvan Gumrukcu, 〈Turkey says U.S. stalling on Syria 'safe zone', will act alone if needed〉,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security-turkey-idUSKCN1VV0WZ。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國家仍設有分支，藉由網絡傳播極端思想來增加分支成員，另該組織改以「打後就跑」(hit and run)之游擊戰術取代原先優勢軍力之派兵討伐，持續滋擾伊拉克及敘利亞等國，復結合自殺式炸彈攻擊及孤狼式恐怖攻擊，在中東地區地緣戰略走勢仍有一定之影響力[112]。

第二節 中東地緣戰略政策背景

本節以川普政府上任後，重新修正並訂頒之《國家安全戰略》、《核態勢評估》、《國防戰略綱要》等戰略報告來探討分析川普極具個人色彩、及秉持美國優先之對外戰略，進而從這些報告分析川普係以何種立意基礎及出發點，來看待中東地區變化多端之情勢，並展現出不同於以往小布希及歐巴馬政府之國防、外交方針。

一、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之於中東地區

2017 年 12 月 18 日，川普政府揭櫫了代表他強烈個人色彩之「國家安全戰略」，該戰略提及川普強調建立一個「繁榮、自由、和平」的世界，而戰略目標便是「美國優先」。而以美國優先之大框架下，其首先以 42 頁之篇幅提及了四大支柱以代表其上任後美國首重利益，包含 1.保護美國人民、領土及生活方式，其中細部闡述對抗聖戰極端恐怖分子及國際犯罪組織，防止其以核子及生化武器攻擊美國；2.重新將國內經濟振作、重回繁榮，公平、自由與互利之國際貿易，並在研究、科技、發明等技術層面，美國須持續領先世界，同時也必須保護智財權，確保網絡安全及能源供應之完全自給自足；3.身為世界霸權需持續維護全球和平，賡續強化美軍擁有核武、太空、網絡等能超越競爭對手之科技及實力，以保護自身利益，甚至擴大利益，同時綜合運用政經軍等實力，聯合盟國或夥伴關係俾嚇阻或擊退破壞和平之對手；4.持續聯合全球站在自由平等同一陣線

[112]Michael P.Dempsey, 〈How ISIS's Strategy Is Evolving〉,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yria/2018-01-18/how-isis/strategy-evolving。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之國家或組織創造穩定及繁榮，以維持其在世界領袖之地位，並制裁迫害人權的極權國家[113]。

再者，川普政府在戰略內容中以 9 頁篇幅提及因地制宜之措施，其將「國家安全戰略」以世界劃分為六大區域，分別為「印太區、歐洲區、中東區、中亞及南亞區、西半球區與非洲區」、其中提及中東地區及其畦鄰的歐洲及印太區方面，應需善用權力平衡與結盟他國，以保障並擴大美國的利益。並協助消除國家腐敗、動盪不安等恐怖分子及犯罪集團，期許其他國家能如美國般安全及繁榮[114]。

而該戰略報告涉及中東地區戰略手段部分較多著墨於以對抗伊斯蘭恐怖組織，以及支持極端伊斯蘭分子之非國家行為體及流氓國家(如伊朗)等之反制，而將打擊中東地區恐怖極端組織撰寫至國安報告，係緣因 2001 年以降，美國前後涉入多起中東國家的內戰，包含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打擊伊斯蘭國、介入敘利亞、利比亞及葉門內戰、以及克里米亞危機等，而為「保護美國本土及全球利益」，並遏止他國破壞「美國自由」的威脅，對流氓國家以及跨國犯罪組織如「聖戰恐怖組織（jihadist terrorist group）」、伊朗「真主黨」「哈瑪斯（Hamas）」[115]等之消滅便寫入此報告，而為了前開戰略目標，軍事實力能力之擬定及提升，亦是該戰略所需提及之部分，而相關具體作法如後，1. 美國必須改進武器系統，以致命的殺傷力創造絕對的優勢，使美軍保持絕對優勢抑或使他國捲進「軍備競賽」代價高昂陷阱；2. 在固有國防工業基礎上，引進新技術。在行政作業上，將避免過冗之行政流程，減少成本及時間延誤；3. 組建相當規模的部隊以遏阻衝突及戰爭，並應擁有持久作戰能力及擴及全球部屬之機動力，始能保

[113]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2017) , p2-4。

[114]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2017) , p45。

[115] “The European Council”, “The European-Asian Meeting(ASEM) ”, 18-19th October 2018, p25。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護人民和美國重要利益；4.於境外保衛美國利益時，應預留一支足以保護目標國之預備隊，其亦應具備後勤訓練系統、快速反應、全球部署的能力；5.美國國防部應開發新作戰能力，使美軍能在陸海空、太空和網絡進行作戰，並維持絕對優勢[116]。

二、 核態勢評估報告之於中東地區

於2017年1月27日起草並於2018年2月2日，發表之新《核態勢評估》報告指出全球擁核國造成美國面臨之挑戰及危機，川普政府大幅調整了上一版關於美國「不再研發新核武」之承諾，並重新制定了非戰略性質且具較低威力核武發展近、遠期計劃，意即「非戰略核武器強化威懾能力」方針，其中著重於兩款核子武器之發展，第一是潛射巡弋飛彈（SLCM），以威懾北韓、同時嚇阻俄羅斯避免其違反「中程導彈條約」，第二是「低當量核武」的潛射彈道飛彈，以利美方對於北韓、俄羅斯、中國、伊朗等進行嚇阻並可進行有限核武攻擊[117]。另外對核武系統的指揮、控制和通訊等機制應更加現代化、增加靈活度，使新方針得以應用在潛在敵對國之政策。其中該評估報告提及中東地區部分，便以伊朗所擁之核武威脅係川普政府所需迫切面對之問題，而這也是歷任美國總統欲解決之難題，該報告指出伊朗雖然在《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伊朗核協議)及聯合國《核不擴散條約》之國際標準框架內同意限制發展核項目，惟其仍保留製造核能之技術能力以及保有一年之內開發一件核武器所需之技能。而為繼續防止伊朗核能發展及擴散，美國在此報告中提及應透過與伊朗之戰略對話與溝通管道、共享核武安全，並藉由安保同盟等方式來提升審視該國核武發展透明度，俾阻止伊朗或其他

116 “The European Council”, “The European-Asian Meeting(ASEM) ”, 18-19th Oct 2018,p27-28。

117“Deter nuclear and non-nuclear attack, assure allies and partners, achieve objectives should deterrence fail, and hedge against uncertainty.2nd, Deter large-scale, catastrophic war against Great Powers in ways non-nuclear capabilities cannot” , “2018 Nuclear Posture Review” , “ U.S. DEPATMENT OF DEFENSE” , 6th Feb 2018。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國家得到核武器及材料。另該報告最後也提及，美國川普政府雖未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惟仍會持續支持該條約締結國之承諾，除非是涉及美國核武庫安全或有效性之測試，否則不實施核爆炸實驗，並同時持續呼籲伊朗等擁核國應宣布停止或暫停核試驗[118]。

而隨著該報告的公布後，川普政府對於伊朗制裁逐步提高，相較於歐巴馬時期中東地區之權衡均勢，川普時期的中東態勢合作係極其偏重於以色列的安全，這也直接影響原本與以色列處於敵對關係的伊朗，更加因為外交形勢使美伊關係惡化。在 2018 年 5 月 8 日，川普單方面宣佈美國退出 2015 年簽署的伊朗核協議，還要分批重啟對伊朗的制裁行動，而此舉使除美國外餘伊核問題六國(包含中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德國)，以及土耳其、日本、澳洲、約旦、敘利亞、愛爾蘭、義大利、荷蘭、紐西蘭、新加坡、瑞士等國政府都公開譴責美國政府單方面撕毀該協定係不明智，僅以色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支持美國政府之決策[119][120]。而該年 11 月 5 日，美國宣佈開始制裁伊朗的金融、能源、航運等企業，此舉致使伊朗石油出口收益急遽減少、貨幣貶值、民生物價高漲、國民失業率大升。到了 2019 年 4 月 8 日，美國宣佈把伊朗所屬伊斯蘭革命衛隊列入「外國恐怖組織」名單後[121]，同年的 5 月 8 日開始，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宣布停止履行伊朗核協定部分承諾，即停止出售鈾濃縮過程中產生之多餘重水及濃縮鈾，惟如英、法、德國、俄羅斯或中國能於兩月內找到出口石油和處理國內金融交易機

[118]美國國防部，《2018 年核態勢評估》，2018.2.2，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9/-1/-1/1/EXECUTIVE-SUMMARY-TRANSLATION-CHINESE.PDF。
[119]〈Trump Withdraws U.S. From 'One-Sided' Iran Nuclear Deal〉,《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08/world/middleeast/trump-iran-nuclear-deal.html。
[120]〈聯合全面行動計畫〉，《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E6%A0%B8%E5%95%8F%E9%A1%8C%E5%85%A8%E9%9D%A2%E5%8D%94%E8%AD%B0#cite_note-106。
[121]高雄柏，〈川普圖以最低成本威嚇伊朗-美國和伊朗鬧什麼〉，《海峽評論》，第 344 期，2019 年，頁 43。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制，降低美國制裁所帶來之衝擊，伊朗將恢復履行前開承諾[122]。然其後，伊朗宣布將低濃度濃縮鈾庫存提升至超過 300 公斤，超過伊朗核協定訂定伊朗濃縮鈾庫存之限制(3.67%之標準)，並重啟阿拉克重水反應爐的活動、進一步解除研發離心機之限制，在納坦茲核設施啟動新型 IR-6 型之離心機，以加速提煉濃縮鈾，此舉亦與協定中所示伊朗僅能保留有限數量的第一代離心機規定相違背[123][124]。

而伊朗以不配合核協定之對策來回應美方的制裁，使川普政權除以經濟制裁外，更多次派遣戰機進行具威攝性質之飛行，更於 2020 年 1 月 3 日，美國以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為目標發起無人機空襲，並射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暨聖城軍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藉以對伊朗進行警告，然伊朗仍此事件後更加對核問題不予屈服，1 月 6 日暫停履行伊朗核協議中對伊朗之限制措施，亦即持有離心機的數量將不再有限制[125]，最終，該議題川普政權任內仍始終無法獲得解決。

三、 國防戰略綱要之於新中東平衡戰略

2018 年 1 月 19 日，川普政府發布新的「國防戰略綱要」；該綱要有別於小布希執政下 911 事件之陰霾，爰將「恐怖分子」和「流氓國家」威脅納為重點打擊對象，並要求美軍保持「兩線」甚至「多線作戰」-即以打贏地區性戰爭，同時還能在其他地區採取有限的、小規模的軍事行動-之能力。亦不同於歐巴馬執政下大幅削減國防預算並緊縮海外駐軍之戰略收縮策略。川普政府以《2018 年美國軍力指數報告》所述美國軍力大幅降至二戰以來之最低點，且經評估中俄軍力所造

[122]〈伊朗將停止履行伊核協議部分承諾〉，《FT 中文網》，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2663?full=y&archive。

[123]〈Iran will enrich uranium to 5% at Fordow nuclear site-official〉, 《The Jerusalem Post》, https://www.jpost.com/breaking-news/iran-will-enrich-uranium-to-5-percent-at-fordow-nuclear-site-official-606964。

[124]〈伊朗啟動 IR-6 型離心機開始生產濃縮鈾〉，《香港新聞網》，http://www.hkcna.hk/content/2021/0411/890241.shtml。

[125]〈伊朗稱將不再遵守 2015 年核協議〉，《法國國際廣播電台》，https://amp.rfi.fr/cn/%E6%94%BF%E6%B2%BB/20200105-%E4%BC%8A%E6%9C%97%E7%A7%B0%E5%B0%86%E4%B8%8D%E5%86%8D%E9%81%B5%E5%AE%882015%E5%B9%B4%E6%A0%B8%E5%8D%8F%E8%AE%AE。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成之威脅遠大於恐怖主義等為鑑，為重新提升軍力，爰以「有限存在平衡戰略」來經營中東地區軍事佈局，該戰略用以美國實力下降且遭遇其他大國地緣競爭時所採取之戰略手段，現今中東地區情勢少了以往伊斯蘭國大型恐怖勢力之影響，易遭鄰近地緣國如俄羅斯、中國等國介入，在該戰略評估下，派駐並保留一定軍事力量來維持該地區平衡，並以空中干預政策，取代較會耗費大量軍事人力成本之陸地行動，以有效地減少美國安全風險及軍事耗損。

雖然空中干預易使中東地區盟友在作戰上與美關係較難以密切聯繫合作，惟在川普政府評估下，此一取捨應不被上開中俄介入中東之勢力排擠或抵消，符合川普政府國防綱要所欲達成之目的，而在此戰略實施前提下，再將主要軍力轉移至拒止中俄的威嚇，「以實力取得和平」之原則，奪回超越中俄的軍事戰略優勢，集中推動軍事現代化改革(包含核子武器庫、太空和網路戰、自動化指揮系統、飛彈防禦、和先進自主系統（advanced autonomous system）)並強化與盟國的多邊安全的機制等，便是該綱要之宗旨及目標。

第三節 中東地區地緣戰略手段及運用

本節以川普政府在任時，針對中東地區地緣相關重要議題進行探討，如教派問題、伊朗核議題、以巴、以阿、以色列巴林關係、後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局勢、敘利亞內戰角力、乃至於石化天然氣能源等方面、進而從這些歷任總統皆會面臨到之挑戰，藉以分析川普係以何種手段及措施，來處理前開複雜繁瑣之局勢。

一、教派問題

在中東地區之教派問題中，遜尼派和什葉派之衝突一直是該地區懸而未解之難題，川普上任後，以極具自我色彩之決斷行為抨擊前朝歐巴馬政府之對伊政策，並認為歐巴馬在處理此揭問題軟弱像嬰兒，其於初上任時 2017 年 5 月即出訪至沙烏地阿拉伯示出對遜尼派國家之善意，並同時抨擊伊朗在中東地區時常增添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教派間衝突及恐怖之導火線，呼籲阿拉伯海灣聯盟國家共同抵制極端分子及資助極端分子之國家，以拉攏以色列及遜尼派國家為同盟陣線，來對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為首之什葉派陣線。而其依循之戰略即屬川普政府所主張之中東政策-有限存在平衡戰略，以及將遜尼派與親美勢力框為同盟隊友，什葉派及親俄、親伊朗勢力框為敵隊之「站隊外交」方向發展的趨勢。舉例來說，2017 年 6 月 5 日，卡達斷交危機事件，即屬美國與遜尼派國家事先策劃而成，在同一時間軸下，中東多個國家在極短時間先後與卡達斷交，以作為卡達在政權上親伊朗方之外交懲罰，更象徵著遜尼派國家團結以對抗什葉派和支持資助恐怖極端主義國家之表現。

二、伊朗核議題

以 2018 年核態勢評估報告作為依據，川普政府在此報告中明確揭櫫對伊朗政府進行核子武器、設備及原料經濟制裁之力道，並表明對伊朗核協議之不滿及原因，以下筆者分為三段論述，講述川普堅決退出伊朗核協議之因素。

早在川普擔任候選人競選總統期間，川普便一直對 2015 年 7 月 14 日於維也納簽訂之《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伊朗核協議)抱持悲觀及批評態度，並在公開場合稱該協議為史上談成的最糟糕的協議，承諾如當選總統將廢除該號稱「災難性的協議」並強迫「伊朗回到談判桌上，協商達成更好之協議」[126]。而在川普正式就任後不久即在其通訊軟體推特上提及：「伊朗因發射彈道飛彈而被世界關注。但其應該感謝美國與其達成的糟糕協議，該協議給他了一線生機，讓其多了 1,500 億美元資金運用」[127]，意即伊朗核協議之實施，使美國大部分對伊金融、經濟能源制裁被協議之對價關係影響而解除，包括解除先前對伊朗實施以資助恐怖

[126]Ali Vaez,〈Trump's Iran Deal Option〉, 《Foreign Affairs》, 23th Jan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n/2017-01-23/trumps-iran-deal-options。

[127]Andrew O'Relly, 〈Details of Iran Nuclear Deal Still Secret as US-Tehran Relations Unravel〉, 《Fox News》, 7th Feb 2017,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details-of-iran-nuclear-deal-still-secret-as-us-tehran-relations-unravel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份子為由之外國金融機構高度制裁，此揭制裁會使外國銀行在商業來往時須在美國和受制裁之伊朗實體（含其中央銀行）間做抉擇，而在伊朗受制裁時，其石油出口量曾下降至每天 90 萬桶，惟自伊朗核協議生效後，其石油出口銷量足足增加 2 倍，也使伊朗經濟收益獲利上千億美元，而該收入反而會加速其常規軍事項目發展[128]，並有利其向伊拉克、敘利亞、葉門或利比亞等什葉派國家或極端恐怖組織實體提供中東地區之軍事支持，使該地區更加動盪不安。

再者，川普認為伊朗核協議存在嚴重缺陷之因素，即為該協議之查證機制面，該協議內容提及伊朗受協議成員所組成國際原子能機構查核時，能夠至少延長查核 24 天期程之緩衝期，審查國不得隨時或突襲式的進行查核，況且協議國之查核律定及處罰條款力道不足，並存在法律漏洞，使伊朗能輕易在不違反協議之情況下，拒絕協議國查驗其軍事設施，另緩衝期之長度亦使伊朗有足夠時間藏匿違反規定之核子設備原料等，協議對伊朗來說只是減緩對核計劃之發展，並未能完全阻止伊朗發展核武。復以協議規定 10 年後對離心機限制將被解除，15 年後對伊朗所擁有的低濃縮鈾限制也將一併解除，前開限制解除後，伊朗將會以比遵守協議時擁有更自由之發展性以擴大核能力[129]。

最後，該協議會使川普難以在中東地區打造與以色列及遜尼派國家之夥伴關係，該協議對前開國家來說，好比是美國及西方國家讓步及將中東地區力量收縮的象徵，其擔心美國會接受伊朗扮演核心角色，並將美國於中東地緣戰略對象從集中於傳統阿拉伯海灣夥伴國轉變為在舊有夥伴國及伊朗間維持平衡之新戰略思維，而以色列與伊朗間根深柢固之敵對關係，更迫使川普退出伊朗核協議之決心。

[128]Daniel P.Vajdich, 〈How Trump should Dismantle the Iran Nuclear Deal〉, 《The National Interest》, 4th Jan 201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trump-should-dismantle-the-iran-nuclear-deal-18947。
[129]Zachary Laub, 〈The Impact of the Iran Nuclear Agreement〉, 《ETH Zurich》, 11th Apr 2017, https://css.ethz.ch/en/services/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publication.html/d8c55469-4017-4d94-8272-0662a764df14。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是以，為避免重蹈小布希政府時期將美軍涉入大型戰爭中，亦避免歐巴馬過於溫和之對伊政策，川普所提出的新國安戰略及核態勢評估標誌著新伊朗戰略正式成型，從欲達成目標來看，新戰略主要包含三項訴求，最完美之目標係追求最低成本的政權輪換，即透過非軍事手段推翻伊朗現今政權；次一級目標是與伊朗簽訂協議，迫使伊朗撤回中東地區擴張中獲得的領土及利益；最後一級目標則為將伊朗列於長期制裁對象國，惟從現實面以觀，川普現行推動手段優先以經濟制裁為核心手段，其次才是軍事威懾、宣傳戰、秘密行動等為輔助，外交談判分最後[130]。

川普於 2018 年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後，由其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epo）重新頒布對伊朗新戰略，並向伊朗提出 12 項具體條件，包含 1.要求伊朗向國際原子能機構全面申報其核子計劃的軍事維度，並應永久且可查核地放棄核子工作；2.伊朗必須停止製成濃縮鈾、不再進行元素钚後處理，包括關閉重水反應堆等；3.為國際原子能機構提供進入伊朗所有站點的無條件通道；4.停止彈道飛彈擴散，停止進一步發射或研製具有核能力的導彈系統；5.釋放所有美國公民以及其合作夥伴或盟友之公民；6.停止對中東恐怖主義組織的支持資助；7.尊重(不介入)伊拉克政府的主權，使什葉派民兵組織解除武裝並重返社會；8.停止對葉門胡塞武裝份子之軍事資助及支持，促成葉門和平解決政治衝突之方案；9.在敘利亞全境撤出伊朗指揮下的所有部隊；10.停止對阿富汗以及阿富汗周邊地區存在之塔利班或其他恐怖組織(個體)之支持，及協助窩藏基地組織領導層之行為；11.停止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及其下屬聖城軍(Quds force)對全球的恐怖或極端份子之支持；12.停止對包含美國等多國

[130]王雷，〈透視川普政府對伊朗新戰略〉，《當代世界》，2018 年 9 月，頁 45-46。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盟友在內之威脅行為，包含以摧毀以色列為導向，或向沙烏地或阿聯酋發射導彈、及攻擊國際航運、破壞網路系統等威脅[131]。

而為以上述新戰略敦促伊朗配合，川普在任期間針對伊朗能源、國際航運、金融保險業進行經濟制裁之力道皆高於前朝政府，雖然該議題於川普政權任內始終無法獲得解決，伊朗魯哈尼政權亦不願對川普所釋出 12 項要求讓步，惟將伊朗持續牽制住的現況，某方面也達成川普想要之目的。

三、以巴、以阿及以色列-巴林關係

(一)以巴關係：

川普政府上任之後，與以色列間關係大幅升溫，而在其執政下確實使以色列在全球聲量大幅提升，並在國際上常無視他國反對，給予以國支持，一改過往歐巴馬政府執政末期時，其國務卿在演講中較猛烈批評以色列及其定居點政策導向。而自 2017 年 5 月 15 日川普任命極偏以色列色彩並支持定居點建設之戴維·弗里曼(David D. Friedman)為美國駐以色列大使起，即明顯表達了川普偏頗以色列之戰略取向。其後，在 2017 年 5 月 22 日，川普隨即成為首位參訪耶路撒冷西牆的美國總統，後又於 10 月 12 日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表達該組織對以色列的偏見及歧視。而時任副總統彭斯亦在一場紀念聯合國大會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 70 週年的活動上鄭重宣告「抨擊以色列的時代已結束」，同年 12 月 6 日，川普更出乎全球意料之外宣布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使前開種種行為受到中東地區伊斯蘭國家如巴勒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對美國之仇恨更加深重，並遭到世界輿論的一致譴責；而此舉因有違聯合國安理會於 1980 年所通過第 478 號決議-不承認「以色列將耶路撒冷視為永久且不可分割之首都」的基本法，並要求在耶路撒冷設立外交使館之國家應撤出該聖城-儘管該年 12 月 18 日安理會召開美國擅將耶路撒冷視為以色列首都並改變該聖城性質之會議，而遭美國動用

[131]〈Mike Pompeo speech: What are the 12 demands given to Iran?〉, 《AL JAZEERA》, 21th May 2018,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5/21/mike-pompeo-speech-what-are-the-12-demands-given-to-iran。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否決權，但聯合國旋即於 12 月 21 日以大會之形式，召開第十次緊急特別會議，以多數決通過 A/RES/ES-10/19 號決議，意即耶路撒冷之地位問題需經聯合國各項相關決議並談判使能解決，非單一國家承認即可決議[132]。但是，川普通過此舉動確實展示了自己兌現選前政見的能力，以示好於國內猶太裔之核心選民之行為表露無遺。而其後秉持一如往常的狂人性格，打破數十年美國外交慣例及國際共識，於 201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建國 70 週年日子，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第二大城特拉維夫（Tel Aviv）遷移到耶路撒冷，而此舉在將該日視為國定「災難日」（Nakba Day）的巴勒斯坦人來說，簡直是極盡令國內人民憤怒之事，並引起巴以兩方在加薩走廊再次發生零星衝突。

而相對於歐巴馬政府針對巴以關係較不會一味偏袒以色列方，川普繼任後對於巴以關係鴻溝之加深毫不在意，除上開作為外，其由川普女婿庫許納所擬定，未經巴勒斯坦共同協議討論，便由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及川普親自於 2020 年 1 月 28 日，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正式宣布之中東和平計畫，議題多涉及以巴雙方極具爭議之問題，包含耶路撒冷之地位、領土邊界及定居點之爭議等，而其計畫內容主要分述為後方幾點：1.美國暨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建國，並協助成為自由民主法治，及資本主義導向的國家，而同時巴勒斯坦亦須承認以色列為合法國家；2.將承認以色列在約旦河河谷、西岸定居點內之屯墾區，並促請加薩走廊上巴方或恐怖組織勢力去軍事化，由以色列統一接管，而巴勒斯坦所失去領土，由其他土地補償；3 由美方提供約 500 億美元資助，協助巴勒斯坦建立國家治理完善制度，並進行文教、科技等基礎設施及私部門建設等投資，另促使巴方成立自由貿易區並簽署相關經貿協定，作為對以色列政治認同之交換；4.劃定邊界地圖，以色列可取得耶路薩冷的完整主權，另巴勒斯坦則取得耶路薩冷東側與

[132]〈General Assembly demands all States comply with UN resolutions regarding status of Jerusalem〉,《UN News》,21th Dec 2017,https://news.un.org/en/story/2017/12/640152-general-assembly-demands-all-states-comply-un-resolutions-regarding-status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北側區域以設置首都，該國都可取為聖城或巴勒斯坦人想要之名字；4. 以色列承諾於計畫實施 4 年內停止新定居點之建設，相對地，巴勒斯坦及各武裝組織應承諾非軍事化，僅能保留維持國內治安、反恐需求之安全部隊，並不得與以色列所敵對之國家或組織共同發展軍事、情報與安全協議，同時須針對美以所認定之恐怖組織進行反恐行動，在該行動下以色列將提供保護；5. 往來兩國領土間將建造高鐵、公路等交通通道，惟交通之車流管制、雙方與各國流通的貨物與人員須由以色列負責相關管理；6. 巴勒斯坦教科書或教材須刪除對以色列具有敵意的教育內容；7. 鼓勵雙方難民歸國，並給予補償，然據以色列所制訂之「建立由純粹猶太人組成的以色列國」法案，巴勒斯坦難民不得進入以色列[133]。而前開在未徵求巴勒斯坦協議，復多項偏頗以色列立場制定之計畫，顯然使巴勒斯坦及其反以方武裝組織，如真主黨、哈瑪斯、伊斯蘭革命黨等團體一概不領情，並更加仇視美國，樹立更多敵人，惟筆者認為，川普上任後，即斷絕一切與巴勒斯坦方之接觸，本就對促成以巴和談此困擾歷任美國總統已久之中東議題無所琢磨，該計畫之頒布全是作為下一屆競選連任時爭取美國國內保守派猶太裔選民支持之政治手段。

(二)以阿及以色列-巴林關係

相較於川普對巴勒斯坦之關係過於偏激，也始終於卸任前持續處於交惡狀態，川普政府在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三國間之促和是其任內實施眾多中東戰略下有成之一大建樹。

在以阿關係方面，追溯至 1971 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第一任總統便開始將以色列視為「敵人」[134]，而其衝突原因亦多出自於以色列建國主義及泛伊斯蘭主義之宗教衝突。惟隨著歐巴馬政權上任後，以阿關係開始有所和緩，2015 年 11

[133]孫若怡，〈美國與以色列的新中東計畫〉，《海峽評論》，第 341 期，2019 年，頁 18-19。
[134]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Israel and the Arab Gulf States: Drivers and Directions of Change”, Rice University's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3rd Sep 2016。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月，以色列宣布其將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派駐外交辦事處[135]；川普政權接任後，其為將海灣國家拉攏至其所形成之站對外交同盟，持續在以阿間進行斡旋，而在2019年8月，在美以與伊朗對峙加劇情況下，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公開彼此正進行軍事合作之聲明[136]，並支持沙烏地領導之聯軍，共同打擊伊朗結盟部隊。其後，2020年在COVID-19病毒大流行之際，以色列持續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秘密合作以對抗該病毒滋生，並自波斯灣國家進行醫療設備交流，共同打擊新型冠狀病毒[137]。

由因前揭種種外部因素，上開二國之非正式關係加速升溫，終於，在2020年8月13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時任外交大臣安瓦爾·加加什（Anwar Gargash）宣布同意簽訂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之協議，內容包含互設使館和大使，並開始在旅遊，教育，保健，貿易和安全等廣泛領域進行全面合作，並針對巴勒斯坦領土及敦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返回談判桌之議題共同協議解決。對此，美國及以色列最高元首川普及班傑明·納坦雅胡亦公開該二國關係正常化之聲明，史稱《亞伯拉罕協議》。[138]

而川普在任時期除了促成以阿間之和平協議外，其在以色列與巴林間之促和協議也同時間的在進行，巴林因同屬阿拉伯海灣國家聯盟之一員，並對伊朗欲獨霸中東並破壞地區平衡之野心亦有所怨懟，理所當然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而以色列基於與巴林共同對抗伊朗之目標相同，且皆須倚靠美國之經濟貿易資源，以

[135]Diaa Hadid, 〈Israel to Open Diplomatic Office in United Arab Emirates〉,《The New York Times》,https://www.nytimes.com/2015/11/28/world/middleeast/israel-to-open-diplomatic-office-in-united-arab-emirates.html。

[136]Arie Egozi, 〈Israel Meets With UAE, Declares It's Joining Persian Gulf Coalition〉,《Breaking Defense》,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19/08/israel-meets-with-uae-declares-its-joining-persian-gulf-coalition/。

[137]Peter Baker, Isabel Kershner, David D. Kirkpatrick and Ronen Bergman, 〈Israel and United Arab Emirates Strike Major Diplomatic Agreemen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8/13/us/politics/trump-israel-united-arab-emirates-uae.html。

[138]Ben Gittleson, 〈Israel, UAE agree to normalize ties in what Trump calls 'historic' agreement〉, 《abc News》,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president-trump-historic-peace-agreement-made-israel-uae/story?id=72350077。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及雄厚之軍事資助，以色列及巴林間之合作關係日益密切，最終，在川普總統於2020年9月11日的公開揭露下，宣布巴林及以色列之和平協議，全名為《亞伯拉罕協議：宣布和平、合作和建設性外交和友好關係》，並於該年9月15日正式簽署，該協議內容亦包含互派大使並設立大使館至彼此國家，著手技術、衛生和農業等領域合作，並允許於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維夫和巴林首都麥納麥間建立航班。

四、後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局勢

以川普政府2018年所頒布之國家安全戰略為基礎，打擊以伊斯蘭國為首之恐怖分子及組織，是其在任期間佈局中東地區乃至於可影響全球安全之軍事目標、而難得有志一同的是，伊斯蘭國之殲滅亦是中東國家(不論什葉或遜尼派)、俄羅斯及土耳其等國共同目標。而在各方通力合作打擊下，川普在任時期之伊斯蘭國主要勢力(伊斯蘭及敘利亞境內)大致消滅殆盡，而2019年10月27日，川普更在白宮正式發表重大談話，表示美軍特種部隊已於26日深夜將伊斯蘭國的領導人巴格達迪擊斃[139]，也代表著伊斯蘭國霸業象徵性的落幕，在伊斯蘭國失勢後的中東局勢，俄羅斯藉著扶植什葉派代理國伊朗之軍力，成為後伊斯蘭國時代爭奪敘利亞及伊拉克地區之樞紐地帶之勢力，而殘餘的伊斯蘭國勢力在被各國共同鎖定後，已化整為零四散至北非、南亞、中亞、歐洲等國家，已高度鬆散並放射狀之網絡結構，以現行科技通訊軟體，於遠端互通聯繫，並在世界各處慢慢擴張，亦與遭小布希及歐巴馬政府打壓之基地組織後續發展形勢相似。

在後伊斯蘭國時代下，中東恐怖組織之局勢，除伊斯蘭國殘羽及基地組織以鬆散網絡存在於該地區外，川普在任時期，於中東地區活躍之恐怖組織亦包含持續與以色列、沙烏地等遜尼派國家發生衝突之黎巴嫩真主黨旅(簡稱真主黨)、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簡稱哈瑪斯)以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簡稱IRGC)。少了

[139]〈《他像狗和懦夫一樣的死了！》川普證實：伊斯蘭國首腦巴格達迪遭美軍擊斃〉，《The News Lens》，2019.10.27，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6609。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伊斯蘭國之干擾，卻多了伊朗為首之什葉派勢力大肆介入真空地帶之爭奪戰，美國爰於此時期將原打擊恐怖組織之力量轉向以伊朗為首之什葉派武裝組織，川普在 2018 年 4 月 8 日將伊斯蘭革命衛隊列入恐怖組織之行為，更屬美國首次將國外正規軍列為恐怖組織之創舉，而該革命衛隊因性質類同於親衛隊兼執行祕密任務之部隊，成員宗教色彩激進濃厚，更直接聽命於伊朗領袖之緣故，使該部隊之指揮官在伊朗有著舉足輕重之地位[140]。而隨著伊朗在中東地區野心逐漸壯大、美伊之間經濟制裁及對峙持續不斷，川普政府在 2019 年 12 月 29 日接獲革命衛隊將對駐伊拉克、敘利亞及黎巴嫩美國駐軍進行突襲之情資後，為避免承受遭受攻擊之重大風險，遂果斷下令於 2020 年 1 月 3 日以無人機空襲方式擊斃革命衛隊下聖城軍指揮官蘇雷曼尼(Qassim Soleimani)[141]，而旨揭攻擊伊朗親衛隊指揮官之行為，嚴重侵犯了伊朗的主權及國土軍事安全，亦使伊朗嚴重譴責並威嚇將對美國實施復仇式攻擊，使美伊關係在川普執政末期到達了可能一觸即發的冰點。而雖伊朗直至川普卸任後，皆未對美國實施其所稱之報復攻擊，亦可能考量到自身對美勝算不足，惟明顯可見的是，川普在處理後伊斯蘭國時代之中東局勢下，對什葉派組織、國家之排擠以及對遜尼派組織、國家之拉攏壁壘分明，足見川普充分將個人愛恨極端分明之執政戰略體現至中東地區。

五、敘利亞內戰角力

在處理敘利亞角力方面，不同於歐巴馬政府對該地區事務不加干預、僅提供人道救援及難民收容之協助，復因俄羅斯介入斡旋之下不對阿薩德毒氣攻擊事件採取軍事行動，川普接任後，其以避免捲入中東地區大規模衝突之基本原則未變，惟因決心要改變俄羅斯對敘利亞影響力日益增加，並將延伸至全中東地區之

[140]〈川普開首例指伊朗革命衛隊為《恐怖組織》，伊朗反擊《美軍才是》〉，《The News Lens》，2019.4.9，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944。

[141]Helene Cooper, Eric Schimitt, Maggie Haberman, Rukmini Callimachi, 〈As Tensions With Iran Escalated, Trump Opted for Most Extreme Measure〉, 《The New York Times》, 6th Jan 2020,https://www.nytimes.com/2020/01/04/us/politics/trump-suleimani.html?_ga=2.119310025.1704307832.1621677109-1345825489.1608097092。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不利狀況，川普政府奪回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行使權亦是重要目標。而敘利亞便成為美俄在中東的主要外交角力場。而川普在敘利亞之計畫共分為三階段，消滅敘利亞伊斯蘭極端勢力屬短期目標之第一步，第二步便是要鞏固住敘利亞反對派地盤並協助增強其實力，最終目則是推翻由俄羅斯及伊朗扶植之巴沙爾·阿薩德總統[142]。

自 2017 年 3 月 8 日開始，美國川普展開對敘一系列軍事戰略計畫，首先，美國國防部宣布業至敘利亞派遣一支由海軍陸戰隊，砲兵部隊和陸軍突擊隊所組成達 400 多名軍力之組合部隊，共同與敘利亞反對派民主力量「自由敘利亞軍」合作，以對抗伊斯蘭國剩餘勢力[143]。

在打擊伊斯蘭國之際，2017 年 4 月 4 日敘利亞突向反政府武裝之一沙姆解放組織所在城鎮汗謝洪大量平民進行沙林毒氣攻擊[144]，美軍旋即於 6 日向敘利亞發射 59 枚戰斧巡弋飛彈，其攻擊目標瞄準汗謝洪化武襲擊中戰機起飛的機場[145]。到了 2017 年 5 月，敘利亞政府軍逐漸控制小部分境內領土與伊拉克邊境，而為了反制政府軍之擴張，5 月 9 日，美國宣布加強資助敘利亞反政府民主力量中之一支-庫德族武裝力量[146]。2017 年 6 月，敘利亞民主力量及美法英德聯軍展開最後階段行動，攻入伊斯蘭國「首都」拉卡，成功完成收復伊斯蘭國首都任務，使美國能專注於對抗阿薩德政權。2018 年 4 月 7 日，敘利亞大馬士革東部城市杜馬因又發生化學武器攻擊事件，美國川普政府遂於 4 月 14 日以敘方政府使用化武攻擊平民

[142]錢文榮，〈從美軍打擊敘利亞看川普外交決策特點〉，《和平與發展》，第 3 期，2017 年，頁 20。
[143]同上註。
[144]〈Over 2,000 radical rebels defect to ISIS following intra-rebel deal〉, 《Amn News》, 23th Feb 2017, https://www.almasdarnews.com/article/2000-radical-rebels-defect-isis-following-intra-rebel-deal/。
[145]Everett Rosenfeld, 〈Trump launches attack on Syria with 59 Tomahawk missiles〉, 《CNBC News》, 7th Apr 2017, https://www.cnbc.com/2017/04/06/us-military-has-launched-more-50-than-missiles-aimed-at-syria-nbc-news.html。
[146]〈美軍援敘境內庫爾德武裝進攻拉卡土耳其急了〉，《中國新聞網》，2017.5.12，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5-12/8221815.shtml。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為由，聯合英國、法國對敘利亞三座化學武器設施進行攻擊，始稱 2018 年大馬士革和荷姆斯轟炸事件[147]。

惟自從將伊斯蘭國首都擊潰後，川普政權對敘利亞之軍事行動皆屬空中干預之轟炸攻擊，對反政府軍幫助效果有限，且無法像俄羅斯與伊朗發揮其鄰近敘方之地緣戰略優勢，隨時給政府軍即時軍事資助及後勤補給。其後，2018 年 5 月 21 日，敘利亞政府軍完成對反抗軍在大馬士革南郊據點之清掃行動，使政府軍完成自 2011 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對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及周邊地區之完全控制[148]。再者，2018 年 7 月 12 日，政府軍再收復德拉省首府德拉的反對派佔領區，使敘方反對派節節敗退，主要據點僅剩伊德利卜省[149]。

而美國方面，眼看反政府軍之兵敗，川普政府所做之空中干預行動效果有限，駐軍成本亦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遂不再尋求推翻阿薩德政權之最後任務，並宣布將駐紮在敘國北部庫德地區 2000 名士兵撤出，僅留下敘利亞和土耳其交界處及敘利亞南部、伊拉克、約旦三方交界之坦夫地區各保留一支約 200 名總數約 400 名之小規模維和部隊[150]，並配合著空中干預轟炸以打擊伊斯蘭國殘羽。而敘利亞庫德族武裝組織在美國宣布撤軍後，面對土耳其入侵威脅，別無選擇僅能轉向敘利亞政府求助，使敘利亞政府軍進駐曼比季外圍地區[151]。

綜上，川普甫上任所抱持推翻阿薩德政權之藍圖，在執政第二年便在時勢變化、利益成本考量下選擇退出戰場，其某方面來說雖使俄方及伊朗取得中東地緣版圖之優勢，惟川普總統常作出極具個人不可預測且多變性之決策，在其任內也

---

[147]Robert Burns, Jill Colvin, Zeke Miller, 〈Trump: US, allied strikes aimed at Syria's chemical weapons〉, 《AP News》, 14th Apr 2018, https://apnews.com/article/north-america-donald-trump-syria-ap-top-news-international-news-a607ede3a8db4aad8660f65ae1a510a6。

[148]〈7 年來首獲完全解放！敘軍方收復極端組織在首都最後據點〉，《環球網》，2018.5.22，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8EvP。

[149]〈敘政府軍主力集結伊德利卜將對反對派最後據點發起攻勢〉，《觀察者網》，2018.8.16，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8_08_16_468398.shtml。

[150]〈美稱在敘保留少量美軍不代表改變撤軍決定〉，《新華網》，2019.2.23，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2/23/c_1124153752.htm。

[151]Andrea Glioti, 〈War-weary Syrians in Kurdish-held Manbij wait to learn fate〉, 《BBC News》, 7th Jan 201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46757767。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屬見怪不怪之情，況且在美國本土利益優先之前提下，身為商人本性之川普如視中東地區軍力成本耗費過甚，其撤軍之選也屬預料之中之情。而最終，川普在敘利亞內戰之處理上仍未有解決之道，而此一地區內戰截至 2020 年川普政府卸任為止皆持續進行中，而敘利亞政府在伊朗及俄羅斯之協助下，已控制全國約百分之六十四之領土；反政府軍敘利亞民主力量則控制百分之二十六之領土；剩餘包含沙姆解放組織在內的反對組織控制約百分之九之領土；伊斯蘭國殘羽則控制約百分之一之領土[152]。

六、能源議題

（一）中東能源版圖

綜觀中東地區石油管路，係自透過什葉派國家所建立而成，並由中國、俄羅斯、伊朗及土耳其等國進行主導；而美國所介入之石油管路，係透過卡達南帕爾斯油氣田爲起點，並繞過伊朗，經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送往歐洲的石油、天然氣管線，其屬遜尼派石油管線。在川普執政時期，2018 年 11 月 29 日，以色列在阿聯酋與歐盟支持下，與希臘、塞浦路斯、義大利等國簽署了一項「東地中海」項目框架內的合作協議。以色列除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國家，合作修築一條中東鐵路外，並鋪設從波斯灣到以色列石油出口港之海底石油管線，並將該管線延伸到南歐地區（希臘與義大利）。藉此，以色列非但能將天然氣提供予歐洲，還能將巴勒斯坦所設定居點，而位於東地中海沿岸地區豐富之油氣資源，通過管線一併出口歐洲。這條石油管線與什葉派石油管線，自亞洲向歐洲呈平行走勢，其中既蘊含了陸權與海權的競爭，也標誌著什葉遜尼派間及背後美俄中於中東地區角力對峙，美國雖在境內握有頁岩油之能源優勢，惟川普政府執政

[152]〈敘利亞內戰〉，《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5%88%A9%E4%BA%9A%E5%86%85%E6%88%98。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下適時介入遜尼派之油田管線，亦能對中東與非洲的原油及戰略有所掌握，俾利牽制俄、伊、土三國在中東之擴展[153]。

（二）石油價格戰

2010 年以降，美國國內頁岩氣以萃取輕原油之技術逐漸純熟，水力壓裂、水平鑽井等開採輕原油之技術有突破性發展，並使開採成本逐步下滑[154]，也擠壓到了由中東地區龍頭所主導之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之石油市場，而使全球石油市場過於飽和。2016 年，由俄羅斯所主導之 10 個非 OPEC 所屬石油輸出國（包含俄羅斯、亞塞拜然、巴林、汶萊、哈薩克、馬來西亞、墨西哥、阿曼、南蘇丹、蘇丹）與 OPEC 針對石油減產議題齊聚商討並組成 OPEC+（又稱維也納集團），其透過共同商定石油生產固定額度及減產協議，藉以影響美國頁岩開發所造成之市場飽和，促使全球產量低於全球需求及消費量[155]，而以美國為首等國家如加拿大、利比亞、奈及利亞和中國等在此次減產協議期間亦同意將其國內石油產量大幅下降，以緩解石油供給過剩之局勢[156]。

惟隨著川普政府於 2017 年上任後，便立即展現「美國優先」之「救本土石化產業」政策，頒布美國優先能源計畫(An America First Energy Plan)，此計畫宗旨即：「為美國人能降低成本並最大限度地使用美國資源，藉以擺脫對外國石油之依賴。因此，對於傳統能源產業長期受束縛之繁瑣規定，將致力於撤銷這些有害和不必要政策，如巴黎協定等氣候行動計畫」，而其復於上任前幾天立即簽署推動興建國內輸油管及鋼鐵計畫-即推動基石 XL 輸油管(Keystone XL

[153]孫若怡，〈美國與以色列的新中東計畫〉，《海峽評論》，第 341 期，2019 年，頁 18-19。
[154]Daisy Chuang，〈川普與拜登眼中的能源之路，影響美國未來石油與再生能源布局〉，《科技新報》，https://technews.tw/2020/11/04/biden-trump-energy/。
[155]Jake Cordell,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OPEC+〉, 《The Moscow Times》,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12/04/6-things-opec-russia-a68409。
[156]〈石油輸出國組織〉，《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6%B2%B9%E8%BE%93%E5%87%BA%E5%9B%BD%E7%BB%84%E7%BB%87#cite_note-109。

DOI:10.6814/NCCU202101496

Pipeline)和達科他輸油管(Dakota Access Pipeline)計畫，以精簡鋪設輸油管法規程序，加速環保法規之審查制度[157]。其後，川普又於於 2017 年 3 月 28 日簽署「促進能源獨立與經濟成長」(Promoting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Economic Growth)的行政命令，將前任政府所提環保法規(如潔淨電力、氣候行動等計畫)實施暫緩、修正或廢止[158]。最後一項「實施美國優先離岸能源戰略」(Implementing an America-First Offshore Energy Strategy) 行政命令係於 2017 年 4 月 28 日進行簽訂，其係為解除前任政府禁止於外大陸棚進行油氣探勘鑽取之限制，並開放兩大洋、北極海以及墨西哥灣等海域之石油、天然氣鑽探活動，以鬆綁石油、天然氣開採，以促進美國能源獨立之展望[159]。

而上述川普政府種種提高石油產量之行動，使 2016 年歐巴馬政府同意遵守減產協議以來之行動破局，而雖然 OPEC+組織的減產協議持續延長至 2020 年，惟川普支持頁岩油開採計畫實行後，美方從不甩 OPEC+之協議，將開採量持續增加，終於，此石油減產行動所維持之恐怖平衡於 2020 年 3 月上旬被打破，當時因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全球之際[160]，使全球石油之需求大大降低，OPEC 組織此時再向俄羅斯提出全球供油量減少 1.5%之通報，然而俄方因此舉將助長美國頁岩油業及影響經濟收入等考量，最終暫停與 OPEC 持續三年的合作夥伴關係[161]，並宣稱於 4 月 1 日起自行增產，不再與 OPEC 連動以穩定價格。

---

[157]〈The America First Energy Plan〉, 《Atlantic Council-GLOBAL ENERGY CENTER》, https://svbweb.s3.amazonaws.com/media/new_release/The_America_First_Energy_Plan_web_0817.pdf。

[158]〈Executive Order 13783：Promoting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 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s://www.epa.gov/sites/production/files/2017-10/documents/memo_eo13783_energy_independence_economic_growth.pdf。

[159]〈Implementing an America-First Offshore Energy Strategy〉, 《Federal Register》,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7/05/03/2017-09087/implementing-an-america-first-offshore-energy-strategy。

[160]Steven Mufson,Will Englund, 〈Oil price war threatens widespread collateral damage〉,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climate-environment/oil-price-war-threatens-widespread-collateral-damage/2020/03/09/3e42c9e2-6207-11ea-acca-80c22bbee96f_story.html。

[161]Stanley Reed, 〈How a Saudi-Russian Standoff Sent Oil Markets Into a Frenzy〉,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09/business/energy-environment/oil-opec-saudi-russia.html。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而在俄國放棄結盟之際，沙烏地阿拉伯為迫使俄羅斯重返談判桌，爰展開「價格及增產戰」之報復行動，該國國營石油公司阿美（Aramco）對主要客戶 3 月 8 日起開始將每桶油價大幅調降至 4 至 7 美元，並預計於 4 月 1 日將每日供應量從 980 萬桶提高至 1,230 萬桶原油，而此舉自殺式之價格戰爭除影響了沙烏地自身經濟收入外，也造成全球各石油供應國之價格崩跌，而此一結果嚴重衝擊美國國內頁岩油業，川普爰立即於 2020 年 4 月 3 日於白宮與七大能源公司執行長會面，並洽電俄羅斯總統普京，討論該石油戰應對政策。

在多方斡旋下，2020 年 4 月 12 日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及包括俄羅斯維首之 OPEC+組織再次達成三階段減產協議(第 1 階段：2020 年 5 至 6 月共同減產 970 萬桶/日第 2 階段：2020 年 7 至 12 月共同減產 770 萬桶/日；第 3 階段：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共同減產 580 萬桶/日)，而美國為首加拿大、巴西以及挪威等非 OPEC+會員國亦協議同意 350 萬桶/日減產之幅度，也終使石油價格趨於穩定，並使該場由沙烏地所開展之能源戰役告一段落。

第四節 小結

在川普政府執政後期，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疫情嚴重度橫掃美國全境，亦使中東各國無一倖免於此，在各國將施政重點著重於防疫之際，川普後期對中東地區地緣戰略之實施較無太大變化，惟其政策手段、戰略運用之趨勢很大部分仍取決川普個人之決策。而重新檢視上開所闡述之眾多中東議題，筆者認為川普雖在任內對巴以衝突、教派問題、敘利亞內戰無法有效解決，惟其不像前任歐巴馬執政時期，在中東各國間多方討好，為達到大中東地區民主和平之主張，將價值觀外交成功導入該地區之想像過於美好，結果反招來兩面手法之批評，復以對於中東駐軍撤出之決策躊躇，打著以人道主義旗幟實施鎮壓之行動亦有所偏頗等，到後來，針對中東問題皆無法解決。川普上任後，個人色彩濃厚，以鮮明支持以色列之立場，並明確拉攏親美國家以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抵制親俄國家等政策果斷，也在擊潰伊斯蘭國後能下定決心撤出美軍，如此對敵人及朋友之切實劃分之政策，使其促成以阿及以色列-巴林和談之政績，在歷任美國總統任內之中東戰略施政方針留下相當重要之里程碑。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第四章 川普政府對中東地區地緣戰略與大棋盤地緣戰略比較

2017 年以降，川普執政底下之美國各項決策，充分刻劃出極具個人色彩、猶太主義、美國優先之理念，而在其執政團隊之規劃之下，川普以《國家安全戰略》、《核態勢評估》、《國防戰略綱要》為依據，並付諸行動，將其施政手段及運用導入中東地區；而回顧 1997 年，美國外交政策學者布里辛斯基在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擔任美國總統任內提出該戰略概念，其除闡述著冷戰後世界新秩序版圖之形成，也提到美國在當時成為真正全國大國時應如何建構與全球間關係之戰略佈局。而在當時美國柯林頓總統執政背景下，布氏是如何藉著大棋盤戰略概念看待中東之地緣戰略，而依憑著布氏當初所建構之戰略概念進行對照，是否能導論出川普政府對中東地區施政方針之優劣利弊。是以，本章節透過美國於中東地區之戰略走向、中東地緣戰略未來趨勢、中東地緣政策之困境等三個原因，透過比較分析之方法，從過往及最新文獻蒐羅統整並行分析研究，進而導出理論與實務之間的異同。

第一節 美國於中東地區之戰略走向

一、中東地區戰略佈局

（一）大棋盤戰略著重地區：

以布氏歐亞大棋盤概念內暨川普政府在任內中東戰略佈局之進行比較如下，在布氏所處時空背景下，其認為在歐亞大陸中央核心地帶存在著各式不同地緣國家，彼此相互影響形成浮動之政治空間，而其中該大陸極其不穩定之區塊便是布氏所框列之歐亞巴爾幹及其外圍不穩定地區(Eurasian Balkans and Zone of Instability)，其不同於傳統中東地區，在布氏戰略概念框架下，主要加入一些中亞地區之國家，其不同於傳統中東地區，在布氏戰略概念框架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下，在布氏戰略概念框架下，主要加入一些中亞地區之國家，其區域北至哈薩克，東沿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南至沙烏地阿拉伯、葉門、阿曼，西沿以色列、黎巴嫩、敘利亞、土耳其、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如下圖二），而從前開國家中，更著重於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高加索三國、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國，亦即布氏所稱歐亞巴爾幹(Eurasian Balkans，如下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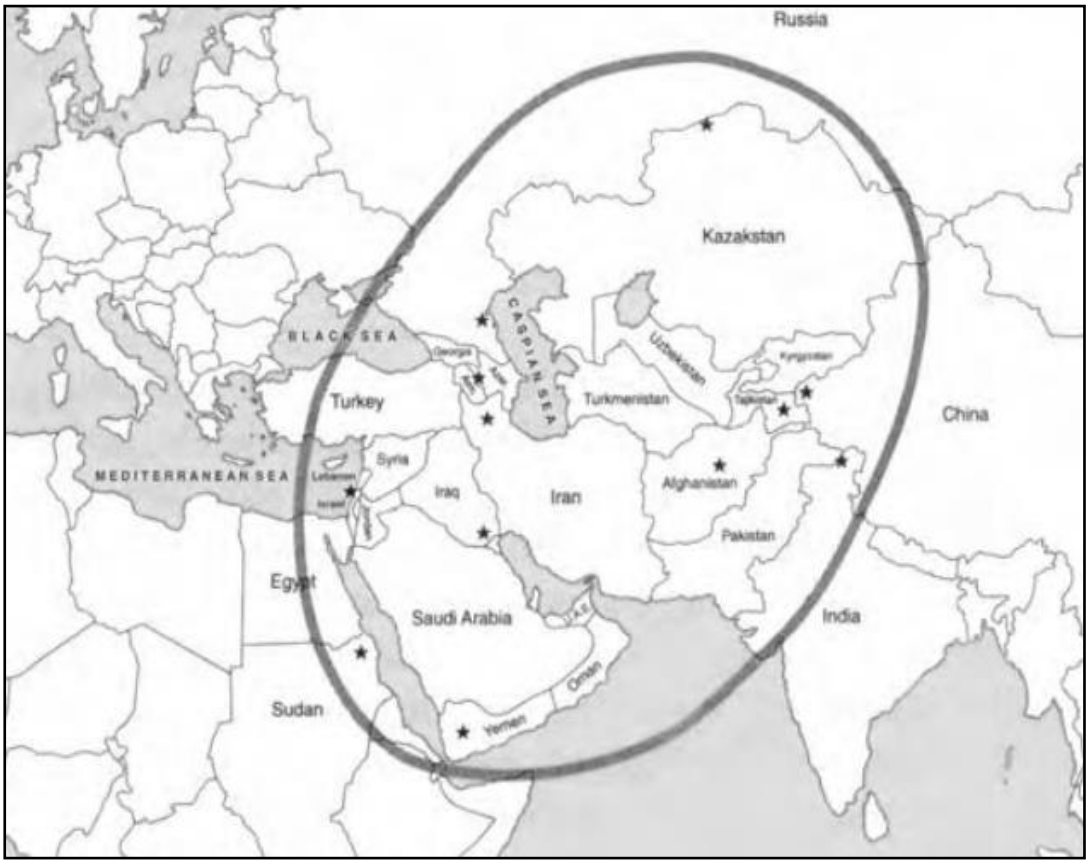

圖 1：布氏所框起歐亞巴爾幹及不穩定地區[162]

[162]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Basic Books, 1997, p53。

DOI:10.6814/NCCU2021014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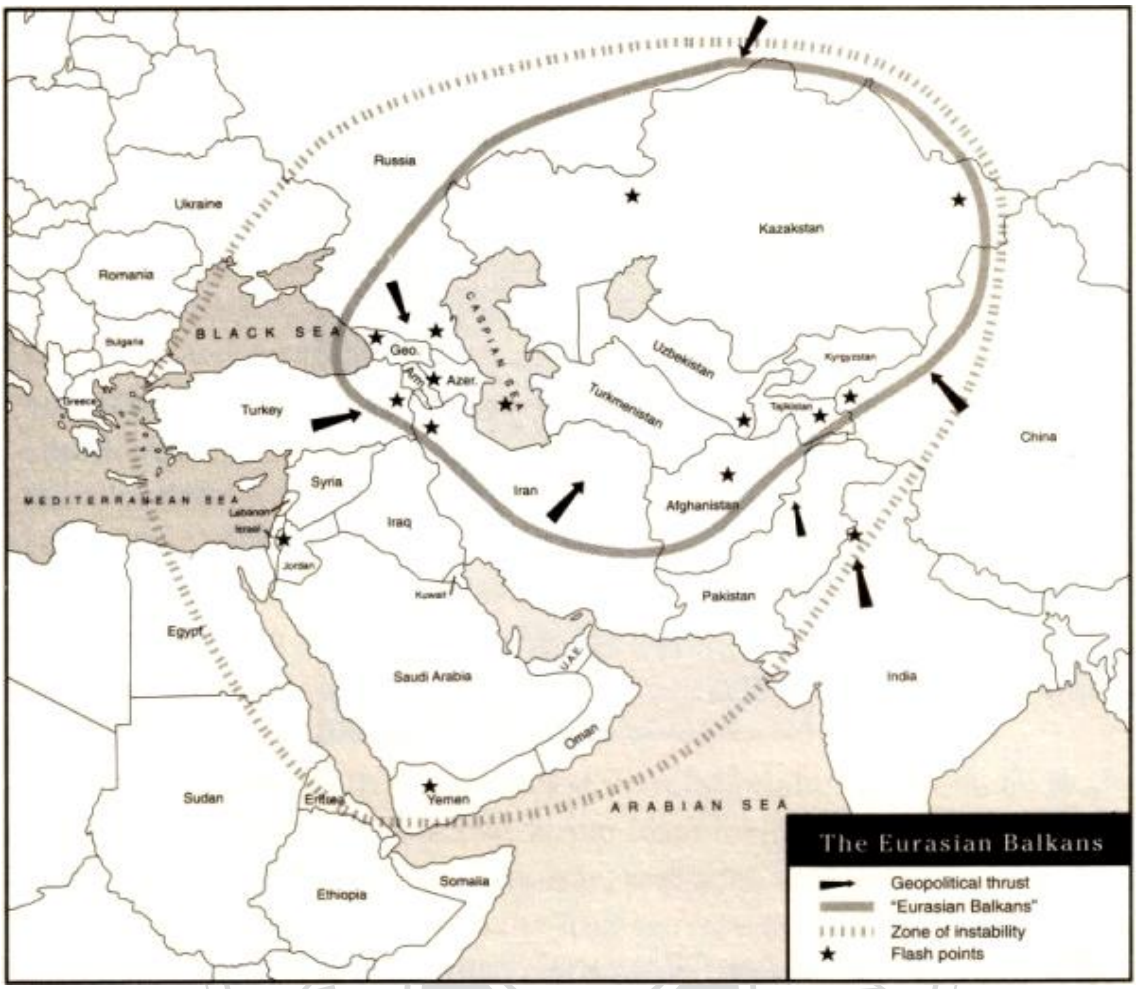

圖 2：實線所圈起區域內屬歐亞巴爾幹示意圖[163]

(二)川普政府著重地區

相較於布氏所框起之區域，川普時期任內對中東戰略所著重之區域便是偏重於傳統中東地區所涉及之國家，即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約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達、沙烏地、敘利亞、阿聯、葉門、巴勒斯坦、馬格里布國家（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摩洛哥、突尼西亞），以及東北非國家(蘇丹、茅利塔尼亞和索馬利亞)等國，而其政策面上更偏重於除去東北非、馬格里布國家後之地區樞紐國家。

[163]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Basic Books, 1997。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二、伊朗、阿富汗及土耳其議題

經比較布氏所提出之大棋盤戰略概念所涉及之中東國家，與川普有所交集之國家分別為伊朗、阿富汗及土耳其，爰本節針對這三國所涉議題比較異同點。

(一)伊朗方面

在布氏所提出大棋盤戰略之時空背景下，其認為伊朗因所信仰之什葉派伊斯蘭教被奉為國教，該國自然與信奉遜尼派之其他國家形成敵對關係，並與美國有所敵視，其政體遂採取親莫斯科路線；川普執政下之伊朗政體與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等什葉派國家形成聯盟，並與莫斯科方關係更加密切，以牽制以川普為資助方之以色列及遜尼派國家聯盟。

伊朗屬布氏所認定之地緣戰略玩家及政治樞紐，其國家的外交施政方針和內部情況皆會影響中亞地區之命運，而其雖與政體上有親莫斯科傾向，惟與土耳其及俄羅斯仍有欲影響該中亞巴爾幹地區地緣政治及經濟利益之企圖心，並欲以同是什葉派陣線之宗教利益進行擴張；川普在任時期之伊朗已竄升為中東地區什葉派之龍頭國家，2016 年之後與俄羅斯方進行密切軍事合作，且遇中東地緣戰爭，並需增兵情事時，伊朗能收到俄羅斯提供之空軍基地中途站後勤資助，以強化軍事機動能力等，此時與俄羅斯之關係已從合作大於競爭關係。

(二)阿富汗方面

在布氏所提出大棋盤戰略之時空背景下，其認為阿富汗因人口組成多樣，且國內種族間分歧嚴重，另反俄羅斯主義者眾多，被稱作中東地區民族大汽鍋，亦屬恐怖組織誕生發展之溫床(如塔利班)；川普在任時期之阿富汗國內形勢，仍屬塔利班恐怖組織成長之庇護國，美國亦以遏止並打擊該國國內塔利班恐怖組織為主要目標，並主張停止伊朗對阿富汗以及阿富汗周邊地區存在之塔利班或其他恐怖組織(個體)之支持，此時之塔利班及其他恐怖組織雖已多數成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為鬆散並行游擊戰之生存模式，惟其存在仍深深影響阿富汗及其周邊國家之政治不安。

(三)土耳其方面

在布氏所提出大棋盤戰略之時空背景下，其認為土耳其國內政局因伊拉克及伊朗內庫德族同受迫害之影響，致使土國境內庫德族人多有建國之異議聲浪，並有激進之庫德族組成庫德斯坦工人黨進行武力反抗，導致政府時有鎮壓行動，另外國內分為三大派系之親歐洲國家之西方主義派，親中東及伊斯蘭世界之南方主義派、親土耳其語系之東方主義派亦是國內政局不穩之因素；川普執政下之土耳其政體；川普執政下之土耳其，仍然在庫爾德族人主權爭奪議題上是該國內難解問題，以土耳其庫德斯坦工人黨為首，敘利亞民主聯盟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民主方案黨及伊朗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為其分支之激進武裝組織仍持續為其建國理念與所屬政府對抗。而庫爾德族為取得美國後勤支援及軍隊訓練，在歐巴馬至川普執政初期屢屢協助美國打擊伊斯蘭國，此舉使該族能暫時在美國保護傘下，防止土耳其攻擊威脅，惟自 2019 年以降，因伊斯蘭國潰敗，美國政府亦實施中東戰略收縮戰略，川普執政中後期停止對庫德族之軍事資助，並撤離邊境駐軍，使土耳其及庫德族間衝突再次升高。

土耳其同前揭所提伊朗，亦屬布氏所認定之地緣戰略玩家及政治樞紐，其國家的外交施政方針和內部情況皆會影響中亞地區之命運，而其路線係以反莫斯科方，並加強與美國及大中東地區國家間合作為其目標；川普在任時期之土耳其與中東多國競合關係較為複雜，其與埃及政權及遜尼派海灣國家處於對立狀態，對巴勒斯坦有人道援助上之支持，支持敘利亞反政府軍推翻阿薩德政權，而在敘利亞之版圖爭奪戰中與伊朗、俄羅斯屬競爭者，其後又加入沙烏地阿拉伯所領導之遜尼派聯盟，並與伊朗、俄羅斯於會談中協調敘利亞內政府軍及反對派之停火協議。

(四)美方所扮演角色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在布氏所主張大棋盤戰略框架體系下，其認為美國地理位置離歐亞大陸及中亞中東地區十分遙遠，惟仍應透過間接或是能力所及之力量介入該地區，並阻止俄羅斯獨佔此區域之地緣政治空間，以追求在該區域達成更遠大之地緣戰略目標(如政治、經濟、能源利益)，並重申美國主要利益是為達成沒有單一國家能掌控此區地緣政治空間，並使全球社區皆能與該地區有暢通無阻之金融財務、經貿交流等往來，最後旨在建構能源(運輸石油天然氣之輸油管道)、陸上及空中交通網絡能無所阻礙之通路，使能符合美國所主張將全球經濟連結，貫徹地緣政治多元主義之事實。

在川普政府所主張國家安全戰略框架下，不難從其於 2017 年所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發現，川普政府將戰略目標置重於歐亞大陸國家之內容，而其傾向係與布氏之想法並無二致，不論是提出以印度沿岸延伸至美國西岸間區域進行經濟及軍事戰略佈局的「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IPSR）[164]、為阻止崛起並發展「一帶一路」政策的中國所實施的貿易戰、或是擊潰「伊斯蘭國」及流氓國家之目標等，都是針對歐亞大陸所實施之政策，而相較布氏提出美國應以「無單一國家能掌控該區地緣政治空間」之干涉力影響中亞中東地區，並牽制著俄羅斯對該區介入，筆者綜合前揭章節所提，川普任職初期確實有實質以陸上駐軍及軍事資助（資助以色列、遜尼派聯盟或庫德族）等作為，發揮一定影響力介入中東地區，來彌補歐巴馬執政後期逐漸撤除伊敘駐軍導致伊斯蘭國崛起之後果，而川普此舉一方面係為殲滅伊斯蘭國，一方面亦正是削弱俄羅斯在此地之影響力。另在逐步消滅伊斯蘭國之後，《2018 年美國軍力指數報告》發表後，該報告亦有提及美國政府應以「有限存在平衡戰略」來經營中東地區軍事佈局。此戰略係應用於一國實力下降且遭遇其他大國地緣競爭時所採取之戰略手段，猶如缺少伊斯蘭國佔領下權

[164]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2017)。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力暫時真空之中東地區，已遭周邊地緣大國如俄羅斯及中國介入，在該戰略評估下，應派駐並保留「一定軍事力量來維持該地區平衡」，而前開作為皆與布氏所主張確保美國達成「無單一國家能掌控地緣政治空間」及「牽制俄羅斯」之理念大致相同。

而對比著執政前期對中東地區仍保有一定軍事干預度，隨著 2018 年 12 月 19 日川普在推特宣告美國已全面解放伊斯蘭國所佔領土，並同時宣布將 2000 名美軍撤離敘利亞之消息一出後[165]，川普執政後期多遵循著以美國利益為優先之中東收縮政策，雖對伊朗所構成之什葉派之弧持續譴責抵制，惟對中東地區軍事行動已轉變為偶發性之空中干預，實不足以干預俄羅斯及伊朗在中東之影響力。

第二節　中東地緣戰略未來趨勢

一、布氏及川普大戰略趨勢

英國地理學家詹姆斯·費爾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在 1915 年所著《地理與世界霸權》（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一書強調，地理對人類活動與歷史之影響甚為重要。而不可懷疑前後者之存在的是一種雙向亦因亦果之關係，即地理要素雖經常對人類活動發揮宰配或限縮作用，但隨著經濟科技發展等，人們能憑藉思想進步，以技術、勞動等行為，越來越多地產生「改造大自然」乃至影響地理因素之結果。進一步來講，地理地緣空間、自然環境及生態對人類生活型態及發展之可能設定一定程度之基本框架，而人類在此種框架限縮下可做出之選擇，須取決於該地自然環境及人類之技術發展水平、其相互之關聯性，以及該人類群體在各發展時期下之社會穩定性、生活重心等[166]。

[165]〈川普宣布擊敗敘利亞境內 IS 美軍將撤離〉，《CAN 中央通訊社》，2018.12.10，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12200006.aspx。

[166]蔡東杰，〈新地緣時代來臨及其戰略意涵〉，《歐亞研究》，第 1 期，2017 年 10 月，頁 1-2。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從實際運用之影響面而言，地理因素相對於人類之選擇首要影響在經濟生活上，如中東國家多數因地緣之利以石油、天然氣出口作國家主要經濟收益便是這個意思。再來重要的便是人類相互爭戰過程，如《孫子兵法》地形篇裡提到「用兵者，必先知地形、地勢」，《戰爭論》（Vom Kriege）一書所提及戰爭時進行攻擊與防禦，地理因素亦扮演著十分關鍵之地位，一代軍事作戰法國名將拿破崙・波倫巴(Napoléon Bonaparte)更於著名之拿破崙軍事語錄提及「作戰計劃應考慮到敵人每個可能行動，而制定必要之因應策略，作戰計劃可因『地理環境』、將領才能、部隊種類、素質以及『戰場地形』而隨時加以修改」。而除前述人類經濟發展與戰爭影響之外，地理影響亦大大影響到對於追求國家生存發展之宏觀規劃，即大戰略（grand strategy），而回顧第一、二章所提及美國地緣戰略之演變，不論從馬漢所提及「海權論」、麥金德所提及之「世界島及心臟地帶理論」、斯皮克曼所提及之「邊緣地帶圍堵心臟地帶戰略論」等皆屬與地緣息息相關之大戰略，是故，本節第一小節便先針對布里辛斯基及川普之大戰略趨勢進行比較，從宏觀之角度切入，第二小節再深入分析比較中東方面之戰略趨勢，使該章節有一循序漸進之描繪。

（一） 布氏大戰略趨勢

在本章節之內容中，係比較布里辛斯基與川普政府間對中東地緣戰略未來趨勢之異同，而筆者認為，布氏對中東地緣戰略趨勢應先從布氏所揭櫫之歐亞大陸大戰略進行探討，而中東地區便是其大戰略框架下之一環。布里辛斯基所主張之美對歐亞大陸戰略，其提及到美國必須認知其現今屬單一一國真正處於全球大國地位及非屬歐亞大陸之國家成為全球霸主，遂需審慎選擇現今至未來應如何在歐亞大棋盤部署美國資源[167]。而渠認為美國之政策目標必須為雙重目標，意即使美

[167]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8月三版)，頁 260-261。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國自身在全球主導地位能至少保持一個世代，且越久越好、並創造一個能吸收社會、政治大規模變革衝擊及壓力之地緣政治結構，以結合多國籍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國際網絡來負擔起全球和平之責任。[168]

從短期目標以觀，美國必須以一定影響力持續鞏固在歐亞大陸上之地緣政治多元主義,並阻止與美國敵對之同盟崛起，並挑戰美國之優勢地位；而從中期目標以觀，即持續強調短期目標之重要性，並尋求戰略上可靠夥伴，於美方為首之領導下，建構一套能共同合作之跨歐亞安全體系(Trans-Eurasian Security System，簡稱 TESS)，如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進行擴張，將中國及日本納入，或透過遠東推行與中日間之三邊軍事、政治對話，以透過與日本間較為密切之政治關係，作為中間調解國使中國融入世界體系；最後從長期目標以觀，期美國能在達成短中期目標下，進而成為能切實分享政治責任之全球核心[169]。

（二） 川普大戰略趨勢

而相較於布里辛斯基所主張美國對歐亞大陸之戰略，川普政府所刻劃之地緣戰略主要側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週邊國家所構成之戰略體系，隨著伊斯蘭國之衰敗，川普認為對中東地區之干涉多寡已致使美國須耗費大量成本始能持續經營，況且領導力亦有衰弱情事，迫使川普政府不得不採取新形式之再平衡戰略，並採取收縮政策[170]，將重點轉向印太戰略，而該戰略手段又分為「地緣、經濟及戰略上的印太」，而其中戰略印太之手段係於廣大之地緣空間及世界主要國家的利害關係與競合下實行戰略，主要便聚集在美國、日本、印度、澳洲等國所構成之菱形安全合作架構，並應對印度洋與太平洋串接之後之新區域政策與布局[171]。

---

[168]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三版)，頁 281-282。

[169]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三版)，頁 260-261。

[170]黃黎洪，〈川普政府的中東再平衡戰略研究〉，《渤海大學學報》，第 5 期，2017 年，頁 48。

[171]李華球，〈美國印太戰略的檢視:目標、方法、手段〉，《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分析》，https://www.npf.org.tw/3/23654。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另外，與布氏所提倡之「以地緣政治現實為基礎的全球合作結構，逐步承擔起世界和平及攝政之責任」大相逕庭，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目標多以個人強烈色彩及意念執行領導，首先便是「摒棄多邊主義」，例如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並組成相關雙邊協議取而代之(《美墨加協議》、《韓美自由貿易協定（KORUS）》、《美日自貿協定》)，或是不管國際輿論及伊斯蘭世界反對及譴責，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再者，便是「對中國實施貿易戰」，從中國對美企智慧財產權及隱私權之侵犯作為導火線，川普對中實施一連串關稅政策所引發的貿易戰，以及美國後續向其他國家施加壓力，阻止他國或業界和中國華為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設5G網路等[172]，綜上政策使川普在處理中國問題皆多數處於與習近平政權隔空交火之狀態，而川普及習近平在任期間雖五次舉行川習會[173]，惟終止貿易戰及華為課稅問題在川習會後皆未有完全解決之情。

附表1-布氏及川普大戰略比較

比較項目	布氏大戰略	川普大戰略
範圍	歐亞大陸國家	由中東國家轉向印度洋與太平洋週邊國家
安全戰略架構	跨歐亞安全體系，跟北約組織、中國日本多方結盟	對中東國家以站對外交形式結盟，無明確安全戰略架構。 大戰略架構傾向美國(夏威夷)、日本、印度、澳洲四國所構成之菱形安全合作架構

[172]Cristina Burack，〈川普過去四年的單邊主義，對全球外交領域產生了哪些深遠的影響？〉，《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9803。
[173]陳慶徽，〈川習會 5 大談話重點一次看：會不會有新關稅名單、華為是否解禁？〉，《商業週刊》，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blog/26248。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與國際間結盟形式	多邊主義為主	單邊主義為主，並進行國與國之間經貿結盟
決策方向	多方結盟互利	個人強烈色彩及意念
提倡目標	以地緣政治現實為基礎建立全球合作結構，逐步承擔起世界和平及攝政之責任作最大考量。	以美國國內或川普個人利益為優先作最大考量。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二、中東地緣戰略未來趨勢

（一） 布氏對中東地緣戰略趨勢

如前揭章節所述，布里辛斯基之地緣戰略並未對傳統中東地區各國做太多著墨，僅針對伊朗、阿富汗、土耳其三國真正之中東國家描繪分析，並加入足以動則得咎之周邊地緣戰略玩家-俄羅斯及中國一併分析，惟筆者認為在布氏在大棋盤一書中所撰寫「歐亞巴爾幹」篇章中，係已將中亞且廣涉中東地區中，美國所應實施之地緣戰略及未來趨勢納入。

布氏對於中亞及中東地區所施戰略趨勢仍以「溫和且合作」為未來目標。在俄羅斯方面，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之後，國力大幅減弱，無法重新撐起該地區之主導權，也無多餘之軍力能阻止他國進入該地區，惟因地緣極其佔據優勢，且介入該區鐵路運輸、瓦斯及石油通路之野心依舊，美國在未來應不得將俄羅斯排擠出此揭地區，抑或是煽動該地區新興國家與俄羅斯為敵，取而代之應借助俄羅斯之能源及經濟地利之便，與該國達成夥伴關係，以促進美國對該地區之開發。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在中國方面，其認為中國處於強勢崛起之形勢，中國強大之國力，使俄羅斯及周遭中亞、中東國家皆應保持警戒，惟在美國與中國對該地區有共同之經濟能源利益下，合作仍是布氏所希冀達成之未來目標[174]。

在土耳其方面，因該國在中亞及中東區域中屬具影響力之強國之一，惟國力亦不足抗衡俄羅斯之壓力及國內多種族間衝突，而該國想投入歐洲組織懷抱之親西方政策眾所皆知，相對地，如其親西方政策因內部或外部因素而停止進行，其國際上之地緣政治關係便只能向俄羅斯靠攏，美國如欲在該區域展現影響力，協助土耳其與歐洲國家建立夥伴關係(加入歐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經貿合作機制、及支持其能源計畫(土耳其希冀建立自亞塞拜然至土耳其地中海岸之石油管線)是美國之目標。

最後，在伊朗方面，其在中東中亞區域之影響力可謂在伊斯蘭世界是數一數二，惟如同土耳其面臨相同問題，北方俄羅斯之介入，及國力薄弱內部政局不穩是衝擊到其政權日後發展之問題，而美國與伊朗雖然有著宗教上之衝突，然其保持著敵對之關係絕對不符美國利益，布氏認為美伊間仍應朝伊朗方並不對美國有著仇視之姿態，並期許朝和平關係邁進為最佳目標，而其也提到美國如能不對土耳其及伊朗密切進行經濟合作、以及伊朗方興建石油管線、與亞塞拜然土庫曼等國建立夥伴關係等事進行阻撓，將有助於美伊間修睦計畫[175]。

（二） 川普對中東地緣戰略趨勢

川普上任後，未針對中亞地區形勢及施政方針多作描繪，而其對於中東地區所施戰略佈局如前開章節所提到，係可分為尚未佔領殲滅伊斯蘭國前之與以色列、遜尼派國家為盟對抗什葉派國家之站對外交，以陸上及空中軍事力量協助打擊伊斯蘭國及伊朗為首之恐怖組織，而在解放伊斯蘭國首都後，便開始急劇縮減

[174]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8月三版)，頁 270-271。
[175]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8月三版)，頁 267-269。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中東地區陸上軍事力量，轉為增加空中干預之軍事行動，綜上，筆者認為川普對整體中東地區已朝「中東收縮政策」實施，「並以恫嚇或派遣有限空中軍力來取代大規模軍力介入」為未來目標。

在俄羅斯方面，在總統普京在任期間對中東什葉派勢力逐漸介入下，其在中東地區影響力已根深柢固，川普於 2019 年宣布退出中東後，俄羅斯更於年底在印度洋北部的阿曼灣與中國、伊朗實施聯合軍演[176]，展現自身欲宰制中東地區之決心，而美國因讓出該地區之干涉權，並投入印太戰略以全力牽制中國，美俄間關係將以利益不衝突之和平關係持續維持。

在中國方面，不論是川普政府所頒布之《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印太戰略框架文件》等皆將中國之崛起列為威脅目標，並提到為遏止中國擴張，必須保衛太平洋第一島鍊以貫徹印太戰略及貿易制裁，是故，川普執政後期至卸任期間，以有限存在平衡戰略來干涉中東事務，並置重點於對中政策，是當務之要也是未來必須面對之事。

在伊朗、沙烏地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方面，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俾利大規模向伊朗進行經濟制裁，此舉除加深美國與歐洲傳統盟邦在外交上的嫌隙，亦破壞歐巴馬時期所修補交好之美歐關係。川普在任四年內，歐洲同盟國對川普個人和美國整體印象普遍不佳[177]。而為防止伊朗勢力在中東地區之擴張，川普政府積極整合拉攏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遜尼派海灣國家，並藉由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勢力來牽制伊朗為首的什葉新月(the Shia Crescent)集團，持續批准供給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軍售案[178]（甚至在其卸任前，仍同

[176]〈伊俄中海軍開始在印度洋和阿曼灣演習〉，《俄羅斯衛星通訊社》，https://big5.sputniknews.cn/military/201912271030330116/。

[177]Richard Wike, “The Trump Era Has Seen a Decline in America’s Global Reputation” , 19th Nov 2020,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1/19/the-trump-era-has-seen-a-decline-in-americas-global-reputation/。

[178]Mohammad Javad Zarif, “Iran Wants the Nuclear Deal It Made: Don’t Ask Tehran to Meet New Demands,” 22th Jan 2021,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n/2021-01-22/iran-wants-nuclear-deal-it-made。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意售予沙烏地精準導引炸彈、並售予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F-35 匿蹤戰機及無人機，待接任總統批准）[179]，前開行為皆屬川普在任時之進行式，亦是未來希冀賡續辦理的目標。

在以色列方面，川普政權之親以色列政策明確而偏激，雖然其所提倡之以巴和平計畫無疾而終，但促進以阿及以色列-巴林關係正常化實是川普在任期間對中東戰略所作之一大政績，而有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帶頭，蘇丹(阿曼)、摩洛哥亦分別於 2020 年 10 月、12 月宣布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180]，2021 年 1 月卡達亦在科威特居中協調下，和沙烏地阿拉伯等海灣國家達成和解[181]。這不僅象徵著伊斯蘭國家站隊外交之轉向，以共同抵制伊朗新月集團，也能使以色列以美國代理人身分，拉攏更多阿拉伯國家，以在中東佔有一席之地，這是川普為持續推動之未來目標。而綜整前開布里辛斯基及川普對中東地緣戰略未來趨勢之探究，為能清楚釐清兩者對中東國家間未來著重重點之趨勢比較，特別繪製整理下列表格，俾利研究分析所用。

附表 2-布氏及川普中東及周邊國家地緣戰略趨勢比較

比較項目	布氏中東及周邊國家地緣戰略趨勢	川普中東及周邊國家地緣戰略趨勢
未來戰略態度	溫和且尋求多邊合作，不求大規模軍力介入	恫嚇或派遣有限空中軍力來取代大規模軍力介入
俄羅斯影響力 對俄羅斯之戰略趨勢	在中東有影響力，惟尚未深入中東	在中東有相當影響力 前期各擁伊斯蘭派系競爭

[179]Patrick Wintour, “UK Under Pressure to Follow Biden’s Lead with Freeze on Saudi Arabia Arms Sales”, 28th Jan 2021, The 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an/28/uk-under-pressure-to-freeze-arms-sales-to-saudi-arabia-and-uae。

[180]Jason Burke and Oliver Holmes, “Sudan and Israel Agree US-Brokered Deal on Normalising Relations”, 23th Oct 2020,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oct/23/sudan-and-israel-agrees-us-brokereddeal-to-normalise-relations。

[181]Patrick Wintour, “Arab States Agree to End Three-Year Boycott of Qatar”, 5th Jan 2021,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an/05/arab-states-agree-deal-to-end-three-year-boycott-of-qatar。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合作大於競爭	後期退出中東，由以色列及遜尼派代理人維持態勢
中國影響力 對中國之戰略趨勢	在中東有影響力，惟尚未深入中東 合作大於競爭，惟須提防	在中東有相當影響力 視為威脅國嚴加提防
土耳其影響力 對土耳其之戰略趨勢	在中東有相當影響力 合作大於競爭	在中東有影響力 因土耳其與庫德族衝突關係，對土方有一定制裁
伊朗影響力 對伊朗之戰略趨勢	在中東有相當影響力 合作大於競爭	在中東有相當影響力 視為威脅國持續打壓，後期退出中東，由以色列及遜尼派代理人維持態勢
以色列影響力 對以色列之戰略趨勢	在中東有相當影響力 未提及	在中東有相當影響力 視為同盟國，並過度偏袒以色列，與遜尼派海灣國家組成同盟對抗伊朗
遜尼派海灣國家(沙烏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阿曼、科威特、卡達)	在中東有相當影響力 未提及	在中東有相當影響力 視為同盟國，與以色列組成同盟對抗伊朗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第三節 大棋盤地緣戰略之於川普中東地緣政策之困境

本節將分點探討在布里辛斯基所提出之大棋盤地緣戰略框架下，是否適用於川普政權在任內之中東地緣政策，以及其所遇到之困境挑戰，而以下就美國所需扮演之角色、對歐亞大陸戰略佈局之看待、對地緣樞紐旁周邊大國需有之作為進行比較並行分析論述。

一、美國所需扮演之角色

在大棋盤地緣戰略框架下，布氏戰略所描繪之美國係將其視為全球唯一大國，並認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居於全球獨霸之地位不大可能遭其他國家政體挑戰，為避免全世界落入無政府狀態、以致有移民難民遷徙、種族宗教衝突、發展或資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問題而造成全球失序，美國必須擔任世界警察加以介入管控[182]。

而綜觀 2001 年後，美國於世界所處之地位仍舊屹立不搖，惟中東蓋達組織所發動之 911 恐怖攻擊頭一遭挑戰了美國本土，使美國開始對中東戰略佈局有了新的修正及重視，恐怖組織之弭平便是歷任總統首要之務。而到了川普執政時期，伊斯蘭國之殲滅亦屬美國中東優先之務，惟中東政局之複雜多變、宗教種族衝突、武裝派系各據一方，光美國單一國家之介入已無法控制該區局勢，而川普過於獨斷偏激之執政作風，雖使其獲得以色列、沙烏地和阿拉伯海灣國家支持，卻也樹立了不少什葉派國家之敵人，與布氏所提擔當全球管事者之角色有所差距，而川普於後期索性退出中東之政策，並將佈局轉往印太戰略，也帶給繼任總統留下美國如何主導中東之挑戰及困境。

二、對歐亞大陸戰略佈局之看待

[182]〈布里辛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節選〉，《鳳凰網》，2009.9.8，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fazhanmoshi/200909/0908_7964_1340416.shtml。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如前章節所提及，在布氏大棋盤戰略框架下，美國視歐亞大陸為主導世界之重要版圖、並將中亞、中東至東歐等區域視為地緣樞紐等論點，筆者認為皆與川普政權主張之觀點並無太大差異，然而布氏對歐亞大陸地緣戰略之佈局分為短、中、長期目標，短期目標為必須以相當影響力鞏固在歐亞大陸上之地緣政治多元主義,抵制與美敵對之國家或聯盟崛起，挑戰美霸權地位；中期目標即持續強調短期目標之重要性，並尋求戰略上可互助合作之夥伴，於美方之領導下，建構一套能共同合作之跨歐亞安全體系(即 TESS)；最後長期目標亦即期許美國能在達成短中期目標下，進而達成能確切分享政治責任之全球核心，旨揭目標核心旨在著重於所結盟之夥伴關係，而為尋求戰略夥伴已達成跨歐亞安全體系部分，布氏便有提到美國必須與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印度多邊合作[183][184]，惟此合作對象之選定以及佈局相較於川普執政下之歐亞甚至中東政策實是有相當衝突，川普除只對印度釋出大量善意，並同意向其軍售大量武器用以牽制中國外，其對其餘三國國家(聯盟)皆未有明顯合作之意。首先，歐盟國家部分，其上任後即退出一連串多邊協議，引發歐盟國家之連聲撻伐；對中國視為崛起之威脅，持續以貿易關稅等經濟制裁抵制該國；將俄羅斯起初視為競爭敵手，牽制其擴張中東版圖，到後來改以退出中東版圖爭奪戰來取代相互消耗軍事成本之持續競爭。而前揭所提到之差距，以及是否重回多邊主義及多方結盟之政策，便是繼任在位者所需面臨到之困境。

三、地緣樞紐旁周邊大國需有之作為

為促成歐亞大陸及中亞中東地區所圍成之地緣政治樞紐之穩定，布氏認為亦有賴於周邊國家之共同維持，在歐洲國家部分，美國必須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183]石齊平，〈《大棋局》的聯想〉，《商業周刊》，1998.5.14，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Index?StrId=5799。

[184]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三版)，頁 260-262。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及歐洲聯盟之向東擴張，並接納在歐洲具舉足輕重地位之德國及法國在非洲及中東事務所扮演之角色地位，支持歐洲聯盟在全球政經更有自身想法及主見。

在對俄羅斯部分，其認為俄方為重回世界大國地位，國內各種產業及建設之現代化，係比起對外爭權掠地更加重要，而美國應趁著俄方國力並未壯大之際，強化政治多元主義，並引導俄方選擇親歐洲路線，而避免其走向帝國主義。

在對中國部分，其認為中國屬正於歐亞大陸崛起之強勢國家，雖仍距離全球大國有一段距離，惟不可質疑的是其為世界上最大之開發中國家，是以美國應對其深入進行戰略了解，並透過與日本之密切政經調和關係，安全接受中國在亞洲地區之野心，並適時牽制反對中國獨斷且具威脅之言行，以達成三邊地緣戰略關係之協調作為[185]。

而相對於前開布氏所提出周邊大國所需作為多以尋求合作並引導周邊大國導向多邊主義聯盟之方向，川普對於周邊歐洲國家、俄羅斯及中國作為多以背離同盟合作，並遵循美國優先之思維進行。

在針對歐洲聯盟國家部分，緣因單方面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及伊朗核協議等，埋下歐盟對美之撻伐之種子，而其後川普不論是過於親以色列之政策，主張撤出美駐軍並認為北約組織應提升集體安全之軍事行動費用，將該組織擴及中東地區之言論、甚至對歐盟銷往美國貨物實施關稅及貿易政策等作為[186]，皆使美國-歐盟關係急速惡化。

而在針對俄羅斯及中國方面，如前一節所提及，川普對俄羅斯於執政前期擁護著伊斯蘭遜尼派系以跟俄羅斯所擁什葉派系競爭，而在殲滅伊斯蘭國後，其執政後期選擇退出中東，交由以色列及遜尼派代理人維持中東態勢，並對俄羅斯採由較為放任之政治態度；而其對於中國方面，在川普上任後，為打壓中國崛起及

[185]〈布里辛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節選〉，《鳳凰網》，2009.9.8，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fazhanmoshi/200909/0908_7964_1340416.shtml。

[186]Heather Long, "Trump has officially put more tariffs on U.S. allies than on China", 31th May 2018,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8/05/31/trump-has-officially-put-more-tariffs-on-u-s-allies-than-on-china/。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其實施「一帶一路」政策所帶來對歐亞大陸重大影響力，無不實施各項經濟關稅制裁，雖川習會多次會談，中美關係在經貿上始終處於緊張關係。

而綜觀川普執政時期在針對中東地緣樞紐旁周邊大國之施政方針，始終與布氏所提倡之戰略作為格格不入，而川普旨揭作為皆圍繞者美國自身利益為優先而實施，惟過於激進且尖銳之作法使其在國際上也樹立不少敵人，並讓原本同屬盟友之歐洲國家也轉而疏遠美國。是以，川普以「美國優先」政策為基礎，對威脅國抑或是盟國四處放話，此舉對威脅國雖然展現美國施壓之力度，卻也同時損害了與盟友多邊合作之關係，有違於布氏當初所構想美國應有之戰略框架，繼任總統是否應回歸於布氏框架下較為柔性之戰略作為，抑或是以折衷方式實施之，此困境及挑戰有賴於繼任者思考下一步棋該怎麼走。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節旨在綜整川普政府對中東地區地緣戰略與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地緣戰略比較，首先，大棋盤地緣戰略所主張將歐亞大陸視為世界島納為戰略重點，與川普執政時期將大戰略置重點於印度至太平洋所圍成之亞洲地區相符；再者，兩者所主張地緣樞紐地帶亦有交集之處；最後，在戰略軍力佈局程度方面，川普主張應保留「一定軍事力量來維持中東地區平衡」，與布氏所主張美國應以一定力量介入地緣樞紐地帶確保「無單一國家能掌控該空間」之理念相同。而在前開大概念相符之前提下，筆者試著再將兩者進行不同面向比較並深入分析其相異及所遇困境之處，以期達成本文所欲探討之研究目的。

經細部分析比較相異之處，筆者觀察到從著重地區、戰略趨勢態度、個別國家政策皆有所不同，並以表格明確呈現下，足見兩者雖在大概念下有相符之處，惟經抽絲剝繭般剖析後，兩者相異之處更甚相同之處。最後，筆者以大棋盤戰略框架下論川普政策遭遇之困境，並以美國所扮演之角色、對歐亞大陸戰略佈局之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看待、以及對地緣樞紐地帶周邊大國之作為等議題探討，筆者發現川普政權雖以美國自身利益作為最大優先考量，惟其作風充斥者獨斷單邊主義色彩，仍對美國在中東甚至國際地位帶來不小衝擊，其面臨之挑戰是繼位者仍待解決之問題。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101496

第五章 結論

1997 年，布里辛斯基以麥金德所主張「世界島及心臟地帶理論」及斯皮克曼提倡之「邊緣地帶圍堵心臟地帶戰略」為立意基礎，提出新地緣政治之世界觀-大棋盤戰略學說，將歐亞大陸視為戰略大棋盤，並定義地緣戰略國家、控制地緣棋手及地緣支軸國家對旨揭大棋盤之影響。而本論文第二章先以此框架之緣起及發展為出發點進行論述，再以回過頭探討美國於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歷任總統所制定戰略於中東地區之回顧。在 911 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改變以大國為對手之戰略觀，並將中東地區視為新戰略目標。綜觀小布希至歐巴馬政府對中東地區之戰略實施佈局，小布希執政初期以單邊主義及意願聯盟主張對中東地區發動持久自由行動及對伊戰爭，同時灌輸大中東地區民主和平思想，以達成中東和平，惟在對伊戰爭陷入僵局後，因軍事成本過高、國際及國內輿論及反戰言論升高，小布希後期戰略便轉向多國同盟之集體安全。而隨著歐巴馬政府走馬上任後，其執政初期一反前朝，強調與中東國家展開溫和談判戰略手段、合作性安全、灌輸價值觀外交觀念，以期深入中東地區促進和平，同時地試著修復與歐盟間關係以共同制衡中東地區政治軍事安全。最後，經比較前開兩位執政者對中東之施政方針，實有諸多大相逕庭之處，惟就以大棋盤戰略學說框架論之，在小布希執政後期至歐巴馬執政時期與中東國家展開和平談判及柔性戰略手段，在實務上更應符合布氏學說之論點。

本論文進入第三章後，開始論述川普總統接任後，其身為新任決策者大刀闊斧之改革行為，並發揮其極具個人色彩之性格。其上任後便立即退出多項多邊協議(伊朗核協議、巴黎氣候協定、中程導彈條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等)，並倚著美國優先之政策思維，保護國內產業，與他國重新簽定雙邊經貿協定，對影響國內產能之他國產品課徵關稅，或行經濟制裁，另在對中東地緣戰略運用中，其旨在消滅伊斯蘭國、並極力促成站對外交，拉攏遜尼派國家以抵制什

DOI:10.6814/NCCU202101496

葉派國家、極度偏袒以色列並促成該國與阿拉伯海灣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等。雖然川普到了執政後期，對中東收縮政策之實施力道逐步增強，復以新冠病毒疫情橫掃全球，疫情影響使美國境內及中東各地區皆為抗疫忙得焦頭爛額，亦使川普在執政末期未針對中東地區有重大戰略宣布及實行，惟其在對退出伊朗核協議並恢復對伊經濟制裁以及推行以阿國家外交關係正常化等成就上，仍舊達成了錢前朝政府所無法達成之政績。

而為承接第三章所提川普中東戰略背景及運用，第四章便旨在綜整川普政府對中東地區地緣戰略與布氏大棋盤地緣戰略比較，本章節就川普及布氏著重地區、戰略趨勢態度、個別國家政策進行比較，並輔以表格整理呈現，足見兩者在「戰略重點置於歐亞大陸」、「主張之地緣樞紐地帶有交集處」、「戰略軍力佈局程度」有相符之處，惟經細部剖析後，兩者相異之處，如「對個別國家施政手段方向」、「中東戰略所處態度」、以及「地緣樞紐國家之分布」等更多於相符處，而綜整前章節所闡述之分析比較，以下筆者再次以分述方式歸納重點，簡述川普及布氏大棋盤戰略間之戰略比較：

一、布氏戰略框架下，主要以中亞地區之國家做描述，更著重於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高加索三國、阿富汗、伊朗；川普戰略框架則著重傳統中東國家。

二、布氏及川普戰略框架下之伊朗皆屬親俄路線，並屬地緣政治樞紐，其內外政施政情形皆會影響中東地區之命運。布氏著作下之伊朗與土耳其及俄方仍有欲影響中亞地區政治及經濟之企圖，並欲以同是什葉派陣線之宗教進行擴張；川普時期之伊朗與俄方進行密切軍事、經濟後勤合作，與俄羅斯之關係已從合作大於競爭關係。

三、布氏及川普戰略框架下之阿富汗皆屬反俄路線，並將該地視為恐怖組織誕生發展之溫床。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四、布氏及川普戰略框架下之土耳其皆對庫德族進行打壓，而川普上任初期對庫德族予以保護支援，惟中後期停止資助。另布氏著作下之土耳其屬反俄路線，主張加強與美及大中東地區國家間合作為目標；川普時期之土耳其與中東多國競合關係複雜多變(與埃及及遜尼派海灣國家對立，對巴勒斯坦人道援助，支持敘利亞反政府軍推翻阿薩德政權，而在敘利亞之版圖爭奪中與伊朗、俄屬競爭者，其後又加入沙特所領導之遜尼派聯盟，並與伊朗、俄於會談中協調敘利亞內之停火協議)

五、布氏及川普戰略框架下提及美方所扮演之角色理念大體相符，布氏認為應透過間接或是能力所及之力量介入中東地區，阻止俄方獨佔此區域之地緣政治空間；川普認為以「有限存在平衡戰略」來經營中東地區軍事佈局，並應派駐並保留「一定軍事力量來維持該地區平衡」，來牽制以俄為首之權力。

六、布氏中東戰略框架下未來戰略態度持溫和且尋求多邊合作，不求大規模軍力介入；川普則持恫嚇或派遣有限空中軍力來取代大規模軍力介入。

最後，本文以大棋盤戰略框架下論川普政策遭遇之困境，以「美國所扮演之角色」、「對歐亞大陸戰略佈局之看待」、以及「對地緣樞紐地帶周邊大國之作為」等三項議題進行探討，在經比較分析法及以文獻參考之輔助下，推論出繼任總統所需面對之困境，進而有效導論出筆者撰寫本論文之研究目的，即透過大棋盤地緣戰略與川普的中東戰略進行比較，探討其異同利弊之處：

一、川普退出中東後所留下之權力真空困境，繼任者對歐亞及中東政策是否應回歸布氏所主張戰略，重新擔起全球管事者之角色再次介入中東事務。

二、川普為維護美國優先利益，而退出多邊協議之困境，繼任者對歐亞及中東政策是否應回歸多方結盟、多邊主義之戰略合作。

三、川普為美國利益而與國際盟國交惡疏遠之困境，繼任者對歐亞及中東政策是否應回歸布氏所主張合作大於競爭及制裁之戰略手段。

2021 年 1 月 20 日，川普時代正式落幕，隨之上任之繼位者便是民主黨所推派出之拜登（Joe Biden）和賀錦麗（Kamala Harris）搭檔，正式就任美國第 46

DOI:10.6814/NCCU202101496

任正、副總統，而拜登的就職象徵著美國施政方針之重新修訂，其對中東戰略是否做出重大轉變亦是全球注目之焦點，在未來拜登執政之四年間，美國對中東外交與安全政策是否將遵照著前朝政府，抑或是傾向布氏大棋盤戰略概念，又或是開展出屬於拜登自己之新地緣戰略手段，便是拜登政府所需面臨之一大課題。

而在筆者撰寫本論文之際，拜登政府團隊已領導美國半年之有，在其上任起百日之時，其便有針對外交及國家安全部分提出四大方針，即重返多邊主義之國際體系、與他國結盟對抗中國、聯合歐洲對抗俄羅斯及「退出中東版圖」之政策[187]。在中東政策方面，拜登同川普之執政理念，即以退出中東為終極目標。惟在現今有限力量下，拜登針對下述中東重要國家仍有提出與川普相異之戰略想法。

在對中東駐軍及軍售方面，拜登依循著前朝減少中東駐軍政策，其上任後儘管面臨外界大力抨擊撤軍將助長塔利班滋長等影響，拜登仍於今年 4 月進行阿富汗撤軍計畫。另拜登上任後即簽署退回阿聯、沙烏地阿拉伯之軍售案[188]，並反對沙烏地阿拉伯針對葉門之軍事作為[189]，以置重點於對抗俄羅斯及中國之外交政策為導向。

在以巴關係方面，身為與川普同為以色列支持者的拜登，其對於以色列之政策實施與前朝並無太大變化，僅針對以巴關係上採取較為溫和之立場，並表態重新支持「兩國方案」[190]，希望兩國重啓和平談判，惟兩國對其方案興致缺缺。

在對伊朗核協議方面，拜登接任後，試圖重回當初川普所退出之協議，但因伊朗主張美國必須取消對渠實施之經濟制裁，復以以色列及阿拉伯國家擔心如重

[187]〈有心無力的拜登中東政策，無法擺脫《川規拜隨》的路線依賴〉，《The New Lens 關鍵評論》，2021.5.2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1326。
[188]〈拜登強力為撤軍阿富汗辯護 稱當初目標已達成〉，《聯合新聞網》，2021.7.9，https://udn.com/news/story/6809/5590329。
[189]崔進揆，〈川規拜隨？川普的中東政策遺產與影響〉，《歐亞研究》，第 15 期，2021 年，頁 44。
[190]同註 187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回核協議，最核協議機制之漏洞仍會讓伊朗取得核武，使前開國家遭受恫嚇或軍事威脅，爰該政策之實施在拜登執政迄今仍裹足不前[191]。

綜上，拜登就任後其施政重點仍以內政優先於外交為主，對於現今美國政府最關切的議題仍是控制本土的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以及重振受疫情影響的美國經濟，積極推動「美國就業計畫」（American Jobs Plan，簡稱AJP）為主要目標[192]。中東政策並非拜登政府首要關切的問題，而拜登對中東政策之大方向就筆者現階段來看，大多依循著前朝所立下之里程碑持續且消極以對，而其何時始將外交政策也移向中東地區，筆者認為只能端看拜登執政團隊是否有餘力在內政、經濟以及對中俄政策外再另闢該地區之戰場了。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1]〈拜登會以色列總統 重申制止伊朗發展核武〉，《世界民報》，2021.7.1，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content/news/330795。

[192]〈美國大基建 效應全解讀〉，《工商時報》，2021.5.6，https://ctee.com.tw/bookstore/magazine/456210.html。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一、官方文件

美國國防部，<2018 年核態勢評估>，2018.2.2，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9/-1/-1/1/EXECUTIVE-SUMMARY-TRANSLATION-CHINESE.PDF。

二、專書

Anderani, Gilles、Hassner, Pierre 編、齊建華 譯，《為戰爭辯護-從人道主義至反恐怖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年)。

Carter, Ashton B.、Perry, William J.編、許綬南譯，《預防性防禦：後冷戰時代美國的新安全戰略》，(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年)。

Mackinder, Halford 編，武原譯，《民主的理想和現實》，(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年)。

Spykman, Nicholas John 編，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年)。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歐研究中心 編，《反恐背景下美國全球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 4 月)。

布里辛斯基 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譯，《大棋局: 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布里辛斯基 編、林添貴 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三版)。

布里辛斯基 編、高德源 譯，《美國的危機與轉機-從老布希、柯林頓到小布希的外交成績單看超級強權的未來走向》，(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8 年 1 月)。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布里辛斯基 編、郭希誠 譯，《美國的抉擇》，(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 年 10 月）。

朱浤源、《編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正中出版社、1999 年)。

余炳輝，《社會研究的方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

林文程，《中國海權崛起與美中印太爭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11 月)。

林碧炤，《迎接新世紀-文明社會的世界觀與國際觀》，(臺北：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8 年 5 月)。

俞正梁 編、《大國戰略研究》，(中國：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 11 月二版)。

曹雄源，《戰略解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佈局》，(臺北：前程文化公司，2018 年 8 月)。

魏宗雷、邱桂榮、孫茹 編，《西方「人道主義干預」理論與實踐》，(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 年 1 月)。

羅柏・卡普蘭 編、林添貴 譯，《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 年 7 月)。

三、期刊

牛新春，〈一只腳在裡面，一只腳在外面-美國在中東進入《空中干預》時代〉，《世界態勢》，第 4 期，2017 年，頁 44-46。

牛新春，〈中東地緣政治新格局-解體的中東：重回《弱主權時代》〉，《現代國際關係》，第 7 期，2017 年，頁 1-4。

王高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內涵與影響〉，《展望與指南》，第 16 卷第 1 期，2018 年，頁 1-7。

王雷，〈透視川普政府對伊朗新戰略〉，《當代世界》，2018 年 9 月，頁 44-47。

汪毓瑋，〈歐巴馬總統論述打擊《伊斯蘭國》戰略及反恐情勢之發展〉，《展望與探索》，第 12 卷第 11 期，2014 年 11 月，頁 85-100。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汪毓瑋，〈歐巴馬總統論述打擊《伊斯蘭國》戰略及反恐情勢之發展〉，《展望與探索》，第 12 卷第 11 期，2014 年 11 月，頁 85-100。

岳瑞麒，〈邁向後歐巴馬時期之美國中東戰略調整與困境〉，《全球政治評論》，第 48 期，2014 年，頁 13-18。

岳鴻，〈川普執政後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化及影響〉，《唯實》，第 6 期，2018 年，頁 93-96。

姜浩峰，〈從諸國與卡達斷交，看美國把中東帶向何方？〉，《新民周刊》，第 24 期，2017 年，頁 56-60。

段庚成、張峰，〈布希與歐巴馬的伊朗政策比較〉，《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1 期，2012 年，頁 21-22。

孫若怡，〈美國與以色列的新中東計畫〉，《海峽評論》，第 341 期，2019 年，頁 17-19。

秦天，〈克制的伊朗：鞏固什葉派新月區〉，《現代國際關係》，第 7 期，2017 年，頁 7-10。

高雄柏，〈川普圖以最低成本威嚇伊朗-美國和伊朗鬧什麼〉，《海峽評論》，第 344 期，2019 年，頁 42-44。

崔進揆，〈川規拜隨？川普的中東政策遺產與影響〉，《歐亞研究》，第 15 期，2021 年，頁 37-46。

張至涵，〈歐巴馬政府的干預利比亞政策：一個道德現實主義的觀點評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99-144。

張卓，〈《大棋局》評析-布里辛斯基的美國全球霸權體系構想〉，《湖北函授大學學報》，第 14 期，2014 年 8 月，頁 45。

張思雨，〈美國的主導地位與世界新秩序—評布熱津斯基《大棋局》〉，《商 Business》，第 24 期，2016 年，頁 114。

DOI:10.6814/NCCU202101496

連弘宜，〈俄美兩國在敘利亞議題上的交鋒〉，《戰略安全研析》，第 103 期，2013 年 11 月，頁 46-53。

陳佩修，〈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國土安全任務與反恐聯盟建構：兼論對東南亞安全情勢的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5 期，2004 年 1 月，頁 93-115。

陳嘉生，〈以色列對歐巴馬總統中東之行的反應〉，《戰略安全研析》，第 51 期，2009 年 7 月，頁 30-34。

黃黎洪，〈川普政府的中東再平衡戰略研究〉，《渤海大學學報》，第 5 期，2017 年，頁 42-48。

黃鵬、張熠，〈淺析沙隆政府的單邊撤離計劃〉，《阿拉伯世界》，第 4 期，2005 年，頁 13-17。

趙忠傑、管怡聲，〈從小布希至歐巴馬時期美國反恐戰略〉，《國防雜誌》，第 26 卷第 3 期，2011 年，頁 77-92。

劉長敏、李貴州，〈歐巴馬任期內《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比較研究〉，《太平洋學報》，第 6 期，2016 年，頁 54-62。

蔡東杰，〈新地緣時代來臨及其戰略意涵〉，《歐亞研究》，第 1 期，2017 年 10 月，頁 1-10。

蔡政修，〈九一一事件後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以波灣戰爭與北韓核子危機為例〉，《問題與研究》，43 卷 6 期，2004 年 11、12 月，頁 129-165。

錢文榮，〈從美軍打擊敘利亞看川普外交決策特點〉，《和平與發展》，第 3 期，2017 年，頁 14-24。

謝敏捷，〈美國的中東政策—布希總統推動中東民主的機會與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3 期，2005 年秋季號，頁 1-15。

四、學位論文

陳雙環，《當前中華民國反恐對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臺北市，2003 年。

DOI:10.6814/NCCU202101496

黃長泰，《911 事件後小布希政府中東政策：文明衝突論之觀點》，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臺北市，2007 年。

五、網路資料

Burack, Cristina，〈川普過去四年的單邊主義，對全球外交領域產生了哪些深遠的影響？〉，《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9803。

Daisy, Chuang，〈川普與拜登眼中的能源之路，影響美國未來石油與再生能源布局〉，《科技新報》，https://technews.tw/2020/11/04/biden-trump-energy/。

〈7 年來首獲完全解放！敘軍方收復極端組織在首都最後據點〉，《環球網》，2018.5.22，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8EvP。

大中東地區或大中東計劃，〈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8%AD%E4%B8%9C%E5%9C%B0%E5%8C%BA。

〈川普外交風雲大事記：2017-2019〉，《大紀元》，2020.1.9，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1/8/n11777245.htm。

〈川普宣布擊敗敘利亞境內 IS 美軍將撤離〉，《CAN 中央通訊社》，2018.12.10，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12200006.aspx。

〈川普開首例指伊朗革命衛隊為《恐怖組織》，伊朗反擊《美軍才是》〉，《The News Lens》，2019.4.9，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944。

〈中東和平路線圖計劃問題〉，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2004 年 11 月，https://lk.hrbeu.edu.cn/article.asp?ld=299。

石齊平，〈《大棋局》的聯想〉，《商業周刊》，1998.5.14，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Index?StrId=5799。

DOI:10.6814/NCCU202101496

〈布里辛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節選〉，《鳳凰網》，2009.9.8，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fazhanmoshi/200909/0908_7964_1340416.shtml。

〈石油輸出國組織〉，《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6%B2%B9%E8%BE%93%E5%87%BA%E5%9B%BD%E7%BB%84%E7%BB%87#cite_note-109。

〈《他像狗和懦夫一樣的死了！》川普證實：伊斯蘭國首腦巴格達迪遭美軍擊斃〉，《The News Lens》，2019.10.27，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6609。

〈伊俄中海軍開始在印度洋和阿曼灣演習〉，《俄羅斯衛星通訊社》，https://big5.sputniknews.cn/military/201912271030330116/。

〈伊朗-美國關係〉，《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C%8A%E6%9C%97%EF%BC%8D%E7%BE%8E%E5%9C%8B%E9%97%9C%E4%BF%82。

〈伊朗啟動 IR-6 型離心機開始生產濃縮鈾〉，《香港新聞網》，http://www.hkcna.hk/content/2021/0411/890241.shtml。

〈伊朗將停止履行伊核協議部分承諾〉，《FT 中文網》，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2663?full=y&archive。

〈伊朗稱將不再遵守 2015 年核協議〉，《法國國際廣播電台》，https://amp.rfi.fr/cn/%E6%94%BF%E6%B2%BB/20200105-%E4%BC%8A%E6%9C%97%E7%A7%B0%E5%B0%86%E4%B8%8D%E5%86%8D%E9%81%B5%E5%AE%882015%E5%B9%B4%E6%A0%B8%E5%8D%8F%E8%AE%AE。

〈有心無力的拜登中東政策，無法擺脫《川規拜隨》的路線依賴〉，《The New Lens 關鍵評論》，2021.5.2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1326。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李華球，〈美國印太戰略的檢視:目標、方法、手段〉，《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分析》，https://www.npf.org.tw/3/23654。

肖曼，〈川普女婿庫什納力推中東《世紀協議》，巴勒斯坦人不領情〉，《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019.6.27，https://www.rfi.fr/tw/%E6%94%BF%E6%B2%BB/20190627-%E7%89%B9%E6%9C%97%E6%99%AE%E5%A5%B3%E5%A9%BF%E5%BA%AB%E4%BB%80%E7%B4%8D%E5%8A%9B%E6%8E%A8%E4%B8%AD%E6%9D%B1%E4%B8%96%E7%B4%80%E5%8D%94%E8%AD%B0%E5%B7%B4%E5%8B%92%E6%96%AF%E5%9D%A6%E4%BA%BA%E4%B8%8D%E9%A0%98%E6%83%85。

〈拜登強力為撤軍阿富汗辯護 稱當初目標已達成〉，《聯合新聞網》，2021.7.9，https://udn.com/news/story/6809/5590329。

〈拜登會以色列總統 重申制止伊朗發展核武〉，《世界民報》，2021.7.1，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content/news/330795。

〈美軍援敘境內庫爾德武裝進攻拉卡土耳其急了〉，《中國新聞網》，2017.5.12，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5-12/8221815.shtml。

〈美國大基建 效應全解讀〉，《工商時報》，2021.5.6，https://ctee.com.tw/bookstore/magazine/456210.html。

〈美稱在敘保留少量美軍不代表改變撤軍決定〉，《新華網》，2019.2.23，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2/23/c_1124153752.htm。

馬曉霖，〈從敘利亞危機應對看歐巴馬的中東政策〉，《每日頭條》，2017.2.19，https://kknews.cc/zh-tw/world/r996gg4.html。

連弘宜，〈美俄要破冰川普須找出兩國共同利益〉，〈川普外交政策引關注 台學者預判國際局勢〉，《大紀元》，2016.12.25，https://www.epochtimes.com/b5/16/12/25/n8630982.htm。

〈敘利亞內戰〉，《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5%88%A9%E4%BA%9A%E5%86%85%E6%88%98。

DOI:10.6814/NCCU202101496

〈敘利亞內戰〉，《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99%E5%88%A9%E4%BA%9A%E5%86%85%E6%88%98。

〈敘政府軍主力集結伊德利卜將對反對派最後據點發起攻勢〉，《觀察者網》，2018.8.16，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8_08_16_468398.shtml。

陳慶徽，〈川習會 5 大談話重點一次看：會不會有新關稅名單、華為是否解禁？〉，《商業週刊》，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blog/26248。

鄭智懷，〈《中東和平計畫》難解以巴衝突〉，〈國際瞭望〉，《青年日報》，2020.8.7，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246935&type=forum。

劉瑞芬，〈36 年友好關係急凍 以色列擴大屯墾區 歐巴馬為何拒絕再護航？〉，《鏡 MirrorMedia》，2017.1.5，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103int-israel-un-resolution/。

〈聯合全面行動計畫〉，《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E6%A0%B8%E5%95%8F%E9%A1%8C%E5%85%A8%E9%9D%A2%E5%8D%94%E8%AD%B0。

貳、英文部分

一、官方文件

Nuclear Posture Review (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6th Feb 201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 1987、1988) 。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 2002)。

DOI:10.6814/NCCU202101496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6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 2006)。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 2017) 。

Roadmap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Israeli/Palestinian Reciprocal Action, Quartet Support(Washington D.C.：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16th Jul 2003)。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5〉,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604.pdf。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9〉,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4/fs_2020_04_milex_0_0.pdf。

The European Council(Brussels：The European-Asian Meeting(ASEM), 18-19th Oct 2018)。

The World Bank, 〈GDP (current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5&most_recent_value_desc=true&start=2015&view=bar。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ress, 2001)。

二、專書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 Basic Books, 1997。

Taylor, Alan R.,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Sep 1991。

三、期刊

DOI:10.6814/NCCU202101496

Cook, Steven A., Stokes, Jocob and Brock, Alexander J., “The Contest for Region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Security Serie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4, p.3-18。

Kahl, Colin, Gfoeller, Michael, Katz, Mark N. and Kimmitt, Mark T., “U.S. Commitments to the Gulf Arab States：Are They Adequate?”,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1, No 2, 2014, p.1-33。

Khoury, Nabeel A., “The Arab Cold War Revisited：The Regional Impact of the Arab Uprising”, Middle East Policy,Vol. 20, No 2, 2013, p.73-87。

Rumsfeld, Donald H., “Core Principles For a Free Iraq”, Wall Street Journal, 2003, p.1。

Satloff, Robert, “The Path to Peace”, Foreign Policy, 1995, No.100, 25th , p.109-115。

Ulrichsen, Kristian Coates, “Israel and the Arab Gulf States: Drivers and Directions of Change”, Rice University's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3rd Sep 2016, p.1-14。

三、網路資料

Baker, Peter、Kershner, Isabel、Kirkpatrick, David D. and Bergman, Ronen, 〈Israel and United Arab Emirates Strike Major Diplomatic Agreemen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8/13/us/politics/trump-israel-united-arab-emirates-uae.html。

Burke, Jason and Holmes, Oliver, 〈Sudan and Israel Agree US-Brokered Deal on Normalising Relations〉, 《The Guardian》, 2020.10.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oct/23/sudan-and-israel-agrees-us-brokereddeal-to-normalise-relations。

Burns, Robert、Colvin, Jill and Miller, Zeke, 〈Trump: US, allied strikes aimed at Syria’s chemical weapons〉,《AP News》, 2018.4.14, https://apnews.com/article/north-america-donald-trump-syria-ap-top-news-international-news-a607ede3a8db4aad8660f65ae1a510a6。

DOI:10.6814/NCCU202101496

Cooper, Helene, Schimitt, Eric, Haberman, Maggie and Callimachi, Rukmini, 〈As Tensions With Iran Escalated, Trump Opted for Most Extreme Measure〉, 《The New York Times》, 20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04/us/politics/trump-suleimani.html?_ga=2.119310025.1704307832.1621677109-1345825489.1608097092。

Cordell, Jake,〈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OPEC+〉, 《The Moscow Times》,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12/04/6-things-opec-russia-a68409。

David, Javier E., 〈US-Saudi Arabia seal weapons deal worth nearly $110 billion immediately, $350 billion over 10 years〉, 《CNBC》,2017.5.22, https://www.cnbc.com/2017/05/20/us-saudi-arabia-seal-weapons-deal-worth-nearly-110-billion-as-trump-begins-visit.html。

Dempsey, Michael P., 〈How ISIS' Strategy Is Evolving〉, 《Foreign Affairs》, 2018.1.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yria/2018-01-18/how-isis/strategy-evolving。

〈Executive Order 13783：Promoting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UNITED ST ATES ENVIRONMENT AL PROTECTION AGENCY》, 2017.4.19, https://www.epa.gov/sites/production/files/2017-10/documents/memo_eo13783_energy_independence_economic_growth.pdf。

Egozi, Arie, 〈Israel Meets With UAE, Declares It's Joining Persian Gulf Coalition〉, 《Breaking Defense》,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19/08/israel-meets-with-uae-declares-its-joining-persian-gulf-coalition/。

Erkoyun, Ezgi and Gumrukcu, Tuvan, 〈Turkey says U.S. stalling on Syria 'safe zone',will act alone if needed〉, 《Reuters》, 2019.9.1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security-turkey-idUSKCN1VV0WZ。

DOI:10.6814/NCCU202101496

Glioti, Andrea,〈War-weary Syrians in Kurdish-held Manbij wait to learn fate〉,《BBC News》,2019.1.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46757767。

〈General Assembly demands all States comply with UN resolutions regarding status of Jerusalem〉, 《UN News》, 2017.12.21,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7/12/640152-general-assembly-demands-all-states-comply-un-resolutions-regarding-status。

Gittleson, Ben,〈Israel, UAE agree to normalize ties in what Trump calls 'historic' agreement〉,《abc News》,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president-trump-historic-peace-agreement-made-israel-uae/story?id=72350077。

Haass, Richard, 〈Planning Policy in Today's World〉, http://www.state.gov/s/p/rem/2003/20910.htm。

Hadid, Diaa, 〈Israel to Open Diplomatic Office in United Arab Emirate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5/11/28/world/middleeast/israel-to-open-diplomatic-office-in-united-arab-emirates.html。

〈Implementing an America-First Offshore Energy Strategy〉, 《Federal Register》, 2018.4.28,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7/05/03/2017-09087/implementing-an-america-first-offshore-energy-strategy。

Landler, Mark and Myers, Steven Lee, 〈Obama Sees '67 Borders as Starting Point for Peace Deal〉, 《The New York Times》, 2011.5.19, https://www.nytimes.com/2011/05/20/world/middleeast/20speech.html。

Landler, Mark, 〈Trump Withdraws U.S. From 'One-Sided' Iran Nuclear Deal〉, 《The New York Times》, 2018.5.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08/world/middleeast/trump-iran-nuclear-deal.html。

Laub, Zachary, 〈The Impact of the Iran Nuclear Agreement〉, 《ETH Zurich》, 2017.4.11, https://css.ethz.ch/en/services/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publication.html/d8c55469-4017-4d94-8272-0662a764df14。

DOI:10.6814/NCCU202101496

Long, Heather, 〈Trump has officially put more tariffs on U.S. allies than o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2018.5.3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8/05/31/trump-has-officially-put-more-tariffs-on-u-s-allies-than-on-china/。

〈Mike Pompeo speech: What are the 12 demands given to Iran?〉, 《AL JAZEERA》, 2018.5.2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5/21/mike-pompeo-speech-what-are-the-12-demands-given-to-iran。

Meier, Barry, 〈Most Opium Reported Grown In Northern Alliance Areas〉, 《UN WIRE》, 2001.10.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612111007/http://www.unwire.org/unwire/20011005/19106_story.asp。

Mufson, Steven, Englund, Will,〈Oil price war threatens widespread collateral damage〉, 《The Washington post》, 2020.3.1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climate-environment/oil-price-war-threatens-widespread-collateral-damage/2020/03/09/3e42c9e2-6207-11ea-acca-80c22bbee96f_story.html。

〈Over 2,000 radical rebels defect to ISIS following intra-rebel deal〉, 《Amn News》, 2017.2.23, https://www.almasdarnews.com/article/2000-radical-rebels-defect-isis-following-intra-rebel-deal/。

O'Relly, Andrew, 〈Details of Iran Nuclear Deal Still Secret as US-Tehran Relations Unravel〉, 《Fox News》, 2017.2.7,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details-of-iran-nuclear-deal-still-secret-as-us-tehran-relations-unravel。

Reed, Stanley, 〈How a Saudi-Russian Standoff Sent Oil Markets Into a Frenzy〉, 《The New York Times》, 2020.3.9,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09/business/energy-environment/oil-opec-saudi-russia.html。

DOI:10.6814/NCCU202101496

Rosenfeld, Everett,〈Trump launches attack on Syria with 59 Tomahawk missiles〉,《CNBC News》, 2017.4.7, https://www.cnbc.com/2017/04/06/us-military-has-launched-more-50-than-missiles-aimed-at-syria-nbc-news.html。

〈Syrian Kurds Plan Enclave Stretching to Mediterranean: Report〉,《Middle East Eyed》, 2017.5.24, http://www. middleeasteye. net /news/syrias-kurds-plan-enclave - stretching-mediterranean-report-865706939。

Salman, King,〈Full Speech of King Salman at the End of President Trump's Visit〉, 2017.5.22,《Arab News》, http://www.arabnews.com/node/1102971/saudiarabia。

Staff, Reuters,〈Iran will enrich uranium to 5% at Fordow nuclear site-official〉,《The Jerusalem Post》, 2019.11.6, https://www.jpost.com/breaking-news/iran-will-enrich-uranium-to-5-percent-at-fordow-nuclear-site-official-606964。

The Tenet Cease-Fire Plan,〈Jewish Virtual Library-A Project Of Aice〉, 2001.6.14,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the-tenet-cease-fire-plan。

Vaez, Ali,〈Trump's Iran Deal Option〉,《Foreign Affairs》, 2017.1.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n/2017-01-23/trumps-iran-deal-options。

Vajdich, Daniel P.,〈How Trump should Dismantle the Iran Nuclear Deal〉,《The National Interest》, 2017.1.4,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trump-should-dismantle-the-iran-nuclear-deal-18947。

Vakhshouri, Sara,〈The America First Energy Plan〉,《Atlantic Council-GLOBAL ENERGY CENTER》, 2017.8.1, https://svbweb.s3.amazonaws.com/media/new_release/The_America_First_Energy_Plan_web_0817.pdf。

〈What are the 13 demands given to Qatar?〉,《Gulf News》, 2017.6.23 https://gulfnews.com/world/gulf/qatar/what-are-the-13-demands-given-to-qatar-1.2048118。

DOI:10.6814/NCCU202101496

Wike, Richard, 〈The Trump Era Has Seen a Decline in America's Global Reputation〉, 2020.11.19,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1/19/the-trump-era-has-seen-a-decline-in-americas-global-reputation/。

Wintour, Patrick, 〈Arab States Agree to End Three-Year Boycott of Qatar〉, 《The Guardian》, 2021.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an/05/arab-states-agree-deal-to-end-three-year-boycott-of-qatar。

Wintour, Patrick, 〈UK Under Pressure to Follow Biden's Lead with Freeze on Saudi Arabia Arms Sales〉, 《The Guardian》, 2021.1.2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jan/28/uk-under-pressure-to-freeze-arms-sales-to-saudi-arabia-and-uae。

Zarif, Mohammad Javad, 〈Iran Wants the Nuclear Deal It Made: Don't Ask Tehran to Meet New Demands〉, 2021.1.22,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n/2021-01-22/iran-wants-nuclear-deal-it-mad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101496